

梁任公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榮記書店發行

# 飲冰室全集

新會梁任公著

## 卷十二 教育

### 論教育當定宗旨

人之所異於羣物者安在乎凡物之動力。皆無意識。人之動力。則有意識。無意識者何。不知其然而然者是。外謂之不能自主。有意識而何有所爲而爲之者是也。亦謂之能自主。夫植物之生也。其根奮胃。吸受膏液。其有肺。吐納空氣。其所以自榮衛者不一端焉。雖然。不過生理上【人物體質生生之理。日本人譯爲生理學】。然之數而已。彼植物非能自知其必當如此。不當如彼。而立一目的以求之也。其稍進者爲動物。飢則求食。飽則遊焉息焉。求而難得者則相爭。其意識稍發達。略知所謂當如此。不當如彼者。然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如何然後不如彼。非動物所能知也。最下等之野蠻人。其情狀殆亦爾爾。要而論之。則植物之動。全歸內界自然之消息者也。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動物。則內界之消息。與外界之刺激。稍相和合者也。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若人則於此二界之外。別有思想。別有能力。能自主以求達其所向之鵠。若是者謂之宗旨。

宗旨之或有或無。或定或不定。或大或小。或強或弱。恆爲其人文野之比例差。夫野蠻人之築室也。左投一瓦焉。右堆一石焉。今日支一木焉。明日畚一土焉。及其形粗具曰是苟完矣。因而居之。若文明人則必先出其意匠。畫其圖形。豫算其材器。未鳩工之始。而室之規模。先具於胸中矣。野蠻人之治國也。因仍習慣。不經思索。遇一新現象出。則旁皇無措。過一時算一時。了一事算一事。若文明人。則必先定國體焉。定憲法焉。或採專制之政。或

採其治之政。皆立一標準。而一切舉措。皆向此標準而行。若是者。所謂宗旨也。未有無宗旨。而能成完全之事業者也。故夫負撥棟榑風雨於畦隴者。何爲乎。謀食之宗旨使然也。涸口沫糜腦力於窗下者。何爲也。求學之宗旨使然也。揮黑鐵流赤血於疆場者。何爲乎。爭權利之宗旨使然也。然則無宗旨則無所用其耕。無宗旨則無所用其學。無宗旨則無所用其戰。百事莫不皆然。使教育其一端也。

文明人何以有宗旨。宗旨生於希望。希望生於將來。必其人先自忖自語曰。吾將來欲如是如是。此宗旨之所由起也。曰。吾將來必如何。然後可以如是如是。此宗旨所由立也。愈文明則將來之希望愈感。教育制度所以必起於文明之國。而野蠻半開者無之。何歟。教育則其收效純在於將來。而現在必不可得見者也。然則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苟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絲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爲將來之核者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莖有幹。有葉有果。必不可期之數也。

一國之教育。與一人之教育。其理相同。父兄之教子弟也。將來欲使之爲士。欲使之爲農。爲工。爲商。必定其所響焉。然後授之。未有欲爲箕者。而使之學冶。欲爲矢之。而使之學函也。惟國亦然。一國之有公教育也。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爲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優勝劣敗之場也。然欲達此目的。決非可以東塗西抹。今日學一種語言。明日設一門學科。苟且敷衍。亂雜無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故有志於教育之業者。先不可不認清教育二字之界說。知其爲製造國民之具。次不可不具經世之炯眼。抱如傷之熱腸。洞察五洲各國之趨勢。熟考我國民族之特性。然後以全力鼓鑄之。由前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起也。由後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立也。

吾國者。經甲午之難。教育之論。始萌蘖焉。庚子再創。一年以來。而教育之聲。遂徧滿於朝野上下。此實漸進文明之一徵也。雖然。向彼之倡此論。任此責者。果能解教育之定義乎。何所爲而爲之乎。果實有見於教育所得將來之結果乎。由何道以致之乎。叩其故。則曰外。言教育。吾不可以獨無之云爾。至外國何以有吾國何以

無外國何以爲之而能有功。吾國何以爲之而久無效。此問題非彼等所能及也。英有英之教育。法有法之教育。德有德之教育。日有日之教育。則吾國亦應有吾國之教育。此問題非彼等所能及也。其下焉者。見朝廷銳意教育。我亦趁風潮。附炎熱。思博萬一之寵榮。其上焉者。亦不過撝拾外論。瞥見歐美日本學制之一斑。震驚之。豔羨之。而思仿摹之耳。審如是也。是何異鸚鵡聞人笑語。而亦學語。孩童見人飲食。而亦思食也。審如是也。則今之所謂教育論者。全屬無意識之動。未嘗有自主之思想。自主之能力。定其所向之鵠。而求達之。與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僅藉外界刺激之力。以食焉息焉。游焉爭焉者。曾無以異。以是而欲成就文明人所專有之教育事業。豈可得耶。豈可得耶。

雖然。吾驟責彼等以無宗旨。彼必不服。何也。彼固曰。吾將以培人才也。開民智也。若是者。安得謂非宗旨。然則吾於其宗旨之果能成爲宗旨與否。其宗旨之有用與否。無弊與否。其宗旨能合於今世文明國民所同向之宗旨與否。不可不置辯。夫培漢奸之才。亦何嘗非人才。開奴隸之智。亦何嘗非民智。以此爲宗旨。誰能謂無宗旨者耶。彼等之宗旨。雖未必若是。然五十步與百步之間。非吾所敢言也。試一緝前者創辦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之檔案。觀其奏摺中。公牘中。章程中。所陳說者何如。此猶曰在內地者。試一遊日本東京中國公使館中。附立之學堂。有前使臣李經方所題一聯云……斯堂培翻譯根基。請自我始。爾輩受朝廷教養。先比人優……此二語實代表吾中國數十年來之教育精神者也。舍翻譯之外。無學問。舍陞官發財外。無思想。若此者。吾亦豈能謂其非宗旨耶。以此之宗旨。生此之結果。吾國中有學堂三十餘年。而不免今日之腐敗。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今之教育者。必曰。吾之新教育不如是。吾將教之以格致物理。吾將教之以地理歷史。吾將教之以政治理財。若是者。謂爲學科之進步也可。至其宗旨之進步與否。非吾所敢言也。夫使一國增若干之學問智識。隨卽增若干有學問有智識之漢奸奴隸。則有之。不如其無也。今試問以培人才開民智爲宗旨者。



其所見果有以優於李經方聯語云云者幾何也。吾敢武斷之曰。此等宗旨不成爲宗旨。何也。教育之意義。在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結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列國之間。不徒爲一人之才與智云也。深明此義者。可與語教育焉。

吾欲爲吾國民定一教育宗旨。請先臚列他國之成案。以待吾人參考而自擇焉。凡代表古代者三。曰雅典。曰斯巴達。曰耶穌教。代表現世者三。曰英吉利。曰德意志。曰日本。

第一雅典。雅典者。古希臘市府之國。而民政之鼻祖也。其市民皆有參預政事之權。故其教育之宗旨。務養成可以爲市民之資格。獎勵其自由之性。訓練其斷事之識。又雅典人所自負者。欲全希臘文化之中心點。集於其國也。故務使國民有高尙之理想。有嚴重之品格。有該博之科學。一切教育條理。皆由此兩大宗旨而生。故其國多私立學校。授種種羣學哲學等。其人重名譽。輕金錢。有以學問爲謀生之具者。則共鄙棄之不與齒。其結果也。立法行政之制度。在上古號稱最完善。至今爲各國所仿效。而大儒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皆生於其間。

第二斯巴達。斯巴達者。亦希臘一國。與雅典對峙。而貴族專制政體之名邦也。其教育制度。由彼中大立法家來喀格士所定。其宗旨。在使斯巴達爲全希臘最強之國。故先使全國人爲軍國民。一國之子弟。一國所公有也。父母不得而私之。童子年七歲。卽入公立學校。養之教之。皆政府責任。惟其以專制爲政體也。故務束縛之。養其服從長上之性。非至四十以上。不能自由。惟其以尙武爲精神也。故專務操練軀體。使之強壯。每使之歷人生不能堪之苦工。有過失者。鞭撻楚毒於長老之前。紀律極嚴。一國如一軍。常以愛國大義。討實而訓警之。故敵愾之心。無時或忘。斯巴達之教育。卽由此專制尙武兩大宗旨而生者也。其結果也。使其國狎主夏盟。雄長諸侯。

第三耶穌教會。耶穌教之教育。非國民教育也。雖然。其宗旨之堅忍而偉大。有深足法者。且中古一線之

文明賴之以延近世無量之文明。因之以發故。不可不論及之。耶穌教。無國有之教育法。無國有之學制。無國有之教授材料。語其特色。則以耶穌爲教育之理想。以耶穌爲教育界之模範也。其宗旨在嚴守律法。而各自尊其自由權。且互尊他人之自由權。自至誠。忠信爲體。以殺身成仁。忍辱耐苦爲用。當中世之初。教會本無學校。而此宗旨所磅礴鬱積。愈光愈大。及今日而耶穌教之學堂。遂徧於大地。其結果也。能合無量數異國異種之人。結爲一千古未有之大團體。其權力常與國家相頡頏。時或駕而上之。

第四英吉利 盎格魯撒遜種者。今日地球上最榮譽之民族也。其教育之宗旨。在養成活潑進步之國民。故貴自由。重獨立。薰陶高尚之德性。鍛鍊強武之體魄。蓋兼雅典斯巴達而長而有之焉。英國之學校。特注重於德育。體育。而智育居其末。若以學之科繁之程度高論之。則英國之視諸國。瞠乎後也。而絕大之學者。絕大之政治家。絕大之國民出焉。何也。其教育之優點。不在形質而在精神。其父母之視子女也。不視爲己之附庸。而視爲國民之分子。其在家庭。其在學校。皆常以有啓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而使知自貴自重。其所教者常務實業。使其成年之後。可以自立。而斷絕其倚賴他人之心。自其幼時。常使執事。使其有自治之力。雖離父母去師長。而不至爲惡風潮之所漂蕩。故英美國民。皆各有常識。各有實力。非徒恃一二英雄豪傑。以自往國家者也。以故六洲五洋中。大而大陸。小而孤島。無不有盎格魯撒遜人種之足跡。而所至皆能自治獨立。戰勝他族。蓋皆其教育宗旨所陶鑄。非偶然耳。

#### 教育政策私議

今日爲中國前途計。莫亟於教育。卽當道之言維新。草野之談時務者。亦莫不汲汲注意於教育。然而此議之興。旣已兩年。而教育之實。至今不舉。殆非盡由奉行之力。或亦由所循之政策。有未當者耶。鄙人旣非教育家。於此中得失之林。固不能言之曲折詳盡。但有一二見及者。不敢自默。輒書之以備任茲事者之採

擇云。其言皆至粗極淺。稍游外國。讀外籍者。皆所共稔。不啻大雅君子之覆瓿也。 著者識

教育次序議第一

頃者朝廷之所詔勅。督撫之所陳奏。莫不有州縣小學。府中學。省大學。京師大學之議。而小學中學。至今未見施設。惟以京師大學堂之成立。聞各省大學堂之計畫。亦紛紛起。若循此以往。吾決其更越十年。而決無成效者也。求學譬如登樓。不經初級。而欲飛昇絕頂。未有不中途挫折者。今勿論遠者。請以日本留學生證之。吾國之游學日本者。其始亦往往志高意急。驟入其高等學專門學大學等。講求政治法律經諸學。然普通學不足。諸學不能解悟。卒不得不降心以就學於其與中學相當之功課。苟其能降心焉者。即其他日能大成者也不爾則雖有取成終亦寡也。吾見夫坐此之故。而中途輟業以歸者。不知幾何人矣。夫其人當數年前乃肯輕千里。越重洋。負笈而東來。則必其志氣學識。有以秀絕於常人矣。然其困難猶若此。况在內地。遽焉集所謂翰林部曹舉貢生監者。而欲授之以大學之課程。是何異強扶床之孫。而使於龍伯大人競爭也。當十八世紀以前。歐美各國小學之制度未整。至十九世紀以後。巨眼之政治家。始確認教育之本旨。在養成國民。普之皮里達培法夏哥士等。首倡小學最急之議。自茲以往。各國從風。德將毛奇。於師丹戰勝歸國之際。指小學校生徒而語曰。非吾儕之功實彼等之力。蓋至言也。今中國不欲興學則已。苟欲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強行小學制度始。今試取日本人所論教育次第。撮為一表以明之。

教育期區分表（兒童身心發達表）

廿二歲至廿五歲 大學校期成人期	十四歲至廿一歲 中學校期少年期	六歲至十三歲 小學校期兒童期	五歲以下 家庭教育期 幼稚園期 幼童期
--------------------	--------------------	-------------------	------------------------------

自觀力	意	情	知	身體
<p>成自治之品性且能人我協成爲一羣內之我</p>	<p>理性的意志發達</p>	<p>情操發達</p>	<p>推理之力漸強能尋求真理自構理想</p>	<p>體格已定全爲大人之型</p>
<p>前半期我相之觀念益強幾知有我不知有人後半期始認他相知人我協同之爲急</p>	<p>前半期只有悟性的意志後半期漸爲理性的意志</p>	<p>前半期雖動於情緒後半期則情操漸發達</p>	<p>前半期偏於想像後半期長於推理</p>	<p>此期之始性欲萌芽體格漸成一變其之型音聲起之欲望較前期益發達</p>
<p>模倣長上而好自屈漸欲通己意於人我相之觀念始生</p>	<p>前半期只有感覺的意志後半期漸入于悟性的意志</p>	<p>情緒始動</p>	<p>記憶想像之動機最強其推理也每有持一端以概全體之弊</p>	<p>此期之始腦髓稍堅能就一定之課業身體發育之感在於此時</p>
<p>未自知有我純然渾沌未鑿境界</p>	<p>只有感覺的意志</p>	<p>其感情皆起于感覺恐怖之情甚強</p>	<p>感覺知識之動機極爲銳敏</p>	<p>一歲前後乳齒生習步行學言語始與他動物全別具人類之特性有營養之求有欲望之起感覺之力漸臻敏捷</p>



由此觀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躡等進也。明矣。夫在教育已興之國。其就學之級。自能與其年相應。若我中國。今日之學童。則當其前此及年之日。未獲受相當之教育。其知德情意之發達。自比文明國之學童。低下數級。而欲驟然受之。烏見其可。然則中國最速。非五年後不可開大學。雖已及大學之年者。寧減縮中學之期限。而使之兼程以進。而決不可放棄中學之程度。而使之躡級以求也。

至於小學。今論者亦既知其急。然偏觀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者何。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謂也。故各國之興小學。無不以國家之力干涉之。蓋非若此。則所謂義務者。必不能普及也。而今之當事者。只欲憑口舌勸說。使民間自立之而已。非惟紊亂不整。他日不能與官立之中學高等學相接。且吾恐十年以後。而舉國之小學。猶如晨星也。

## 學校經費議第二

抑學校之議。所以倡之累年。而至今不克實施。或僅經營一省會學堂。而以自足者。殆亦有故焉。則經費無出是也。夫欲舉全國之中學小學。而悉以國帑辦之。無論財政極窘之中國。所不能望也。即極富如英美。蓋亦不給焉矣。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者云。其一國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入學之義務也。其二則團體之市民。皆有不得不擔任學費之義務也。日本明治二十三年。所頒法律。號稱地方學事。

凡一區或數區相合所設之小學校。其設立費。及維持費。由居寓本區之人。有實業有土地家宅者。及營業無鋪店之行商不在內者。共負擔之。若其區原有公產。則先由公產之所入充之。此制蓋斟酌各國法規所定也。

普國制度。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自昔惟以直接受其利益者負擔之。即有子弟之家長是也。近年以來。則政府設立小學校規條。頒諸各鄉市。使擔任其經費。若所收修金。不敷校用。則別徵學校稅以補之。



英國以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三七十四等年。制定小學會。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由各市各鄉各區自負擔之。其徵稅約與恤窮稅率相等。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又建築學校時。若其費不給。則政府時或貸與之。

法國自接收小學校修金以後。學費益增加。前所收鄉稅市稅。尚不足給。於是舉土地窗戶人頭家屋營業等。諸直接稅。附增若干。為學校稅。不足則以一省公產補助之。再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

此各國籌辦小學校經費之大略也。由是觀之。凡小學校者。大率由國家監督。立一定之法。而徵地方稅。以支辦其財政者也。今中國不欲廣開學校。則已。如其欲之。則必當依如左之辦法。

一下令凡有千人以上之市鎮村落。必須設小學校一所。其大鎮大鄉。則劃為數區。每區一所。大約每二千或三千人。輒遞增一校。其小村落不足千人者。則合數村共設一校。

一學校經費。皆由本校本鎮本區自籌。其有公產者。則公產所以入支辦之。其無公產。或公產不足者。則徵學校稅。如田畝稅。房屋稅。營業稅。丁口稅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別稅法。以法律徵收之。以為創設學校。及維持學校之用。惟其稅目不得過兩項以上。【其仍有不足者。則稟請地方官酌由官費補助】。其有餘者。則積為學校公產。

一凡每一學校之區域。【或市或鄉或大鄉鎮內所分之小區】。皆設一教育會議所。由本地居民。公舉若士人。為教育議員。分司功課。財政庶務等。學校主權。及財政出納。一切歸本會議所管理。長官不干預之。

一國家須速制定小學章程。詳定其管理法。及所授之課目。頒之各區域。使其遵行。

一教科書。無論為官纂。為民間私纂。但能一依國家所定課目者。皆可行用。

一學校皆收修金。惟必須極廉。國家為定一額。不得逾額收取。其有貧窶子弟。無自備修金之力。經教育會

議所查驗屬實者。則豁免之。子弟及歲。不遣就學。則罰其父母。一既定徵學校稅。如有抗不肯納者。則由教育會議所。稟官究取。

一每省置視學官三四員。每年分巡全省各學區。歲徧視學官之職。當初辦時。則指授辦法。既立校後。則查察其管理法。及功課教師之良者。學生之優等者。時以官費獎賞之。其學校所有公產之數。及出納表。皆呈繳視學官驗視。但劃其權限。不許干涉校中款項。

此其大較也。至詳細規則。他日當悉心考索。爲一專書。以備當道采擇。苟依此法。其利有四。

(一) 不勞公帑。而能廣開學風也。今日司農仰屋之時。欲以國費興學。其事既不可望。然政府以責諸疆吏。疆吏以責諸守令。守令亦有何術。能羅掘巨款。以徧興其所屬之學校。故雖明詔敦迫。一日十下。亦不過視爲一紙空文。終不奉行。而疆吏亦無辭以責之也。何也。其力之不遠。上下所同認也。故非用此法。則雖更歷十年二三十年。而卒無全國興學之日。惟因勢利導。而使之自謀。則不兩三歲。而絃誦之聲。徧於陬澨矣。

(二) 學制整齊。而其與高等學級相接也。官費既不克辦。勢不得不望民間之自開。夫人有子弟。莫不欲教之。爲將來計。加以功令所詔。利祿所趨。則雖不立定制。而民間自創者。固當所在多有。雖然。其不整齊甚矣。其校舍。或此地有而彼地無。其課目。或此地多而彼地減。勞而少功。雖辦之數十年。決無成效。苟用此法。則全國之分配。無或偏毗。全國之學級。無或參差。若網在綱。纒進愈上。十年以往。而普通之才。可徧天下。

(三) 可以強民。使就義務教育也。既以造就國民爲目的。則不可不舉全國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國通制。及年不學。罪其父母。蓋子弟者一國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獨私也。然國家學制未定。使民何所適。

從。故必用此法。先使學校普及。然後教育可以普及。其有力者出其所入之一小部分。以維持公益。其貧者亦可豁免學費。以成就其前途。如是而猶不樂學焉。未之有也。

(四) 養成地方自治之風。爲強國之起點也。今日欲立國於大地。舍公民自治。無其術矣。雖然。驟舉今日歐美日本所謂地方自治之權利義務。悉以畀之於我國民。無國爲政府所不欲。恐吾民亦未能受之。而推行盡善也。故莫如先從教育著手。凡一區域內。關涉教育之事。悉歸會議所之自治。人民借此閱歷。得以練習團體行政之法。此後漸次授以他事。使自經理。自可不迷厥途。而政府亦可以知地方自治之事。雖屬民權。而於君權國權。不特無傷。且能爲國家分任艱鉅。興舉庶務。而此後集權分權之政治。可以確立。此又不徒爲教育計。亦爲一切政體之本原計也。

或曰。今日中國租賦名目既已繁重矣。加以賠款頻仍。軍事屢作。駭削悉索。鼠雀俱窮。復欲益於學校稅。民其樂輸之乎。曰。是又不然。凡取諸民而入諸官者。民不知其所用之目的。與其出納之會計。雖極薄而猶怨焉。取諸民而用諸民。且明示以所用之目的。使自司其出納之會計。雖極重而民猶樂也。中國之賦稅。比較列國。最稱輕減。卽合以汙吏之婪索中飽。猶不能及歐美文明國三之一也。然而民滋怨者何也。謂其未嘗一用之以治民事也。中國有國稅而無地方稅。然試問各省之市鎮村落。何一不自有其財。國自徵課於其地。以爲公理之用者乎。其所徵時。或倍蓰於國稅。而莫可以爲病。况以國家之監督勸導。使之出其財。以誨養其子弟。自徵之。自管之。自用之。自察之。長吏一無所過問。惟助其定章程。稽功課。匡其不逮耳。彼任議員者。功在桑梓。而享榮名於鄉邑。有子弟者。安坐成學。而獲厚實於前途。有不令下如流水者耶。方今之世。爲興學計。無以易此。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興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

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尋常小說。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寧惟是。彼高才膽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親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固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鞠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卽純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草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竅。導此竅。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榜

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久而熏子。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焉。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閒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供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夢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若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齋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人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花若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

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威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威頓。主人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方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羣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徧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羣也。既已知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羸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著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羣中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纍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卽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成爲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間接】今我國民。感堪輿。感相命。感卜筮。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鑛。爭墳墓而鬪族械鬥。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羶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



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荆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絳戀牀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外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爲傷風敗俗之行。毒徧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徧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羣。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得可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成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尙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 一 總論
- 二 胚胎時代
- 三 全盛時代
- 四 儒學統一時代
- 五 老學時代
- 六 佛學時代
- 七 儒佛混合時代
- 八 衰落時代
- 九 復興時代
- 十 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 十一 地理上之關係上（國內地理）
- 十二 地理上之關係下（國外地理）
- 十三 政治上之關係
- 十四 文學上之關係
- 十五 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 十六 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爲最廣。猶不過一百十二兆人耳。較吾華文僅有四分之一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糅雜殊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異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爲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論之。】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卽如尙書。已起於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夏代史官所記載。今世界所稱古書。如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婆羅門之四章陀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九百年前。門梭之埃及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尙書者。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尙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真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遊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諸賢。然安能及我先秦諸子。】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時史代我國之學術思想。雖稍衰。然歐洲更甚。歐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羅馬法耳。自餘則暗無天日。歐洲以外。更不必論。】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之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尙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

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燄。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之氣燄之何以益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今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旣如此。其博大而深頤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耳。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筭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聯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損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閒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常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則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

爾。

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畫開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老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卽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芽。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爲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羣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恆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猶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統一者謂全國民之精神非攘斥異端之謂也】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清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植家常以梨接杏以李接桃。牧畜家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駒。皆利用此例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兩緯度不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子必較聰慧。皆緣此理】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明祖國凡五。因各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鑠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

思想達于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此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租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筵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爲我家育甯馨兒。以亢我宗也。

##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省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來也。黃族起于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寢昌寢熾。遂徧大陸。太古之事。搢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爲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 第一黃帝時代

### 第二夏禹時代

### 第三周初時代

###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爲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旣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歷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至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顛覆。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廣。玄圭告成。帝國乃立。

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爲華夏。爲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民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稱傳自神禹。必非盡誣】。皆爲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儒多攻周官爲僞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蔽。一曰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羣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爲古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毗而生遠因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併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漸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爲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一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卽天然界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爲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爲羣利也。請一一論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敝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地。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跡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述。以爲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蒸民。書惟天陰隲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權。有全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爲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



詩天生蒸民。育物有則。書天敍有典。天秩有禮。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爲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瘠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羣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然。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羣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爲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敍。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贊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爲其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無責任。歸其責於大臣使人民不必有所獨忌。得以謀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謀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殂死也。稱天而諡。春秋所謂以天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之所無也。不寧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爲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

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效不覩然安可以責諸古代】嘗遠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在高尙。而兼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尙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卽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強。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爲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與天並重。【墨子天鬼並稱最多】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蔣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模範。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爲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爲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爲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爲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羣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婆羅門爲首。刹利次之。刹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牀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

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爲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牲犧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牲肥腍。絜威豐備。蓋以爲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歷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歷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歷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歷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發源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竈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爲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羣初進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僞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爲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緯之書亦然。緯爲真僞。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爲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爲學術思想之所薈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史乘輜軒所采】若書若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爲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爲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

祖以措於公。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諱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祝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於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一) 祝官 (甲) 司祀之祝 (子) 歷象家 (即天文學)

天事 (乙) 司歷之祝 (丑) 歷數家 (即陰陽家)

學術思想 (寅) 占驗家 (方術之言)

天人相與

(二) 史官 (甲) 志事的史家 (儒家之祖)

人事 (乙) 推理的史家 (道家之祖)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醫。黃帝內經有由祝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樂與詩同體。詩掌於太史。樂官亦稱醫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為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 *Castes* 【印度分人為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為刹利。其次為毗舍。最下者為首陀。陀不許互通婚】。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 *Estates* 【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為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來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善。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雖然。此後全盛時

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志全本劉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蓋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爲氏。如祝氏。史氏。樂正氏。倉氏。庚氏等。皆等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爲然。卽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窒抑多數之民智。爲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墜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矣。

### 第三章 全盛時代

####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爲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感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摺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羣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爲居國。由漁獵進而爲畜牧。畜牧進而爲耕桑。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尙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周以前尙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爛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卽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偏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爲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爲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



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軼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閩閩之階級一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室之勢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土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爲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旣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好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齊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巴。其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刺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

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文涉日本名爲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爲義。最爲精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併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教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爲國家休戚所關。【當時羣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鴉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齎之歸以爲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爲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爲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勵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爲文明之障礙。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餘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爲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籍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立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秦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人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相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皇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成。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爲食。蓋百家莫不皆然。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究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爲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縷。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爲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爲劉歆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爲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爲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

下】

家。  
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從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十小說。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二儒家。三墨家。四名家。五法家。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爲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七鬻魏年。二陳仲史鱒。三墨翟宋鉞。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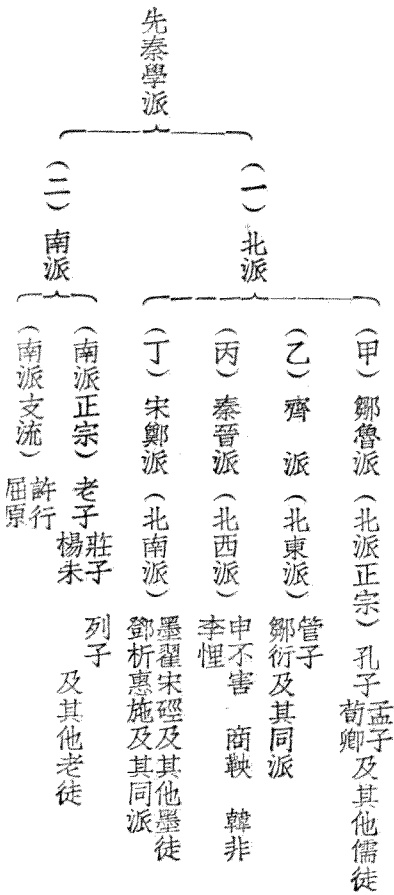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一墨翟禽滑釐。二宋鉞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兼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兼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駟忌。駟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爲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西方之學亦云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欲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且亦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探。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之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

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伎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術數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老三家。頗能掣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之學者。指儒家也。宋鉅尹文墨派也。彭家田駢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於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嘆者。惟孔墨老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于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為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今請據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分兩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河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爲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瘠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騫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爲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禘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爲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 北派崇實際

北派主力行 【主動】

北派貴人事

北派明政法

北派重階級

北派重經驗

北派喜保守

【中庸曰 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孔子曰 非先王法服不敢服 非先王法行不敢行】

### 南派崇虛想

南派主無爲 【主靜】

南派貴出世

南派明哲理

南派重平等 【如莊子 齊物許行並耕之論】

南派重創造

南派喜破壞

【老子曰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

北派主勉強

【勉強者 節性也 書曰 節性惟日 其邁 董子曰 勉強學問 克己復禮為仁】 勉強行道

南派明自然

【自然者 順性也 莊子山木 之喻 渾沌斲之喻 皆其義 也】

北派畏天

【孔子曰 畏天命】

南派任天

【老子曰 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

北派言排外

北派貴自強

南派言無我 南派貴謙弱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祗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阨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擲楸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採。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煩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方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威。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三章】今為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小康一派者為荀卿而李斯李悝等之治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道以相秦秦制多本焉

大同一派云【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此派為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天人相與一派【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原出於易與洪範蓋九流所謂陰陽家者此派之流裔也以緯書為論宗齊派（即北東派）多由此出至漢代而極盛董子及其餘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心性一派【世子（碩）漆雕子等傳之孟子荀子告子皆各明一義闕千餘年後衍為宋明學】

考證一派【孔子祖述憲章徵夏禮殷禮於杞宋讀易韋編三絕蓋於考證古書三致意焉北派之重經驗崇前古勢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興六經皆荀卿所傳衍為東漢初唐注疏之學其末流感於清朝乾嘉間】

記纂一派【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邱明採國語以為之傳蓋北學重先例故受學之興亦相因而至者也太史公以紹述孔學自命其作史記即受孔子此派之教也】

三宗 哲理一派【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莊列傳之大感於魏晉間】

厭世一派【凡游心空理者必厭離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學之流也後世逸民傳中人皆屬此派】

老學 權謀一派【老學最毒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將欲取之必先與此為老學入世之本故縱橫家言實出於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術韓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韓合傳最得真相此派極感于戰國之末矣】



縱樂一派【楊朱傳之數千年來日感一日】

神祕一派【谷神玄牝流沙化胡蓋必有所受焉後衍為神仙方術家言感於秦漢復為符籙丹鼎之學感於漢三國六朝】

兼愛一派【此墨學正宗也禽滑釐等為鉅子宋慳尹文以禁攻寢兵為務皆此學之感也戰國之末祖述之者極盛】

游俠一派墨子之徒赴其難而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

墨學名理一派【墨子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莊子天下篇言南方之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論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言相應】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獨多。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為繼別之大宗。申商為繼彌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媒介者也。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為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而三家皆起於北方。此為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自管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

國」Rechtssta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嚮衍之徒興。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始終大

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感衰

因載其機祥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窳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之人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於是乃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苟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騶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爲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騶子既歿。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騶子之徒導之也。此爲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出之。故其時四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凌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爲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爲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西派）者。與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南西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爲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倣詭似南學。其必起於中樞之地。而不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眞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

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南派之老莊尙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爲老子之徒。見莊子】楊氏之爲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左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爲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爲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爲學說不見於他書。卽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 *Socialism*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社會主義者。溺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爲羣法之極。則故其言曰。邦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族。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尙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近則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蘭行者也。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比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而許行實放任主義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漢志農家者流。殆卽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爲一家言也。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南而稍染北風也。但屬主干

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憫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令。」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凶令。」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論雜遝。其文句之連犴倣俛。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其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感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聞三閩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目面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尙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採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耳。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韓非所謂相子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郭注云二人姓氏也】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觸偶不忤之辭相應。一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

微。不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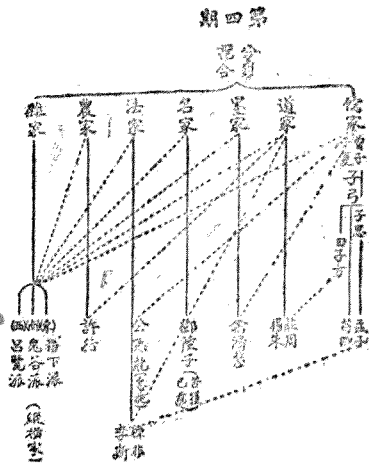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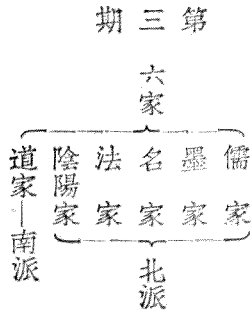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史記孟荀傳】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是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爲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爲構。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爲怪也。故禽滑釐。子夏。弟子也。而爲墨家鉅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爲道家魁傑。韓非。李斯。荀卿。弟子也。而爲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爲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曖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

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屬。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章縱橫之辨。髡夷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贍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第一期  
兩派  
南派 北派

第二期  
三宗  
孔子 老子 墨子



當時所極感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為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為扁鵲。其術能見五藏癥結。蓋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撲荒爪幕。滌滌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圖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漢張衡有地動儀】其名家之人不能止之。其三曰兵法

也。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侖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經濟學】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於越國。而霸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雖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俱見史記貨殖傳】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爲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爲記事之史。如左氏傳。或爲解經之書。如公羊穀梁傳。或爲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其時光燄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亦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學之感衰。與思想之強弱。常成比例。當時文家之感。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備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或雖非六家而有著書者亦列之。或雖無著書而爲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孔子 老子 墨子 管子【戰國時人纂集】 晏子【戰國時人纂集漢志列於儒家】 孟子 荀

卿 關尹子 列子【或云依託】 莊子 慎子 文子【採集本或云依託】 揭冠子【楚人居深

山以爲揭冠其書今採集本或云依託】 商君 韓非子 公孫龍子 尉繚子【劉向別錄云繚爲商

君學】 尸子【名佼晉人商君師之其書今採集本】 申子【採集本】 鬼谷子【或云依託】

鄒析子【採集本】 尹文惠子惠子【採集本】 楚辭 孫武子

以上其書今存列於四庫總目者【其四庫不載而近世採集成本通行者數種亦附焉】

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三篇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漢志原注云說宓子似語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晏子十八篇【名嬰】 甯越一篇 公孫固一篇 董子一篇【原注云名無心 難墨子】 徐子一篇【原注云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潮】（以上儒家者流） 蠅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老成子十八篇 長廬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原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 老萊子十四篇【楚人】 黔婁子四篇【原注云齊隱士】（以上道家者流） 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原注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 公孫發二十二篇【原注六國時】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國時劉向別錄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 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國時】 鄒奭子十二篇【原注齊人】 公孫擣終始十四篇【原注傳鄒奭始終書】 閻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原注鄭人】 將鉅子五篇【原注六朝時在南公前南公稱之】（以上陰陽家者流） 李子三十二篇【原注名惺相 魏文侯】 處子九篇（以上法家者流） 毛公九篇【原注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家】（以上 名家者流） 田俛子一篇【原注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原注並云墨翟 弟子】（以上墨家者流） 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十篇 龐煖二篇【原注爲燕將】（以上縱橫家 者流） 伍子胥八篇 子晚子十三五篇【原注云齊人好議兵】（以上雜家者流） 神農二十篇【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原注云六國時】（以上農 家者流） 齊孫子八十九篇【原注圖四卷顏注孫臏也】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 范蠡



二篇 大夫種二篇 李子十篇 龐緩三篇 兒良一篇【六國時】 王孫十六篇【原注圖五卷】 魏公子二十一篇【原注圖十卷名無忌】（以上兵書略）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書【見荀子非十二子篇】 魏牟【同上漢志道家之公子牟疑卽是人】 陳仲【同上又見孟子史記【同上論語作史魚】 宋鉞【同上又見莊子天下篇孟子作宋瑗】 彭蒙【見莊子天下篇】 許行【見孟子】 告子【見孟子蓋儒家也】 楊朱【屢見孟子莊子列子有楊朱篇載其學說】 子莫【見孟子孰楊墨之中者】 淳于髡【見孟子史記云博聞強記學無所主】 接子【見史記齊人】 環淵【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或云卽漢志之蛸子】 劇子【見史記】 吁子【見史記索隱云卽漢志之芊子也】 乘【見莊子莊子謂惠施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而五乘不知其何指或言公孫龍字子乘也待考】 白圭 計然【俱見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羣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載於漢志者。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曠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噫。烏克有此。嘻。烏克有此。

### 第三節 論諸家之學術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此節原爲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識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媿未能。尙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半月一期報章之文。率爾操觚也。又其言太長。登諸報中。動彈數月。恐聽者惟恐臥矣。以此三障。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

#### 第四節

####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爲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幻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印後六百年。在馬鳴論斯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新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值秦漢之交也。而波蘭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教中興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你尼之學。以言語爲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百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閣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 Thales 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er 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 Pythagoras 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道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 Xenophanes 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爾匿智 Parmenides 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 Heraclitus 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二年。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謨頓利 Democritus 倡阿屯論【卽莫破質點之說也】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 Socrates 言性理道德。西方之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 Plato 論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 Antisthenes 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 Zeno 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 Epicurus 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二十七年。至阿克西拉 Arcesilaus 倡懷疑學派。實爲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臘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地球

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遙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殺異。而其亡菁莪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凰鳴。嗚呼。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爲東洋學派。而希臘爲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爲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爲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爲世間學派。而印度爲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雖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相同之點。今請其校長短而僭論之。

###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恆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同市府以共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爲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立爲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之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爲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羅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實樵遷。或倡自由政策。Terc Tinto 【孟子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地球生計學【即前論所屢稱之平準學】發達之早。未有吾中國若者也。【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史學論搜集前哲所論以與泰西學說相比較若能成之亦一壯觀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爲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次寢兵。老學之抱一爲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眞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爲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爲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視】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爲螺旋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感。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爲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旣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輟彙彙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併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與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爲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密切。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爲益爲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之所能及也。此其五。

##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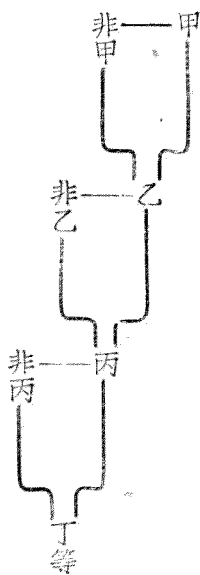
一曰論理 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爲因口宗口喻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讀】而希臘自芝諾芬尼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爲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馬等名學之詞句。諸子所通稱述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卽孟荀莊子書中亦往往援爲論柄。但其學終不成一科耳】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遠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王。【試舉一二爲例。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夫爲我何故與無君同物。兼愛何故與父同物。一以理論法反詰之。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爭奪生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論皆相反。終相持而不能決。皆由無論理以範圍之。不能于對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養而惡不義。【中略】然則何以知欲養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中略】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養而惡不義也。云云】

語中疊用數然則字義之極似循環論法然究其極際則天何以欲其生而惡其死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  
前論之基礎胥不立矣中國古書之說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徧舉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說  
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說橫說之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孝其義亦寥寥而不定他無論矣坐此之  
故譬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爲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光大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  
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爲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  
典 Language Grammar 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爲任有傳授而無  
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以細故然實關於學術感  
衰之大原試參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培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  
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恆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  
派之中堅爲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頤高遠而置之  
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以大略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頓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  
爲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  
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旣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  
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爲辭怪僻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  
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  
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者之乙說出焉乙說旣起施有非乙乙非乙爭

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理論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卽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之與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旋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輾轉相襲。亘數百年。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卽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今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殫也。顧未有堂堂結壘。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叢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動言羣言叢亂。衷諸聖此調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折衷也。何以故。彼其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羣言。則孔子之論敵也。孔子立於甲位。羣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官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子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情狀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苟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外。並名氏亦無睹也。】凡爲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

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熄。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以此之爲務也。

四曰門戶主敎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爲爭爲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論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爲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戰論。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爲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僻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僞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僞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母。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爲私仇。其母乃濫用強權。而爲思想自由之蠹賊耶。梭格拉底被戮於雅典。僂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僂於聖人。吾實爲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據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證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爲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析。而惟務以氣相矜。以權相凌。然則焚坑之禍。豈待秦皇。穀中之人。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慚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刻此孽苗否也。

四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爲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爲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



夫老莊以破壞爲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噫。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罪於他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忘。諉前輩。然吾視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

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太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鉢相傳。爲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守先王之說。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信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徼。不再傳而爲窶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敢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漸滅也。試觀二十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凌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略。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暫付闕如。

## 卷十三 學術

###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秦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概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派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菴之學派。不數十年。推滅以盡。巋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秦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息。秦西近日學界。所論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上位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勵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理非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秦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敘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頤至雜。精而論之。則有六端。

天下大亂。甲兵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上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薶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已立於此。禁亂闢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併之禍。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靡。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爲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爲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如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澹溺。及至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爲之奧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爲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爲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爲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衆狙喜。且咎且飴。則羣兒服。故宋脩太平御覽。以穀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

可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教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爲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茁。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爲不可復加。不復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授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與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爲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詁者可以自赴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爲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途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爲目的。以格君爲手段。故孔子及身。周遊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爲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也。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敘之。

(一) 萌芽時代。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于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

儒教始大於河西。文侯初置博士官。實惟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爲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爲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廬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爲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爲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竇年最惡儒。有儒冠者。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喧嘩。引爲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爲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蓋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 交戰時代。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燄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爲一時士大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將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儒俠並稱。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嘗彙鈔之得百餘條。】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爲齊悼惠王相。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聞膠西有蓋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蓋公言治道清靜。則民自定。曹參大悅。師之後。相漢日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於道學言也。】黃生之事竇后。【漢書外戚傳云。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按竇后爲文帝后。文帝卽位之年卽冊立。而崩於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廷。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稱黃老生徒與儒生徒。轅固嘗辨難於帝前。竇后怒。使轅固入園刺豕。欲殺之。其束縛言論自由可見。】

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云。天下方術之士多歸淮南。於是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等伍被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以著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爲踏虛守靜云云。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其長。而歸本於道家。班固譏之。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實非馬遷之言。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者。雖磅礴鬱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蠶錯用事。史稱錯與能陽宋孟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於軹縣張恢。然則張恢殆當時法家大師也。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羊輩。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來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鹽鐵論漢桓寬撰。乃敘說始元六年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辨難。洋洋十數言。以視英國醫院爭愛爾蘭自治案。改選舉法案者。其論辨之激烈。持見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爲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由此觀之。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三爲小時期。第一期爲儒墨之爭。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獨爲一世所稱羨。尙氣之士。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爲柔巽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矣。第二期爲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如竇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參汲黯等。以爲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澤者。故氣燄驟揚。而詆儒爲虛僞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尙變。而其統之威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爲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帝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爲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

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 確立時代。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賢后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於上。竇嬰以太后之親爲丞相。田蚡以帝舅爲大尉。趙瑄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以怒瑄臧下吏。舉蚡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復爲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張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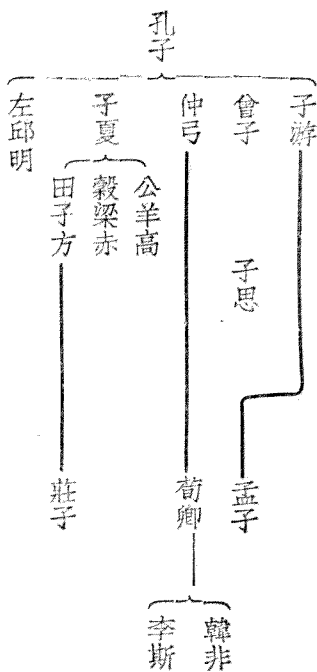
(四) 變相時代。一尊既定。尊經愈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旨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莽得政。因緣外戚。遂覲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箝羣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爲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人。削竹爲編。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爲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燬甚易。其爲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衆。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祕府。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祕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卽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况有君權潛爲驅督。於是鴻都大學。承用其書。奉爲大師。視爲家法。苦人滅鄴。呂種易藏。自茲以往。而儒之爲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 極盛時代。雖然。歆新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比較。(一) 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卽武帝別黑白定一尊以後。亦尙有如汲黯之治黃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東漢則眞絕矣】。(二) 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觀臨辟雍。養三老五更。自章帝以下。史者稱其受經淵源】。(三) 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權壟斷於一處者。學必衰散。布民間者。學必盛。泰西古

學後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於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西漢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有弘授。而其傳不廣。東漢則講學之風。盛於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注丹徒衆數百人。揚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會魏應。宋登丁恭。蓋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牟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宏萬言六千人。諸如此者。不可以枚舉焉。 (四) 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人人共見者。不計外。其儒林傳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鸞蓋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尚指不勝屈】故謂東京學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 第三節 其派別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既絕。內競斯起。於羣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故漢代儒學雖絕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覩。其餘業附。萼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形狀矣。今欲言漢儒之派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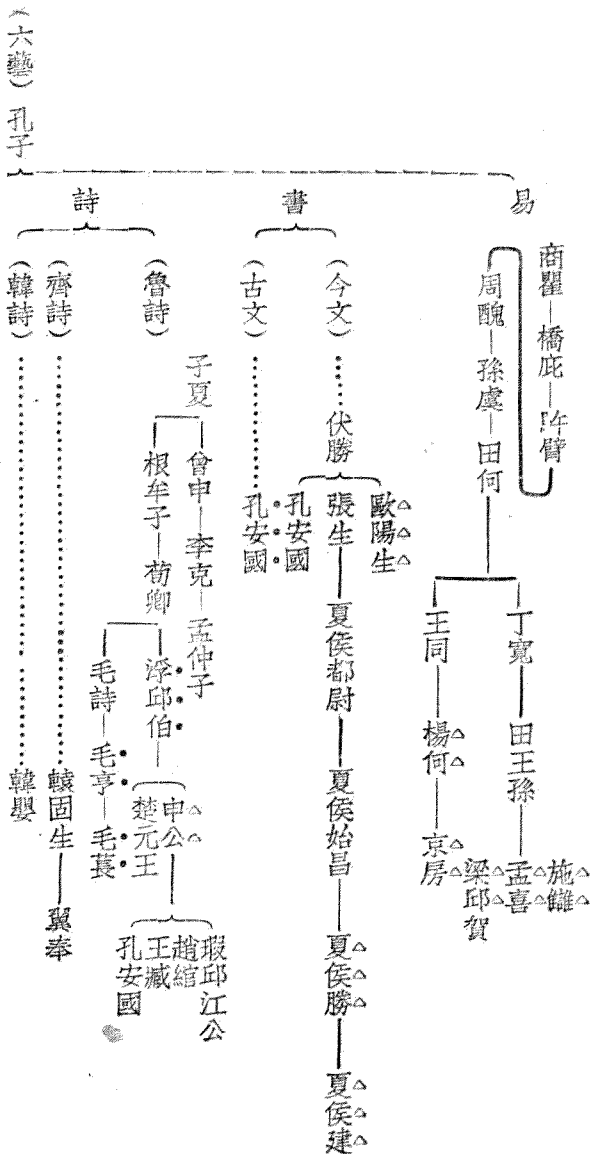
表例說明【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一列子游與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爲子游所傳。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於子游也。一列子游於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游並稱。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權之學說所自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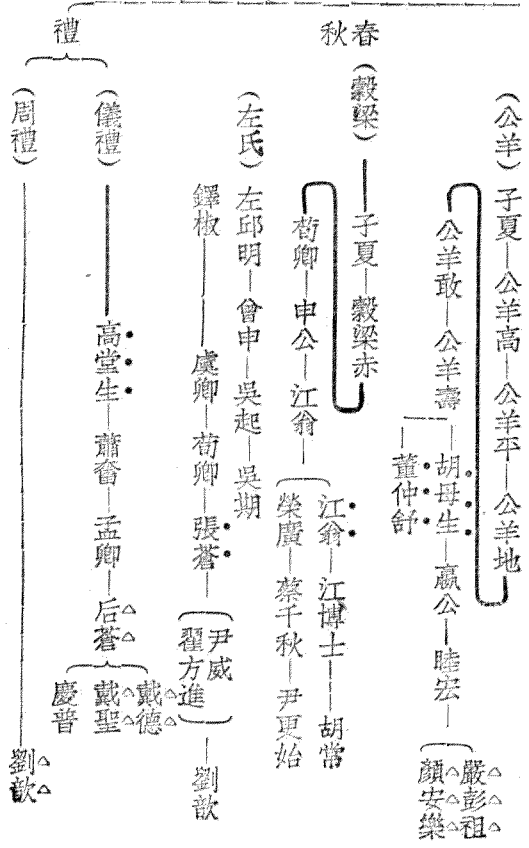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撥亂升平。太平。謂之三世。三世之中。復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撥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是等也。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鉅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爲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治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禮孔子所雅言。爲尋常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惡。撥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故言性善。必言擴充。近于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于督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發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周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義。以爲綱紀等者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僕難數。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爲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爲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學之大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與春秋耳。】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 說經之儒。  
 (二) 著書之儒。

一說經之儒。在昔書藉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表例雖明【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為識。傳授不明者。以……為識。一所表傳授人。只據故書。其真偽非著者之責任。一每經于漢初第一本師旁施。••為識。立於學官者。旁施△△為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載記。又多採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者之

宗派

春秋

禮

(古文) 左 氏

(今文)

(古文)

(今文)

后 (蒼)

大戴 (德)

小戴 (聖)

逸 禮

周 官

公 羊

穀 梁

嚴 彭 祖

顏 安 樂

武帝時立

宣帝時立

同 上

平帝時立

未 得 立

武帝時立

元帝時立

東漢初立

同 上

平帝時立

二家皆公羊支子  
出於胡毋生者也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其三)災異家。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託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承以為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諡。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其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甯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索。鷄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恆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

儻。則民盜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則地祇怨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旨也。及於末流。寔乖本意。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象數之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一】至於春秋又益甚焉。馴至讖緯之學。支離妄誕。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太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不爲章句訓詁。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專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尙。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啓有唐陸【德明】孔【穎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王裁】王【引之】之嚆矢。買櫝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二著書之儒。今所經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楊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衡論。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真贋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學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爲主。然其究天下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爲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爲我國開歷史之

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託義皆有所獨見。而不徇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秦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爲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爲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羣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也。游俠有傳。刺客有傳。屬尙武之精神也。龜莢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旣已深遠。【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生於天下之中央。而足跡徧海內。【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四溝業齊魯之都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管昆明還報命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徧矣】其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云蓋史公于董子必有淵源矣公華傳屢引子司子曰云吾友仁和夏會佑以爲必史公也】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鬱結。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爲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純儒。然爲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至淺。始用足云。楊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放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也。正仲任頗思爲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據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爲近矣。節性【王符】公理【仲長統】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爲學界放一線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規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爲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楊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曆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製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 第四節 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榮華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礪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爲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節。以經明行修四字。爲進退士林之標準。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浸成風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讓爵讓產。史不絕書。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莫尙於東京。非過言時。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其真心與否。吾不敢信。雖然。孟德斯鳩不云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爲元氣。孔子之政治思想。【專就其小廢之統言】則正孟德斯鳩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於尚名。及至東京而儒效極矣。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顧亭林亦云。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性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猶使之以名爲利。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雖其始或爲以名爲利之一念所毆。而非其本相乎。至其浸成風俗。則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爲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其孔學所以防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旨最暢。范蔚宗之論。以爲「靈樞之間。君道祗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



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義。【後漢書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顛。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同佐雄傳論】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爲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宗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會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弑殺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與民爲強制之關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爲合意之關係。【卽近于契約之關係】惟強制關係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係也。故貴平等。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則不然。其施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政策之極軌也】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聲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則以壓制暴威爲大戒。夫以壓制暴威爲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有未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爲君說法。其爲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採民之輿論以施素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於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謂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

教之威。極於中國。而歷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箝制之。以民權。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督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以權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行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爲大戒。猶可言也。寔假而要君。亦爲大不敬矣。猶可言也。寔假而庶人議政。亦爲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視君寇讎之義。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門也。雖然。爭權而必出于革命。慘矣。傷矣。且革命之後。復無所以限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國將何以立也。故徒殺一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虎狼之迹者。卽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欲成邦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來不能蒙其澤也。】是何異語人曰。吾已戒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遽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於我頸。我固不得爲古人諱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優於法家者。僅一間耳。法家以爲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專指小康】以爲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爲優也。雖然。義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旣怵於學說。而不敢自有。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鉞。實半楹而不悔。往車雖覆。而來軫益逾。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爲本權。則中國議會之治。雖興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袞闕爲責任。以清君側爲旗幟。會不能乘此實力。爲百年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媿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罪

苟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沈滯也。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事理。至繁曠也。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職。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曲不許容喙者。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爲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卽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徵諸只今萬國之歷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盡起。舉前此之縛軛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爲護耶教者之功耶。爲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侷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於一尊之下。此一切羣治所以墮乎後也。吾之爲此言。讀者勿以爲吾欲攻孔子。以爲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末流失真。大勢趨於如此。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爲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全盛之時。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據他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接之實迹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爲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爲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若夫孔子。則固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爲大。所以爲聖。而吾所頂禮贊嘆。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尙。而不能達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也。蓋當人智未成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顧

儒教全不及此。使駭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致衰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之入也。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庸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蔽。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 第五節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爲道家言披猖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衰落之時代也。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詭儒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東漢儒教之感如彼。乃不數十年間。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爭門戶。所謂「碎義難逃。便辭巧說。五字之文。至是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見漢書藝文志。學問之汨沒性靈。至是已極。物極心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倦。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羣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恆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元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慘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躡馳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儒術之亡。半由是故。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爲董袁所襲。亦無孑遺。人人漸覺骨肉之間。若有刀

俎。若乃黨錮之禍。俊顧廚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駢首闕下。若屠猪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遁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芻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至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谿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於亂離。無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讖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為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是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墜落之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徧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後遂為清淡之俗者。二三百。年。開其宗者。實為何晏、王弼。晉書王衍傳稱「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嵇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推究老莊。為第一事業。【潘景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為一代學宗。京遂勤學不倦。又王僧虔傳引其戒子書云。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使執麈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云云。】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闕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研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甯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

有其所得心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鉅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爲溢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羣治者。旣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旣以破壞一切爲宗旨。而復以陰險之心術。詭結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其在其私立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爲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馬貴與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典科學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此實數十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吾隱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旣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樂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甚。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跋益播。【後漢彭塘亭參同契云。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本也。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也。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於此派之說。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眞理。知有軀壳。不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遊戲塵寰。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外道每欲速滅其軀壳。以享涅槃之樂。中國神仙家言每欲長保其軀壳。以享飛昇之樂。雖其見地之深淺不同。要之爲軀壳所迷縛是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術保全屍體。是由軀壳所重視致也。耶教號稱重魂。而其言末日審判死者皆從塚中復生。其爲軀壳所迷亦至矣。宗教進化之第一級莫不如是。神仙家言而又何責焉】此爲當時老學等一派。

三曰符錄派。符錄之視丹鼎。風益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錄派起於漢末。順桓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襄楷傳云。楷上書言。臣前上瑯琊宮崇。所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又云。瑯琊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神書。卽道家所謂太平經者。宋中興史志始著錄。馬端臨經籍亦存其目于吉。後爲孫策所殺。順帝時。距孫策據江東已七十餘年矣。】同時張道陵亦托此術。密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爲真人。奉爲天師。【按三國志裴注云。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爲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酒祭。曰理頭。朝廷不能造就。拜魯爲漢陵太守。此張陵始末見于傳記者也。後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爲天師。於是六朝以來。天師之號起。通考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教冊贈天師爲大師。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元。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靈應冲和眞人之號。給三品銀印。其後屢有加號。晉秩至一品。明大祖時。改爲三品。沿襲以至於今。幾于孔子之衍聖公。耶氏之教皇等矣。豈不異哉。】自是南北朝士大夫。習五斗米道。【卽張陵教之名派。】者。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自言遇仙人成公興。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號師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及天師等名稱。實始于此。其後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言之于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帛牲牢。迎致焉。于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每帝卽位。必有符錄以爲故事云云。】陶弘景最顯於南。【梁書言。陶弘景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錄。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獻之恩。誼益厚。及卽位。猶自上厚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北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之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

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衆。故其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往往開劫度人。〔彼中言天尊開劫已非一度。有廷康赤明龍漢開皇等年號。其間相去四十一億萬載云云。皆竊佛氏過去七佛之說。成住壞空四劫之論也。〕皆損益四阿含俱舍論等所說。剽竊之迹。顯然可見。而復去兩漢儒者陰陽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爲儒佛過渡時代。其派實其最著者也。此爲當時老學第二別派。

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旣已感說五行。夸言讖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增。東京儒者張衡。郎顛。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楊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諸術名義解俱見後漢書方術列傳注恕不具引。〕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此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費。其尤著者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此書四庫著錄。或言依託璞名。〕注青囊。〔此書今佚。〕爲後世堪輿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說之盛行可知。隋志著錄瑤球子一書。〔六朝人撰。〕言祿命者。以爲本經。而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衛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靈臺秘苑。〔皆北周人。〕爲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弘景著相經。爲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詭罔怪誕之說。汨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晉魏六朝間。爲陷溺社會之罪惡府。可也。此爲當時老學第三別派。

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歷世精神亦最盛。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芻狗萬物」。「揚朱」。「奚皇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晉六朝爲尤甚焉。會無雄奇取進之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老楊之尋燄使然也。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劉炫。徐遵明之流。然會不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樹。徒咬文



嚼字。破碎愈甚。北史儒林傳謂「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兩派之概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爲儒學最銷沈之時代。可也。

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苻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衍。然謂之爲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謂之爲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時之治佛學者。徒誦經文。皈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曾無所心得也。

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卽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代之盛矣。其派別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爲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

## 第六章 佛學時代

### 第一節 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爲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而論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適成反比例。著中國儒學史。當以六朝唐爲最衰時代。若中國文學史。當以六朝唐爲全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爲無一毫之價值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爲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兩大。儒教之衰亦宜。

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其學卽爲其人之所自有。如吾游學於他鄉。而於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爲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又如日本。

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爲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於我爲斷。

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爲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前乎此家。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又不惟在中國爲然耳。以其並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鉅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悉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中世史號稱黑暗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爲北狄所蹂躪。幾陷於無歷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於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爲並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鶩。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亦與之俱化矣。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實亦不能眞似】終不能於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創造。中國不然。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髮。譬猶潑墨於水。其水而爲徑策之孟方策之池也。則黑痕悠悠而偏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甯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則造成一種我國之新發明。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於戲。深山大澤。實出龍蛇。龍伯大人之脚趾。遂終爲僬僥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謂余不信。請徵諸佛學。佛學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眞僞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齋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

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之。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牙、稽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有牟子作理感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教之議，必其既興始有辨之有廢之者矣。】及魏晉代，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齋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于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譯一切經，綸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其最顯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室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譬壘一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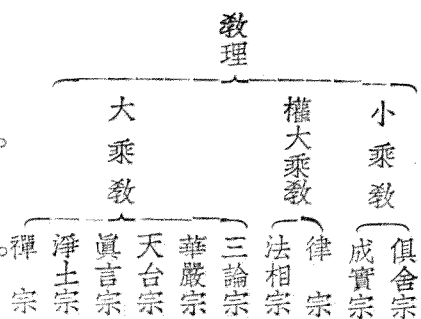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等經。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成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并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真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發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真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湧。至是遂爲佛學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爲一表。示其系統。

宗名	開祖	印度	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黎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
律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歸華嚴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 龍樹 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宗	達摩大師	【馬鳴龍樹提婆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眞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同上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上	無著世親		同上	宋齊	唐以後歸法相
天台宗	智者大師	未詳		陳隋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馬鳴 堅慧 龍樹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眞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 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諸宗之教旨。若縷述之。雖數千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論論其歷史。【本論原以中國為主。不能他及。但各宗起原。多與印度有關係。故不得不追論及之。

(一) 俱舍宗。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中。阿含經六十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雜阿含經五十卷皆小乘經也】造俱舍論。【三十卷】實為本宗之嚆矢。時印度自佛家乃至外道。莫不競學。大顯勢力於西域。及陳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波羅末那。【即真諦三藏】攜梵本以詣震旦。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名曰「阿毗達磨俱舍論」。即所謂舊俱舍者是也。陳智愷唐淨慧皆為作疏。及唐真觀間。

玄奘法師親赴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之奧論。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爲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尊親爲疏記。遂以流通。但此宗本爲法相之初步。故亦名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二) 成實宗。本宗之祖師。卽成實論之訶黎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派有 有宗空宗 兩大派】覺有所未憚。乃通覽大小乘。自創其論。然其宗議不感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爲之筆述。僧叡爲之注釋。於是此議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習。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三) 律宗。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爲經歷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爲大國矣。其入中國也。始於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戒者。劉宋元嘉十一年。始行尼受。【謂比丘尼所受戒律】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僧祇律等。相繼出世。律教漸入震旦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者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研精成律。及奘師西遊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親爲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證明戒律。爲員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有功於佛教。實非淺鮮。其時與之並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礪律師所創。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家三宗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 法相宗。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時佛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又名慈恩宗。以開祖爲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爲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爲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所論「伽瑜師地論」「分則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波若論」是也。無著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

「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無着之弟】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論論」等。大弘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師論。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在五印度中。號稱辯才第一。傳鉢裝師以惠震旦。自茲以往。西學此域微矣。唐貞觀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小說西遊記即演裝師事蹟也】。予身徧歷五印。得禮戒賢。盡受五大論。【即彌勒所造】十支論。【即無著以下所造】。博通因明聲明諸學。【印度當時有所謂五明者。佛徒外道而學之。其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理學也】。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爲法相宗入中國之嚆矢。玄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於是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爲潯州惠治。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爲樓揚智周。著「唯識演秘」。經此數師。宗義遂日以光大。

(五) 三論宗。三論者。(一) 中論。(二) 十二門論。(三) 百論也。前二爲龍樹菩薩造。後一爲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或加大智度論亦名四論宗】。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譯。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生】肇【僧肇】融【道融】徽【僧徽】影【曇影】觀【慧觀】恆【道恆】濟【曇濟】之八傑。皆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授道詮。道詮授法明。法明授嘉祥。至嘉祥大師。【名吉藏】。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辯智光兩大師。更受微言。復有地婆伽羅者。東來。口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奘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 華嚴宗。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卽爲深位菩薩。文殊普賢尊。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啞。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一大乘起信論。演真如緣起法門。卽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

後諸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尠。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提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大暢妙旨。是爲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尙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此大成。故賢者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沒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破斥異轍。恢復正宗。諸祖宗傳。賴以不墜。所謂清涼國師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涼。咸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七) 天台宗。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也。師名智顓。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思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者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荆溪尊者。【智者第六代法孫也】。「止觀義例云」。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按指大智度論也】爲指南。以大經【按指涅槃經也】爲扶疏。以大品【按指大品般若經也】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真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郎妙藥。并稱龍象。中唐以後。荆溪尊者。湛然最顯焉。

(八) 眞言宗。佛教有顯密二教之別。此宗所謂密教也。密教者何。不恃言語以立教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位一體之說】。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爲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今所舉十宗。惟眞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今婦孺通念南無阿彌陀佛。卽宗彌陀教也】。餘八宗。皆屬釋迦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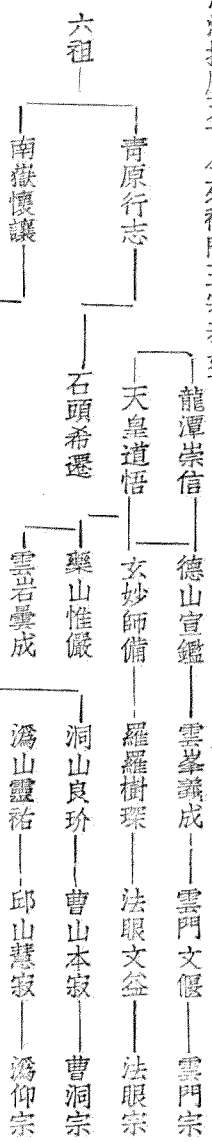


相傳金剛薩埵。親受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來唐。繙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尚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繙譯。爲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國師。眞言宗之確立。實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感於我國。後經空海【卽創造日本字母之人】傳諸日本。日本今特感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九) 淨土宗。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論。【往生淨土論天親菩薩造】以念佛藉他力而求解脫。所謂彌陀教也。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沙門安清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晉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爲此宗之嚆矢。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宏斯旨。其後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云。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率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 禪宗。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自迦葉迄達摩。是爲印度二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漢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故摩達亦稱震旦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

惟求得傳鉢之人。卽至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爲首座。竟不能傳法。而六祖大鑑慧能。以不識一字之貧春人。受衣鉢焉。後神秀復師六祖。悟大法。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鉢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爲雲門法眼曹洞。瀉仰臨濟之五宗。宋明以來。益滔滔披靡天下。今列禪門五宗表如下。



以上諸宗傳授之大師也。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若吾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鄙人雖好佛學。然實毫無心得。凡諸論述。皆貧子說金之類而已。此節所記歷史。據日本人所著八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教各宗綱領等書。懶祭而成。非能自記憶。自考證也。但合彼十數萬言之書。撮爲數葉。亦頗劬耳。此等乾燥無味之考據。知爲新學界所不喜。但此亦是我國學術思想一大公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撮而錄之。亦足以省緝檢之勞云耳。 著者識

####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蓋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

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雖有眞宗日蓮宗。爲彼所自創。然眞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眞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帶妻。是其特色。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塞。中國所謂居士之類耳。若以此爲佛徒也。何如禪宗眞指本心。並佛徒之名。亦不必有之爲高乎】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瞠乎後矣。此甯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竊信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頂禮以祝。吾跋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謂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爲我青年勸焉。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 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感於歐西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教。佛教乃感於亞東諸國。豈不異哉。豈不悲哉。佛滅度也。數百年間。五印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衆。各鳴異見。別爲二十部。至五世紀。【凡世紀皆以佛滅後計。下仿此】外道繁興。大法不絕於縷。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著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世紀而有戒賢智光。其可稱眞佛教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自玄奘西游。徧禮戒智論諸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中國。自此以往。印度教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教。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培。佛徒不支。乃思調和。寢假採用婆羅門教。規念密咒。行加持開教。元氣銷滅。以盡至十五世紀。而此母國。已無復一佛跡。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教。而佛學遂長已矣。轉視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旣行。舉國碩學。皆參圓理。其餘波復披靡。以開日本。佛教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功也。中間雖衰息者二三百年。而至今又駸駸有復興之勢。【近世南海劉陽皆提倡佛學。吾意將來

必有結果】他日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國人矣。此其特色一也。

(第二) 諸國所傳佛學者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佛教之行。西訖波斯。北盡鮮卑。【即西伯利亞】南至暹邏。東極日本。凡亞洲中大小百數十國。無不徧被。【吾深疑耶教爲剽竊印度婆門及佛教而成者。其稱天主或卽韋陀論所論梵天。大自在天。其言永生卽佛教所謂涅槃。自餘天堂地獄之論。禮拜祈禱之式。無一不與小乘法相類。古代希臘埃及猶太印度既有交通。如希臘大哲德黎史家亦謂其嘗至印度。宗教家言流入猶太亦非奇事。但未得確據。不敢斷言耳。】雖然。彼其所傳。皆小乘耳。【日本佛學以中國爲母。不在此論。】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諸人。國已紛紛集矢。謂大乘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食樂偏議。謗毀國乘。卽如今日西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問於其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獨我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迨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懷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隋唐之交。小乘影迹幾全絕矣。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之以故。禍樂。懼之以禍災。故雖權法得行焉。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爲改脫主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爲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此其特色二也。

(第三) 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感於中國。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於若明若昧之域。【據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嚴經於海龍。謂是爲本經。疏通之始。

此等神祕之說雖不足深信然華嚴不顯於印度已可想見矣。而宗門更何有焉。在彼惟有大不思議十地論。推闡斯譚。餘無所聞。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雖謂華嚴宗為中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三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刹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真偽固不易辨。即云真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言也。不甯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即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有兩人解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然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考。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此言之。十宗之中。惟律宗。法相宗。真法宗。淨土宗。嘗感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試更為一表示之。

- 一 俱舍宗……………印度有而不感……………中國極感
- 二 成實宗……………印度創之而未行……………中國極感
- 三 律宗……………印度極感……………中國次感
- 四 法相宗……………印度極感……………中國亦極感
- 五 三論宗……………印度有而不感……………中國極感
- 六 華嚴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感
- 七 天台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感
- 八 真言宗……………印度極感……………中國甚微
- 九 淨土宗……………印度極感……………中國次感
- 十 禪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感

夫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真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會感於天竺。其三皆創自支那。我支那人在佛教史上之位置。其視印度古德何如哉。竊嘗考之印度。惟小乘時代有派別。【佛滅後小乘派分爲二十部。初分爲大衆部。上座部。佛滅一世紀時所分也。次分爲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二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多聞部。次爲說假部。皆二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二世紀末葉所分也。此八派皆從大衆部分出。次爲說一切有部。三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犢子部。復由犢子部分爲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次爲化地部。復由化地部分爲法藏部。皆三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飲光部。三世紀末葉所分也。次爲經量部。四世紀初葉所分也。此十派皆由上座部分出也。四世紀以後。小乘衰熄。大乘未興。佛教幾絕。而大乘時代無派別。大乘之興。凡爲三期。第一期則馬鳴也。【大世紀表】第二期則龍樹提婆也。【七世紀】第三期則無著世親也。【九世紀】皆本師相傳。毫無異論。略似漢初伏生申生后倉等之經學。及其末流。護法清辨。淨空有於依他之上。戒賢智光。論相性於唇舌之間。譬壘稍新。門戶始立。而法輪已轉而東矣。蓋大乘教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者。豈不於彼而於我。此非吾之夸言也。殆亦古德之所同許也。此其特色三也。

（第四）中國之佛學。以法教而兼有哲學之長。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見墨子公孟篇】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鑿中國士君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覺悟者正迷信之反對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耶教以爲人之智力極有限。不能與全知全能之造化主比】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耶教日事祈禱。所謂借他力也】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

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者。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究窮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秦之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之於其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震旦。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合隋唐間諸古德之賜也。此其特色四也。

###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上古時代

#### 第一章

總論希臘學術【本論範圍專在哲學其他不具讀者亮之】

希臘者歐羅巴之母也。政治出於是。學術出於是。文學出於是。技藝出於是。乃至言語風俗。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一不出於是。雖謂無希臘則無歐羅巴。非過言也。希臘學派。至繁至賾。而其目的。皆以考萬物蓄化之現象。於其變遷無定中。而推見其本體。以求其永遠不動之原理爲歸。故初期之哲學。皆天然哲學也。世界觀之。所謂伊阿尼亞派。所謂埃黎亞派。所謂畢達哥拉斯派。【並詳見下章】其持論雖各異。其所向之鵠一也。異焉者不過其著眼之點而已。卽甲派主實驗。乙派主推理。丙派執其中庸。所以有異同者在於此。諸家錯說。異端紛發。其勢必趨於懷疑派者。以爲真理。終非吾人所能識者也。何則。人之知識緣感覺。主感覺者。不過吾意根之狀態。而非可以代表外物之本體者也。然則吾所謂真理者。非絕對【絕對者無對待也。如云絕對之真理卽無假理。以爲對待之謂也】之真理明矣。以此之故。復生出詭辯學派。謂吾人無論不能知真理也。卽知之。亦非可告諸於他人。此希臘胚胎時代學派之概略也。梭格拉底出。反對此等懷疑論。以爲吾人之本性。不徒有感覺而已。而實具有能察物理之能力。雖然。梭氏專言倫理之原理。而未及純正哲學。雖以止於至善立教。而所謂至善者。言之未瞭。故及其沒也。其弟子互爭此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而皆自以爲師說。故有所謂主義派者。有所謂非樂

派者。【按楊氏近主樂派者墨氏近非樂派墨子有非樂篇者樂樂也】及其高弟柏拉圖出始倡性理論以調和之。所謂觀念派者是也。

與柏拉圖之觀念論並興者。德謨吉來圖之阿屯論也。柏氏爲梭氏高弟。故其學注重人事之現象。以倫理爲最要問題。是梭氏之遺傳也。德謨雖與同時。然未嘗一到雅典。未一受梭聖之摩頂。故其學注重天然現象以根壓爲最要問題。蓋所受者殊科也。

亞里士多德。又調和以上兩家者也。故其說如五色摩尼。隨觀者之眼而異所見。或見爲主唯心論。【唯心唯物等語係用佛典語讀者細玩自明所指】而近於柏氏。或見爲主唯物論。而近於德謨氏。雖然皆受也。皆非也。亞氏之說實兼兩者而存之者也。彼以宇宙之本體爲變動不居。進化無已。以此劑通兩說。故通稱此派爲進化學派。亞氏之學實總匯古代思想之源泉。而發達臻於極點者也。且其窮理之法亦綜合諸家。彼以爲剖辯真理當有所憑藉也。於是創論理學【即侯官嚴氏譯爲名學者】以範之。此其持論之精確。所以超軼前哲也。亞氏又明哲學與科學【中國所謂格致學之類】之別。亦其識之加人一等也。

亞氏沒後。天下大亂。民生多艱。學者終日汲汲。求所以安身立命之途。不遑馳思精深。而一以修身爲鵠。故治純正哲學者少。惟以倫理爲最高之學問。於是斯多噶派與伊壁鳩魯派分起。同主於實踐。而甲派以成德爲至之鵠。【天演論案語云斯多噶之教尚在果重犯難設。然諸貴守義相死】乙派以快樂爲至善之鵠。【頗類近世邊沁諸賢所倡】兩者各相非。其勢力之盛亦相匹敵。於是懷疑論復起。懷疑論不可久也。於是折衷派繼之。以爲兩者皆有所長。然折衷論亦不可久也。卒復歸於古代神祕說。以謂吾儕人類終非能以自力求者。得理者必也。雖不可思議之神力以啓之。此說旣行。而當時適與東方交通。猶太教耶穌教之思想次第輸入。哲學既大蒙其影響。而亦以我哲學影響彼宗教。於是別創一種神哲調合之派。而中古學史之幕開矣。



第二章 希臘哲學胚胎時代

第一節 伊阿尼亞學派 Ionians

伊阿尼亞派。起於密理圖。故亦稱密理圖派。西曆紀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間。號稱極盛。其持論之要點。以爲宇宙物體。如此其繁賾。必有爲其根者焉。因欲求得此化生萬物之原質。而抱以一貫之者也。此派鉅子。凡有三賢。而德黎 Thales 640 = 500 B. C. 【凡篇中用 B. C. 字樣者皆耶蘇紀元前之省稱也。即德黎生于紀元前六百四十年卒五百五十年也。下仿此】稱首次之者爲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er 611 = 547 B. C. 亞諾芝曼尼 Anaximenes 581 = 524 B. C. 德黎以水爲化生萬類之原質。以其有生氣有活力。時或結爲定質。變動不居。其力宏也。前亞諾以無極爲化生萬物之原質。謂萬類出於無極。復歸無極。此無極者。無性無狀。復無差別。惟有運動。漸次分離。生寒熱二復次兩者。而生濕氣。濕氣又生木火與土。土田流質。漸變定質。茲生萬物。物憑熱力。而有進化。所謂天然論者是也。後亞諾以空氣爲化生萬類之原質。謂空氣運動。會無已時。緣茲運動。生二變化。曰漲曰縮。漲能生熱。縮爲寒。母地水火風。緣斯而起。其說實補前亞諾之所未及。由冲漠而示其實際者也。

第二節 埃黎亞學派 Elea 及天演學派

胚胎時代第一期。其所研究者。在萬本之本質。即能考宇宙之實體。而未能及其實相也。實相者何。萬物各有現象。或生或滅。或由甲變乙。由乙變甲。而其生滅變化之中。亦如有不生滅。不變化者存。所謂萬有之真性。宇宙之實相。實古今哲學界一大問題也。至胚胎時代第二期。而此問題。遂浮現於希臘諸哲之腦膜中。其間有內家之反對論起。曰埃黎亞學派。曰天演學派。埃亞之初祖曰芝諾芬尼 Xenophanes 570 = 473 B. C. 其集大成者爲二祖巴爾匿智 Parmenides 515. B. C. 天演學派之宗師曰赫拉克來圖 Heraclitus 535 =

475 B. C. 額氏與巴氏並世而生。而其說若冰炭之不相容。巴氏之論以「有」Being 爲宗。而額氏之論以「成」Becoming 爲主。巴氏以萬法之實相爲一如不變。額氏以爲流轉無已。試舉兩說之要領而參較之。

巴氏之說曰：存者惟有。非有不存。匪惟不存。亦不可識。所謂有者。無始無終。惟有現在。不生不滅。又不可分。唯一不二。平等如如。無以名之。強名特安。【特安者希臘語球之義也。巴氏舉以似圓滿平等一如之本體】此特安者勃然不動。惟有萬本。亦其真相。其他現象。變化生滅。無量無數。皆由衆生。六根頑妄。自生分別。指爲本相。無有是處。

額氏之說曰：一切物相。非有非無。有無兩相。同時而現。惟趨於成。以爲其鵠。卽集卽散。方散方集。忽來倏去。敦觀其朕。世界起滅。成敗循環。更無一物。同一不變。而常存在。是故萬物皆在過去將來之間。所謂今者。更不可指。或有問者。物相既是流轉不住。以何因緣而得認識。是故當知變患之中。有不變者。流轉之內。而有恆常。斯何物斯。字曰天演。天演有則。【法則之則也】而使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額氏名此物曰羅哥 Logos 希臘語性理之義也】凡物之變。不出二力。其一反抗。其二壓服。以此因緣。物物相閱。經無量劫。會無已時。而此二者同時而在。更無矛盾。譬如幼孩。變而成壯。壯又變老。幼壯老三。接構相鬥。而今壯者。卽前幼孩。是一非二。若云幼者是甲。壯者是乙。或云幼壯相戰。壯勝幼敗。而彼幼者。蒙其損害。無有是處。是故當知凡有爭競。必有調和。萬物之父也。【額氏又精於格物學。以火化爲天地秘機。謂萬物皆出於火。皆入於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其說與化學家合。額氏實推物理以言哲學之大宗師也。近世黑基赫胥黎之流。大彭之有以夫】大抵宇宙成立 No. 111 = Processes 問題。哲學家之最大問題也。物之兩象。曰有與無。而埃黎亞派。以爲此對待之相。不可兩立。額氏之派。則以爲相反相成。並行不悖。巴氏【卽埃黎亞派】墮於常見。以爲萬物恆一。如不壞見。爲變化相者。皆迷妄也。額氏墜於斷見。以爲萬法流轉。大道無常。見爲固定相者。皆迷妄也。其兩論之不相容也如此。雖然。其揭糺

理性。而以六根六塵所接搆者爲迷見。一也。其論各偏於兩極。雖有不能盡合眞理者存。要之此二氏者實代表當時思想之二大潮流。各明一義爲後世的。其功豈淺鮮哉。

### 第三節 調和派之三家

巴額之異趣。既角立而不相下。於是胚胎時代。第三期之學者。以調和此兩大思想。而統合之爲務。又不惟調和統合而已。巴額僅言宇宙之生成。而此時代之學者。更進而求其所以生成之故。於是有一大家出焉。曰四大論派。曰種子論派。曰阿屯論派。是也。四大論【佛書皆以地水火風爲四大故取以爲名】派之鉅子曰噴披鐸黎。Empedocles 490=430 B. C. 以爲世界萬物。皆本於原質。原質混合而物以生。原質分離而物以滅。此原質者。名爲萬物之根。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原質有四。地水火風是也。然此四原質。何以能成萬物。何以能使萬法變化。流轉而無窮。則以有愛憎二力故。愛力增勝。混合斯起。甲物微分入乙空隙。混爲一體。如磁與鐵。混合極端。成斯非羅。Sphaira【譯言球之義也】巴氏云「有」卽是此義。憎力增勝。時乃分離。其之動機。亦復如是。愛憎兩極。往來無息。宇宙變成。皆起於此。此其緒論。亦調額宗也。

種子論派之鉅子。曰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 500=428 B. C. 以種子代四原質。所謂種子於其性質。卽形色味含差別相。無數無量。可遞分割。如兔毛塵。此種子者。不生不滅。種子初相。殼雜渾沌。始於反對。終於混成。其動力一名奴烏士。Nous【譯言精神】此奴烏士。純一平等。能識能慮。運動宇宙。如一機器。結集種子。遂生萬物。任舉一物。皆含種子。無量無數。譬如雖雪。非無黑性。但其質外有總之者。安氏此論。精神體質。剖分部居。後世學者。亦呼爲二元論。

阿屯論派 Atomism 【阿屯爲物質原始之微點。化學書譯本多見其名】之初祖。曰黎烏揭。Leucip-

pus 500 B. C. 其論益與埃黎亞派相近。但其相異者。則埃黎亞派。僅言有。而此派則言其運動性也。埃黎亞

派。僅言實。而此派則言實原與空虛並存也。其論以爲宇宙萬有。由阿屯成。此阿屯者。本來平等。而在虛空個個分離。充塞十界。但謂分者實非阿屯。阿屯本體。既不可分。復不可變。綜其論根。卽將巴彌匿智之所謂「特安」者。打破而成碎片也。自此阿屯。以何因緣而得成物。彼其持論。異安那氏。彼言阿屯動力所起。隨其重量。及其性質而生差別。物有自性。非離本質而別一物。主其運動。此派後。演爲德謨頓利圖之說。別詳下章。

綜此三派之概要。其立脚地。皆與埃及亞派同。謂現在之物。皆不生滅。而亦採額氏變化流轉之說。蓋以性體之集合離散。爲變化流轉所自生。此卽其調和宗旨所在也。

#### 第四節 畢達哥拉斯派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582=500 B.C. 派。亦名意大利派。其學於諸學之外。自成一家。以數爲萬物之本體。而以律呂精義附之。以謂有物必有則。而則皆自度數而成。數之關係。不因時與地而異。數有奇偶。奇者有限。偶者無涯。斯二反對。則成萬物。雖其論或不免牽合。至其言天文學。則不朽之功也。畢氏以爲宇宙本體爲一球。攢其心者。號「中央火」。周其四圍。復有球十。各附總體。回轉不停。雖我地球。亦此十中。而居其一。繞中央火。循其側面。而常運行。是枝吾人棲於半面。於中央火與地球間所生關係。不能測知。諸球運行。常發妙音。號曰天樂。諸星世界。各有秩序。常相調和。而我所居閻浮提洲。是其變化偶不完全之一部分。是等諸義。與近世天文學道言。幾同一揆。前哲思想之精銳。眞可嘆絕矣。又其學理。頗帶宗教氣味。常言輪迴生轉。以善修善證者。得生極樂。常住自由。修惡果者。漸次墮落。又勸人制情慾。求解脫。舍肉體之獄舍。達靈魂之樂園。故史家有謂畢達哥拉斯。會游印度。受其教義者。亦非無因也。

由此觀之。則前此之諸派。不過德黎氏支與流裔。而畢氏則與德氏立於對等之地位者也。德氏一派。全就物質上着想。畢氏一派。則從物形上着想。而其立論。至以數爲萬物之攝影。故胚胎時代之學術。實以德畢兩氏

中分天下也。【埃黎亞派及額拉吉來圖派其受畢氏之影響者而亦不少】然百家紛騰。無所折衷。於是懷疑辨派興。

### 第五節 懷疑時代

凡學術之有懷疑。是過渡時代。除舊布新之一現象也。故於德畢額巴諸哲之後。而懷疑學派出焉。結胚胎時代之餘局。開全盛時代之先河。其論哲學也。以爲萬有之真理。畢竟非吾人所能認識。其論倫理道德也。以爲含習俗之外。無所用力。故常應於時用。教授種種學藝。而思想變遷之真原因。實包孕於是矣。當時倡此說者。如普羅特哥拉。Protagoras 481 = 411 B. C. 哥智亞。Vorglas 485 = 380 B. C. 希比埃。Hippias 490 B. C. 普羅狄加。Prodicus 之徒。皆其著者也。今避繁重。不徵引其學說。

###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亘萬古。袤九垓。自天地初闢。以迄今日。凡我人類所棲息之世界。於其中而求一勢力之最廣被。而最經久者。何物乎。將以威力乎。亞歷山大之獅吼於西方。成吉思汗之龍騰於東土。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將以權術乎。梅特涅執牛耳於奧大利。拿破侖第三弄政柄於法蘭西。當其盛也。炙手可熱。威震環瀛。一敗之後。其政策亦隨身名而滅矣。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

今且勿論遠者。請以近世史中。文明進化之跡。略舉而證明之。凡稍治史學者。度無不知近世文明先導之兩原因。卽十字軍之東征。與希臘古學復興是也。夫十字軍之東征也。前後凡七役。亘二百年。【起一千〇九十六年。訖一千二百七十年】卒無成功。乃其所獲者。不在此而在彼。以此役之故。而歐人得與他種民族相接。近傳習其學藝。增長其智識。蓋數學。天文學。理化學。動物學。醫學。地理學等。皆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學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遠因也。中世之末葉。羅馬教皇之權日威。哲學區域。爲安士林 Anselm 羅馬教之

神甫也。」派所壟斷。及十字軍罷役以後。西歐與希臘亞刺伯諸邦。來往日便。乃大從事於希臘語言文字之學。不用繙譯。而能讀亞里士多德諸賢之書。思想大開。一時學者。不復爲宗教迷信所束縛。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歐精神。爲之一變。此其近因也。其間因求得印書之法。而文明普遍之途開。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環游之業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聞所見。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學術來者耶。此猶曰其普通者。請舉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條論之。

一曰歌白尼 Copernicus【生子一四七三年卒于一五四三年】之天文學。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國古代。謂天圓地方。天動地靜。羅馬教會主持是論。有倡異說者。輒以非聖無法罪之。當時哥倫布。雖尋得美洲。然不知其爲西半球。謂不過亞細亞東岸之一海島而已。及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然後瑪志命 Magellan【以一五一九年始航行太平洋一周】始尋得太平洋航海線。而新世界始開。今日之有亞美利加合衆國。燦然爲世界文明第一。而駸駸握全地球之霸權者。歌白尼之爲之也。不甯惟是。天文學之既興也。從前宗教家種種憑空構造之謬論。不復足以欺天下。而種種格致實學。從此而生。雖謂天文學爲宗教改革之強援。爲諸種格致學之鼻祖。非過言也。歌白尼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二曰倍根笛卡兒【二人國籍及生卒年月見本號學說同】之哲學。中世以前之學者。推尙空論。嗷然爭宗派爲名目。口崇希臘古賢。實則重誣之。其心思爲種種舊學所縛。而會不克自拔。及倍根出。專倡格物之說。謂言理必當驗諸事物。而有徵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兒出。又倡窮理之說。謂論學必當反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從之。此二派行。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犁庭掃穴。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感。故哲學家恆言。二賢者近世之母也。倍根笛卡兒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鳩斯 Montesquieu【注國人生於一六八九年卒於一七五五年】之著萬法精理。十八世紀

以前。政法學之基礎甚薄。一任之於君相之手。聽其自腐敗。自發達。及孟德斯鳩出。始分別三種政體。論其得失。使人知所趨向。又明發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之說。後此各國靡然從之。政界一新。漸進以迄今日。又極論聽訟之制。謂當屢拷訊。設陪審。歐美法庭。遂爲一變。又謂販賣奴隸之業。大悖人道。攻之不遺餘力。實爲後世美英俄諸國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發之論。爲法蘭西及歐洲諸國所採用。遂進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鳩實政法學之天使也。其機係於世界何如也。

四曰盧梭 *Rousseau* 【法國人生於一七一二年卒於一七七八年】之倡天賦人權。歐洲古來有階級制度之習。一切政權教權。皆爲貴族所握。平民則視若奴隸焉。及盧梭出。以爲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卽生而當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與我。無貴賤一也。於是著民約論 *Contract Social* 大倡此義。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羣結約。以衆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衆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捲。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界之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蘭克林 *Franklin* 【美國人生於一七〇六年卒於一七九〇年】之電學。瓦特 *Watt* 【英人生於一七三六年卒於一八一九年】之汽機學。十九世紀所以異於前世紀者。何也。十九世紀。有縮地之方。前人以馬力行。每日不能過百英里者。今則四千英里之程。行於海者十三日而可達。行於陸者三日而可達矣。則輪船鐵路之爲之也。昔日製帽製靴紡紗織布等之工。以若干時而能製成一枚者。今則同此時刻。能製至萬枚以上矣。倫敦一報館。一年所用之紙。視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四百年間。所用者有加多焉。則製造機器之爲之也。

美國大總統。下一教書。僅一時許。而可以傳達於支那。上午在印度買貨。下午可以在倫敦銀行支銀。則電報之爲之也。凡此數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與一放紙膏之富蘭克令。【富氏嘗放紙膏以驗電學之理】二賢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六曰亞丹斯密 Adam Smith 【英國人生於一七二三卒於一七九〇年】之理財學。泰西論者。每謂理財學之生日何日乎。卽一千五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蓋以亞丹斯密氏之原富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 【此書侯官嚴氏近譯未成】出版於是年也。此書之出。不徒學問界爲之變動而已。其及於人羣之交接。及於國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後。英國決行自由貿易政策。Free Trade 盡免關稅。以致今日商務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論爲之也。近世所謂人羣主義。Socialism 專務保護勞力者。使同享樂利。其方策漸爲自今以後之第一大問題。亦自斯密氏發其端。而其徒馬爾沙士大倡之。亞丹斯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倫知理 Plunckh 【德國人生於一八〇八年卒於一八八一年】之國學家。伯倫知理之學說。與盧梭正相反對者也。雖然。盧氏立於十八世紀。而爲十九世紀之母。伯氏立於十九世紀。而爲二十世紀之母。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爲何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爲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云人民爲國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爲第一之義務。而威強之國乃立。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爲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伯倫知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八曰達爾文 C. R. Darwin 【英國人生於一八〇九年卒於一八八二年】之進化論。前人以爲黃金世界在於昔時。而末世日以墮落。自達爾文出。然後知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趨於文明。



前人以為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應得之權利。及達爾文出。然後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強。則決不足以自立。達爾文者。實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故進化論出。而前者宗門迷信之論。盡失所據。教會中人。惡達氏之滋甚。謂有一魔鬼住於其腦云。非無因也。此義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為強者為優者。然後可以立於此物競天擇之界。無論為一人。為一國家。皆向此鵠以進。此近世民族帝國主義 National Imperialism 【民族自培植其勢力於國外。謂之民族帝國主義】所由起也。此主義今世萌芽。他日且將磅礴充塞於本世紀而未有已也。雖謂達爾文以前為一天地。達爾文以後為一天地。可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賢。不過舉其聲學大者。至如牛頓 Newton 【英人生於一六四二年卒於一六九一年】之創重學。嘉列 Guericke 【德國人生於一六〇二年卒於一六八六年】杯黎 Boyle 【英人生於一六二六年卒於一六九一年】之製排氣器。連挪士 Timaeus 【瑞典人生於一七〇七年卒於一七七八年】之開植物學。康德 Kant 【德國人生於一七二四年卒於一八〇四年】之開純全哲學。皮里士列 Priestley 【英人生於一七三三年卒於一八〇四年】之化學。邊沁 Bentham 【英人生於一七四七年卒於一八三二年】之功利主義。黑拔 Herbart 【生於一七七六年卒於一八四一年】之教育學。仙士門 S. Simon 【法人】喀謨德 Comte 【法人生於一七九八年卒於一八五七年】之倡人羣主義。及羣學。約翰彌勒 John S. Mill 【英人生於一八〇六年卒於一八七三年】之倫理學。政治學。女權論。斯賓塞 Spencer 【英人生於一八二〇年今猶生存】之羣學等。皆出其博學深思之所獨得。審諸今後時勢之應用。非如前代學者。以學術為世界外躡跡之事業。如程子所云玩物喪志也。以故其說一出。類能聳動一世。餉遺後人。嗚呼。今日光明燦爛如茶如錦之

世界。何自來乎。實則諸賢之腦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筆鋒。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亦有不必自出新說。而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以造福於其同胞。此其勢力。亦復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Voltaire【生於一六九四年。卒於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澤諭吉。【去年卒】。俄國之托爾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諸賢是也。福祿特爾。嘗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時。怒然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麗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之政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於死者。屢焉。卒乃爲法國革新之先鋒。與孟德斯鳩盧梭齊名。蓋其有造於法國民者。功不在兩人下也。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嘗手抄華英字典一過。又以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至今爲日本私立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爲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于福澤者十而六七也。托爾斯泰。生於地球第一專制之國。而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其所論蓋別有心得。非盡憑藉東歐諸賢之說者焉。其所著書。大率皆小說。思想高激。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爲之一變。近年以來。各地學生。咸不滿於專制之政。屢屢結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錮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爾斯泰之精神所鎔鑄者也。由此觀之。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托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然則如此等人者。其於世界之關係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國學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爲倍根笛卡兒達爾文。豈不能爲福祿特爾福澤諭吉托爾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苟能左右我國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吁嗟山令。穆如高令。吁嗟水令。浩如長令。吾聞足音之跫然令。吾欲溯洄而從之令。吾欲馨香而祝之令。

### 宗教

###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正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爲思想之進化乎。抑退步者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 緒論

近十年來。憂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幟。以疾走號呼於國中。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其陳議不可謂不高。其用心不可謂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小小卒徒也。然雖以今日之腦力眼力。觀察大局。竊以爲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亟也。何則。彼所云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云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且倖然興矣。豈其待我保之。若云保華種也。我華四萬萬人。居全球人數三分之一。即爲奴隸。爲牛馬。亦未見其能滅絕也。國能保。則種莫不強。國不存。則雖保此奴隸牛馬。使孳生十倍於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種之事。即納入於保國之範圍中。不能別立名號者也。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 第一 論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與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於人者也。以優勝劣敗之公理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而愈伸。愈束而愈遠。蓋其中自有所謂一種煙土披里純 *Inspiration* 者。以噓吸人之腦識。使之不得不從我。豈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剌伯之回教。雖一時藉人力以達於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遠過於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專制英

主之保民是也。【保國不在此數國者無意識者也。保國實人人之能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聖賢豪傑。而人類之導師也。吾輩自問其智慧能力。視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毋乃自信力太大。而喪教主耶。此不當保之說也。然則所謂保教者。其名號先不合於論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 第二 論孔子教之性質與羣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怫然怒形於色。以爲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爲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壳界之外。以魂靈爲根據。以禮拜爲儀式。以脫離塵世爲目的。以涅槃天國爲究竟。以來世禍福爲法門。諸教雖有大小精粗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蘇教受洗時必誦所謂十信經者。卽信耶穌種種奇蹟是也。佛教有起信論。】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望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門戶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進步之具也。於人羣進化之第一期。雖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後。則或不足以償其弊也。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於羣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學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穌摩訶末並稱。誠得其真也。夫不爲宗教家。何損於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蓋孔子立教之根柢。全與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羣教以揚孔子。但孔教雖不能有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以吾中國人物論之。若張道陵【卽今所謂張天師之初祖也】可謂之宗教家。若袁了凡【專提倡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者】可謂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惡。埃及之拜佛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謂之宗教。則張豈不可不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

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論其不能

成也。即使能之。而誣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嘗如耶穌之自號化身帝子。孔子未嘗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未嘗使人於吾言之外皆不可信。於吾教之外皆不可從。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強孔子以學佛耶。以是云保。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無他。誤解宗教之界說。而豔羨人以忘我本來也。

### 第三 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徵

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爲此之爲慮。亦已過矣。彼宗教者。與人羣進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穌教勢力之在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王之加冕。以爲尊榮。今則帝制自爲也。昔者教皇擁羅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意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特權。今則不與參與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學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權屬於教會。今則改歸國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學興。而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等進化論興。而教會又多一敵國。雖全竭力以擠排之。終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遷就其說。變其面目。以彌縫一時也。若是乎耶穌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誠有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千數百年之勢力。必非遽消磨於一旦。固無待言。但自今以往。耶穌教即能保其餘燼。而亦必非數百年前之面目。可斷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摩其就衰之儀式。爲效顰學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雖衰於歐洲。而浸感於中國。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穌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者。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史。武斷鄉曲者。彼其真傳教。真信教者。則何害於中國。耶穌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洋若千頃之波。佛教納之。回教納之。乃至張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納之。而豈其有靳於一耶穌。且耶教之入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國明矣。而畏之如虎。何爲者也。至各國政府。與鄉里莠民之

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治脩明。國能自立。則學格蘭斯頓之予愛蘭教之會以平權。可也。學俾斯麥嘉富爾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權在我。誰能移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 第四 論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論者。自謂所見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通相刺謬也。今此論固不過一空言耳。且使其論日盛。而論者握一國之主權。安保其不實行所懷抱。而設立所謂國教。以強民使從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國憲。至於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教之禍亦幾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若獨立國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權利。則國民或有信心也。教而為勢所迫。強自欺以相從者。是國家導民以棄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論。此為最要】一以使國家以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有兩教門以上者。恆相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畫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一屬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干預國家之靈魂也。【自由之理。與一人之言論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何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于入者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故此法行而治化大進焉。吾中國歷史。有獨優於他國者一事。即數千年無爭教之禍是也。彼歐洲數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費於調和宗教。恢復政權之一事。其陳跡之世史存者。斑斑可考也。吾中國幸而無此軼轍。是即孔子所以貽吾儕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無猜。無端而劃鴻溝焉。樹門牆焉。兩者日相水火。而教爭乃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

是爲吾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 第五 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紀之時。古學復興。脫教會之樊籠。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或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乃漢武表彰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者。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彰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於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寢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韓昌黎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紀曉嵐阮芸臺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羣獫得一果。挑擲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爲者。無他。黷變昧昧。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會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進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闡益於編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名爲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爲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爲孔子損。梭拉格底未嘗坐輪船。而造

輪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嘗用電線。而創電線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之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理新學。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徧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別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與之。否者棄之。斯富非丈夫第一快事耶。必以古人爲蝦。而自爲其水母。而公等果何爲者。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究無益於國民。可斷言也。

## 第六 論保教之說有妨外交

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國今當積弱之時代。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質。故自天津教案。以迄義和團。數十年中。種種外交上至艱極險之問題。起於民教相爭者。殆十七八焉。雖然。皆不過無知小民之起釁焉耳。今也博學多識之士大夫。高樹其幟曰。保教保教。則其所著論所演說。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保教之故。則其痛詆耶教必矣。夫相爭必多濫惡之言。保母有抑揚其詞。文致其說。以聳聽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揚其波也。吾之爲此言。吾非勸國人以媚外人也。但舉一事。必計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並其利害之輕重而權衡之。今孔教之存與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與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憑也如此。而萬一以我之叫囂。引起他人之叫囂。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縣之頭。如膠州之案。以兩教士而失百里之地。喪一省之權。如義和之案。以數十西人之命。而動十一國之兵。償五萬萬之幣者。則爲國家憂。正復何如。嗚呼。天下事。始作也簡。將畢也鉅。持保教論者。勿以



我爲杞人也。

### 第七

論孔教無可亡之理

雖然保教黨之用心。吾固深諒之。而深敬之。彼其愛孔教也甚。愈益憂之。則愈憂之。懼其遂將亡也。故不復權利害。不復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顧吾以爲抱此隱憂者。乃眞杞人也。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萬古不能滅者也。他教惟以儀式爲重也。故自由昌而儀式亡。惟以迷信爲歸也。故眞理明而迷信替。其與將來之文明。決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孔教乃異。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爲人也。人羣之何以爲羣也。國家之所以爲國家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論。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之。所以爲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於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有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預言也。夫孔子所望於我輩者。非欲我輩時之爲教主。禮之爲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教主世尊之名號。而我無之。遂相驚以孔教之將亡。是烏得爲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之不遠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教。猶愈久而愈彰。會是孔子而顧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論者。盍高枕而臥矣。

### 第八

論當採羣教之所長以光大孔教

吾之所以忠於孔教者。則別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闢其門。而恢其域。揖羣教而入之。以增長禁衛。我孔子是也。彼佛敎耶敎回教。乃至古今各種之宗教。皆無可以容納他教教義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爲本。以伏魔爲用。從之者。始如婦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爲我獨尊。耶曰。獨一無二。上帝眞子。其範圍皆有一定。而不能增減者也。孔子則不然。鄙夫可以竭兩端。三人可以得我師。蓋孔教之精神。非專制的。而自由

的也。我輩誠尊孔子。則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跡。孔子之立教。對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對一統閉關之中國人而言者也。其通義之萬世不易者固多。其別議之與時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今我國民。非能爲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爲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爲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爲世界之人。則所以師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賜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愛也。大無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衆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視敵如友也。殺身爲民也。此其義雖孔教固有之。吾探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盡懷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而彼爲優者。吾舍己以從之。不必吝也。又不惟於諸宗教爲然耳。卽古代希臘近世歐美諸哲之學說。何一不可以兼容而自包之者。若是於孔教爲益乎。爲損乎。不待知者而決也。夫孔子特自異於狹隘之羣教。而爲我輩遵孔教者。開此法門。我輩所當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見。以是演孔。而孔之統乃長。又何必鯁鯁然猥自貶損。樹一門。劃一溝。而曰保教保教爲也。

### 結論

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爲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爲保教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人。得毋有惡其反復。誦其模稜。而以爲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爲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羣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民之恩我。

### 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天下事理。有得必有失。然所得卽寓於所失之中。所失卽在於所得之內。天下人物。有長必有短。然長處恆與短處相緣。短處亦與長處相麗。苟徒見其所得焉。所長焉。而偏用之。及其缺點之發現。則有不勝其弊者矣。苟

徒見其所失焉。所短焉。而偏廢之。則去其失去其短。而所得所失。亦無由見矣。論學論事論人者。皆不可不於此深留意焉。

宗教家言與哲學家言。往往相反對者也。吾疇昔論學。最不喜宗教。以其偏於迷信。而爲真理障也。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班班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轟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其兩思想并無之人。雖尤多。僅恃哲學以任者。則殆絕也】其在泰西。克林威爾。再造英國者也。其所以犯大不韙。而無避。歷千萬難。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也。其人碌碌無他長。而惟以迷信。以熱誠感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爲之也。維廉濱。開闢美洲者也。而其所以自由爲性命。視軀殼爲犧牲者。宗教思想爲之也。美國之華威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皆富於宗教思想之人也。瑪志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瑪志尼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非敵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而以國爲產。不娶妻。而以國爲妻。宗教思想爲之也。格蘭斯頓。十九世紀英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每來復日。必往禮堂終身未嘗間斷。又格公嘗與達爾文對談。終日達妮妮語。其生物學新理。格公若毫。不領略其趣味者然】其所以能堅持一主義。動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之流。皆得力於禪學者也。西鄉隆盛。其尤著也。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後者繼。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宗教兩者。皆銷沈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佛學之人也。兩先生之哲學。固未嘗不憂憂獨造。淵淵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爲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

哲學亦有兩大派。曰唯物派。曰唯心派。曰唯物派。只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故拿破崙俾士麥。皆篤好斯賓挪莎之書。受其感化者不少焉。而俄羅斯虛無黨人。亦崇拜黑智兒學說。等於日用飲食。夫斯黑二子之書。皆未嘗言政治言事功也。而其感染人若此。蓋唯心哲學。亦殆近於宗學矣。吾昔讀歐洲史。見其爭自由而流血者。前後相接。數百年如一日。而其人物類皆出於宗教迷信。竊以非迷信之力。不能奪人生死之念。及考俄國虛無黨歷史。其人不信耶穌教者十而八九。【其首領女傑蘇菲亞臨刑時。教士持十字架爲之祈禱。蓋景教國俗通例也。蘇菲亞斥逐之曰。吾不信耶穌教。毋以此相聒云云。他多類是】。而何以能甘鼎鑊如飴。無罣礙。無恐怖若此。吾深求其故。而知彼有唯心派哲學以代之也。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吾國之主學。唯心派也。苟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沈。而其支流超度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爲用也。心學者。是宗教之最上乘也。

夫宗教思想。何以宜於治事。而哲學思想。何以不宜。【此指狹義之哲學。卽唯心派以外之哲學也】。吾深思之。得五因焉。

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今日世界衆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資格。未能達羣龍无首之地。故必賴有一物焉。從而統一之。然後不至隨意競爭。軼出範圍之外。散漫而無所團結。統一之具不一。而宗教其最要者也。故人人自由之中。而有一無形之物。位于其上者。使其精神結集於一團。其遇有不可降之客氣也。則此物足以降之。其遇有不可制之私欲也。則此物可以制之。其遇有不可平之黨爭也。則此物可以平之。若此者。莫善于宗教。宗教精神。一軍隊精神也。故在愈野蠻之制。則其所以統一民志者。愈不得不推宗教是賴。使今日世界而已達文明之極點也。則人人有自治力。誠無待於宗教。而無如今猶非其時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希望者。人道之糧也。人莫不有兩境界。一曰現在界。二曰未來界。現在界屬於實事。未來界屬於希望。人心常有一希望焉。懸諸心目中。然後能發動其勇氣而驅策之。以任一切之事。雖然有一物焉。常與希望相緣。而最爲希望之蠱者。曰失望。當希望時。其氣感數倍者。至失望時。其氣沮亦數倍。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頗危險者也。若宗教則無形之希望也。此七尺之軀壳。此數十寒暑之生涯。至區區眇小不足道也。吾有靈魂焉。吾之大事業。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幻體。而樂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則有安身立命之地。無論受何挫折。遇何煩惱。皆不至消沮。而其進益厲。苟不爾者。則一失意而頽然喪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人之所以不能成大業者。大率由爲外境界之所束縛也。聲焉色焉。貨利焉。妻孥焉。名譽焉。在在皆可沾戀。一有沾戀。則每遇一事之來也。雖認爲責任之所不容諉。而於彼乎於此乎。一一計度之。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名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身家。則任事之心。減六七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性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此所以知非艱。而行維艱也。宗教者。導人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壳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種種幻象。更何留戀焉。得此法門。則自在游行。無罣礙。舍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而不然者。雖日日強節之。而臨時猶不能收其效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

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孔子曰。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至於無忌憚。而小人之量極矣。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日中撫拾一二新學名詞。遂吐拋古來相傳一切道德。謂爲不足輕重。而於近哲所謂新道德者。亦未嘗窺見其一指趾。自謂盡公德。吾未見其功德之有可表見。而私德則早已蔑棄矣。聞禮運大同之義。他無所得。而先已不親其親。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自知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

親達文物競之論。不以之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耳。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於論鬧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親加富爾俾士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辦事手段。若此者。皆所謂無忌憚者也。夫在西國。此等學說。盛行而無流弊者。何也。有謹嚴迂腐之宗教以劑之也。泰西教義。雖甚淺薄。然以末日審判。天國在邇等論。日日相聒。猶能使一社會中中下之人物。各有所懼。而不敢決破籬籬。【若上智則自能有受高義。不至有流弊。】雖然。此等教旨。與格致學理不相容。殆不可以久立。至如我佛業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即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此則無論據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於今日。而收惡果於明日耶。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凡諸教門。無論大小。莫不有戒。戒也者。進民德之一最大法門也。吾見日本近三十年來。民智大進。而民德反下。其所以雖受西人之學。而效不及者。其故可深長思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

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甚矣。人性之薄弱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是者比比然矣。故佛之說教也。曰大雄。曰大無畏。曰奮迅。曰勇猛。曰威力。括此數義。而取象於師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鐵。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真有得於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若哲學家不然。其用算學也極精。其用名學也極精。目前利害。剖析毫釐。夫天下安有純利而無害之事。千鈞之機。閤以一沙。則不能動焉。哲學家。往往持此說。三思四思五六思。而天下無一可辦之事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爲一鄉一邑之善士者。常賴宗教。大人所以能爲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

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顧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有宗教思想者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爲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曰。然則宗教長而哲學短。宗教得而哲學失乎。曰。又不然。宗教家言。所以立身也。所以治事也。而非所以講學。何以故。宗教與迷信常相爲緣。故一有迷信。則真理必掩於半面。迷信相繼。則人智遂不可得進。世運遂不可得進。故言學術者。不得不與迷信爲敵。敵迷信則不得不並其所緣之宗教而敵之。故一國之中。不可無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無摧壞宗教之人。生計學公例。功愈分而治愈進焉。不必以操術之殊而相非也。

雖然。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道德者天下之公。而非一教門之所能專有也。苟摧壞道德矣。則無忌憚之小人。固非宗教。而又豈足以自附於哲學之林哉。

曰。天下之宗教多矣。吾誰適從。曰。宗教家言。皆應於衆生根器而說法也。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生感者。卽吾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烏敢而限之。且吾今之言。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今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雖劣下如袁了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生而盡度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凡迷信宗教者。必至誠。而至誠不必盡出於迷信。宗教至誠之發。有誠於善者。亦有誠於惡者。但使旣誠矣。則無論於善於惡。而其力量常過於尋常人數倍。至誠與發狂。二者之界線。相去一杪黍耳。故其舉動之奇驚也。猛烈也。堅忍也。銳入也。常有爲他人之所不能喻者。以爲彼何苦如是。其至誠之惡焉者。如至誠於此。而爲情死。至誠於貨。而攫市金。其善焉者。如至誠於孝。而割股。至誠於忠。而漆身。至誠於國。至誠於道。而流血成仁。若此者。皆不誠之人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故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物。天地間。可一不可再之事業。罔不出於至誠。

知此義者。可以論宗教矣。

###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羣治。嘗以無信仰而獲進乎。抑嘗以有信仰而獲進乎。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極則也。雖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數十級。於是乎宗教遂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物。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此語也。吾未敢遽謂然也。卽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國。人人皆漸漬熏染。以習慣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力。日趨於平等。如是則雖或缺信仰。而猶不爲害。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於是信仰問題。終不可以不講。【參觀本報第十九號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同此一問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曰中國必需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問題者。將疑焉。曰吾中國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復商榷爲也。雖然。吾以爲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爲教也。主於實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風者流。觀歐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此猶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枘鑿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耽耽逐逐者。楯於其後。數強國利用之。以爲釣餌。稍不謹。而末流之禍。將不測也。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鼓舞羣生者。以疇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爲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

### 一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孔教本有闕疑之一義。言論之間。三致意焉。此實力行教之不二法門也。至如各教者。則皆以起信爲第一義。夫知焉而信焉可也。不知焉而強信焉。是自欺也。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輒



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也。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恆以轉迷成悟爲一大事業。其所謂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謂也。故其教義云。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罪尙過於謗佛者。何以故。謗佛者有懷疑心。由疑以信。其信乃真。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講義關於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反覆辨難。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積眞智求眞信而已。淺見者或以彼微妙之論。爲不切於羣治。試問希臘及近世歐洲之哲學。其於世界之文明爲有裨乎。爲無裨乎。彼哲學家論理之圓滿。猶不及佛說十之一。今歐美學者方且競探此以資研究矣。而豈我輩所宜詬病也。要之。他教之言信仰也。以爲教主之智慧。萬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強信爲究竟。佛教之言信仰也。必以爲教徒之智慧。必可與教主相平等。故以起信爲法門。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坐是也。近儒斯賓塞之言哲學也。區爲可知與不可知之二大部。蓋從孔子闕疑之訓。救景教徇物之弊。而謀宗教與哲學之調和也。若佛教則於不可不知之中。而終必求其可知者也。斯氏之言。學界之過度義也。佛說則學界之究竟義也。

二 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故推教主之意。未有不以兼善爲歸者也。至於以此爲信仰之一專條者。則莫如佛教。佛說曰。有一衆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此猶其自言之也。至其教人也。則曰。惟行善菩薩行者。得成佛。其修獨覺禪者。永不得成佛。獨覺者。何以自證自果爲滿足者也。學佛者有二途。其一則由凡夫而直行菩薩行。由菩薩而成佛者也。其他則由凡夫而證阿羅漢果。而證阿那含果。而證斯陀洹果。而證辟支佛果者也。辟支佛果。卽獨覺位也。亦謂之聲聞。亦謂之二乘。辟支佛與佛相去一間耳。而修聲聞二乘者。證至此已究竟矣。故佛又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佛果何惡於彼。而痛絕之甚。蓋以爲凡夫與謗佛者。猶可望其有成佛之一日。若彼輩則眞自絕於佛性也。所謂菩薩行者何也。佛說又曰。己已得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

是爲菩薩發心。故初地菩薩之造詣。或比之阿羅漢。阿羅漢阿那舍尙下數級焉。而以發心度人之故。卽爲此後證無上果之基礎。彼菩薩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其有已成佛而現菩薩身者。則吾不敢知】何以故。有一衆生未成佛。彼誓不成佛。故夫學佛以成佛。爲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衆生故。乃並此最大之希望而犧牲之。則其他更何論焉。故舍己救人之大業。惟佛教足以當之矣。雖然。彼非有所矯強而云然也。彼實見夫衆生性與佛性本同一源。苟衆生迷而曰我獨悟。衆生苦而曰我獨樂。無有是處。譬諸國然。吾既託生此國矣。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國民危而我可以獨安。國民悴而我可以獨榮者也。知此義者。則雖犧牲藐躬種種之利益以爲國家。其必不辭矣。

### 三 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

明乎菩薩與獨覺之乘。則佛教之非厭世教。可知矣。宋儒之謗佛者。動以是爲清淨寂滅而已。是與佛之大乘法。適成反比例者也。景教者。衍佛之下乘者也。翹然日懸一與人懸絕之天國。以歆世俗。此甯非引進愚民之一要術。然自佛視之。則已墜落二乘聲聞界矣。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嚮者。非有形之天堂。而無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曰。不厭生死。不愛涅槃。又曰。地獄天堂。皆爲淨土。何以故。菩薩發心。當如是故。世界既未至一切衆生皆成佛之位置。則安往而得一文明極樂之地。彼迷而愚者。既待救於人。無望能造新世界焉矣。使悟而智者。又復有所歆於他界。而有所厭於儕輩。則進化之責。誰與任之也。故佛弟子有問佛者曰。雖當下地獄。佛曰。佛當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也。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地獄也。且莊嚴地獄。夫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則其願力之宏大。其威神之廣遠。豈復可思議也。然非常往常樂之烏克。有此彼歐美數百年前。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皆賴百數十仁人君子。住之樂之。而莊嚴之也。知此義者。小之可以救一國。大之可以度世界矣。

## 四 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所以異於哲學者。以其言靈魂也。知靈魂則其希望長而無或易。召失望以致墜落。雖然。他教之言靈魂。其義不如佛教之完。景教之所揭。曰永生天國。曰末日審判。夫永生猶可言也。謂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於本義猶未悖也。至末日審判之義。則謂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從塚中起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鞠訊。然則受鞠訊者仍形耳。而非魂也。藉曰魂也。則此魂與形俱生。與形俱滅。而何會足貴也。故孔教專衍形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佛教專言魂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其義雖不同。而各圓滿俱足者也。維景教乃介兩者之間。故曰以爲景教之言末日。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者也。埃及人木乃伊術保全屍壳必有所爲。殆令爲將來再生地也。○又按景教雜形以言魂者甚多。卽如所言亞當犯罪其子孫隨落云云。亦其一端也。如耶氏之教。則吾輩之形雖受于亞當。然其魂則固受諸上帝也。亞當一人有罪。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此殆猶是積善之家有餘慶。不善之家有餘殃之義而已。仍屬衍形教。不可謂之衍魂教也。○耶氏言末日審判之義。峭緊嚴悚。于度世法門亦自有獨勝處。未可厚非。特其言魂學之圓滿固不如佛耳。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爲信仰者。苟不擴其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則其所信者。終有所撓。劉陽仁學云。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嘗焉嘗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朒而不敢爲。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願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慰快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爲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於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躑躅。嗚呼。此應用佛學之言也。【西人于學術每分純理與應用兩門。如純理哲學應用哲學。純理經濟學應用生計學等是也。劉陽仁學吾謂可名爲應用佛學也。】劉陽一生

得力在此。吾輩所以崇拜瀏陽步趨瀏陽者，亦當在此。若此者，殆合佛教末由。

### 五 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

他教者率衆京以受治於一尊之下者也。惟佛不然。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一切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夢。其立教之目的，則在使人人皆與佛平等而已。夫專制政體固使人服從也。立憲政體亦使人服從也。而其順逆相反者，一則以我服從於他，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之。一則以我服從於我，吉凶與我同患也。故他教雖善，終不免爲據亂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則兼三世而通之者也。故信仰他教，或有流弊，而佛教決無流弊也。

### 六 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凡宗教必言禍福，而禍福所自出，恆地他力。若祈禱焉，若禮拜焉，皆修福之最要法門也。佛教未嘗無言他力者。然只以施諸小乘，而不施諸大乘。其通三乘攝三藏而一貫之者，惟因果之義。此義者實佛教中大小精粗無往而不具者也。佛說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既造惡因，而欲今後之無惡果焉，不可得也。既造善因，而懼後此之無善果焉，亦不必憂也。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在海東者動其電機，長短多寡若干度，則雖隔數千里外，而海西電機之發露，其長短多寡若干度，與之相應，絲毫不容假借。人之薰其業，緣於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者八識中之第七識也。其義不可得譯，故先輩唯譯音焉。欲知之者，宜讀楞伽經，即成唯識論也。】亦復如是。故學道者必慎于造因。吾所已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勞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衆生業識薰結而成。衆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分屬於普通者，一部分屬於特別者。其屬於普通之部分，則遞相薰積，相結而爲此器世間。【佛說有所謂器世間者，惟世間者一指宇宙一指衆生也。】其特別之部分，則各各之靈魂。【靈魂本一也，以妄生分別，故改爲各各。】自作而自

受之。而此兩者自無始以來。又互相薰焉。以遞引於無窮。故學道者。一當急造切實之善因。以救吾本身之墜落。二當急造宏大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間之墜落。何也。苟器世間猶在惡濁。則吾之一身。未有能達淨土者也。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是實事也。非虛言也。噫。知此義者。可以通於治國矣。一國之所以腐敗衰弱。其由來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時其惡因。而我輩今日。刈其惡果。然我輩今日。非可諉咎於前人。而以自解免也。我輩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則其善果。或一二年後而收之。或十餘年後而收之。或數百年後而收之。造善因者。遞續不斷。而吾國遂可以進化而無窮。造惡因者亦然。前此惡因。既已蔓苗。而我復灌漑而播殖之。其貽禍將來者。更安有艾也。又不徒一羣爲然也。一身亦然。吾蒙此社會種種惡業之薰染。受而化之。施復以薰染社會。我非自洗滌之。而與之更始。於此而妄曰。吾善吾羣。吾度吾羣。非大愚則自欺也。故佛之說因果。實天地間最高尙完滿。博深切明之學說也。近世達爾文斯賓塞諸賢。言進化學者。其公理大例。莫能出此二字之範圍。而彼則言其理。而此則並詳其法。此佛學所以切於人事。徵於實用也。夫尋常宗教家之所短者。在導人以倚賴根性而已。雖有天助自助者。一語以爲之彌縫。然常橫天助二字於胸中。則其獨立不羈之念。所滅殺已不少矣。若佛說者。則父母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子。怨敵不能有所咒損於其仇。無敵羨。無畔援。無罣礙。無恐怖。獨往獨來。一聽衆生之自擇。中國先哲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又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謂也。特其所言因果相應之理。不如佛說之深切著明耳。佛教洵個乎遠哉。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爲讚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卽曰謗佛。吾乃豈可以此爲之學佛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爲此南瞻部洲。有情衆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辯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爲至此。應之曰。噫。子何關於歷史。印度之亡。

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卽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燄。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喀私德。及苦行生涯。遂已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吾子爲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今又安在也。夫甯得亦以猶太之亡。爲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 卷十四 文苑

### 飲冰室詩話

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製。洋洋洒洒者。行將別裛錄之爲一集。亦有東鱗西爪。謹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

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丙申在金陵。所刻葦蒼齋詩。自題爲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非其所自意者也。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稀。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朧業眼來。燈下獨體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鬪。雲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溟濛。桐花院落烏頭白。芳草汀洲雁淚紅。再世金環彈指過。結空爲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業。萍末相遭乃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祇今墮水尙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爲無町畦。我佛天親鷹眷屬。一時撒手劫餘祇。其言沈鬱哀豔。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

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遺情之中。字字皆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爲瀏陽。新學之所以爲新學與。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書舊稿。悉散佚。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硯爲唐瀏陽所贈。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初與紋丞定交也。譚瀏陽爲之銘曰。空花了無眞實相。用造簡偈起衆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受代去。頗行前一日來作別。見研與硯。乃爲余刻之。今贈者銘者皆已沒矣。而此研復飛沈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凄咽。

近世詩人。能鑄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樓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緣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近見其七律一首。亦不記全文。惟能誦兩句云。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余甚愛之。

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詩一首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題。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來。臨河鳴犢歎。莫遣寸心灰。又綠珠詞一首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蓋吳林晚翠也。

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孽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予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濶。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章。自跋云。侍大人遊舍衛。祇林環殿頽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遊者。同璧爲第一人矣。詩云。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環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峯照暮霞。淒迷塔樹萬人家。恆河落日滔滔盡。祇樹雷音付落花。

高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字字令人刺心。恍目中一條其事甚覩。而其人甚奇者。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之消息一斑也。錄其全文如下。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遊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雨雪載途。寒風砭骨。哀鴻遍野。春燕無歸。觸目傷心。魂難鬱悒。余有詩云。關

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過遼陽。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淡素。冷月凝輝。寒山蹙翠。攜一媵一僕。匆匆更望北伐。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曰。本是明珍自愛身。金爐香擁翠裘輕。誰爲拋却鄉關道。白雪蒼波無限程。其二曰。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剪剪冰肌。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尙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嘻。此何人也。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

希臘詩人荷馬。【舊譯作和美耳】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爲今日攷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秘本。每篇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亦動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卽其氣魄。固已奪人也。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自稱爲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尙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號稱古今第一長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中國積習。博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著龜。卽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真可謂空前之奇構矣。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隲。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欲題爲印度近史。欲題爲佛教小史。欲題爲地球宗教論。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家。足以豪矣。因亟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

### 錫蘭島臥佛

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世界塵。點點國土墨。雖曰中國海。無從問禹跡。近溯唐南蠻。遠遼漢西域。舊時職貢圖。依稀猶可識。自明遣鄭和。使節馳絡繹。凡百馬流種。各各設重驛。金葉鑄多羅。玉環獻摩勒。每



以佛光明。表頌帝威德。蘇祿率羣臣。淳泥挈盡室。闌斑披寶綬。扶服拜赤帟。是誰鸞夷長。竊號公侯伯。比古小諸侯。尙足稱蒲壁。其他鳥了帥。爭亦增商舶。有詔鎮國山。碑立高百尺。以此明德意。比刻之累石。及明中葉後。朝貢暫失職。豈知慕爾國。旣經三四摘。鐵圍薄福龍。大半供鳥食。我行過九真。其次泊息力。娑羅左右望。羣鳥比蠨蟲。或歸西道主。盡拔漢赤幟。日夕興亡淚。多於海水滴。行行復行行。便到獅子國。浩浩象口水。流到兢伽山。遙望宰堵坡。相約僧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豎。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羅綿。水田脫淨衣。繫雲惟華鬘。大青髮屈蟲。團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切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巔。或言佛涅槃。婆羅雙樹間。此卽荼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據兩山巔。至今雙足迹。尙隔十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暫次成市廛。此亦造妄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貝樹多。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旣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眞疲津梁。老矣倦欲眠。如何沈沈睡。竟過三千年。吁嗟佛滅度。世界眼盡滅。最先王舍城。大闢禪師窟。迦葉與阿難。結集佛所說。爾來一百年。復見大會設。恆河左右流。健槌聲不絕。其後阿育王。第一信佛法。能役萬鬼神。日造八萬塔。舉國施與佛。金榜國門偈。九十六萬道。羣言罷一切。復遣諸弟子。分受十萬偈。北有大月氏。先照佛國月。四開無遮會。各運廣長舌。漢家通西域。聲教遠相接。金人入夢。白馬來負笈。繩行復沙渡。來往踵相躡。總持四千部。重譯多於髮。華言通梵語。衆推秦羅什。復分津法論。宗派各流別。要之佞盧字。力大過蒼頡。南有獅子王。鑿字赤銅鑠。當時東西商。互通度人筏。但稱佛弟子。能闢鬼羅刹。遂使諸天經。滿載商人篋。鳥喙菟子洲。畏鬼性駭怯。一聞地獄說。心畏脫塵殺。賴佛得庇護。無異棲影鷓。國主爭布金。妃后亦托鉢。尊佛過帝天。高供千百旣。樂奏梵音曲。訟聽番佛決。向來文身人。大半善僧納。達摩渡海來。一花開玉葉。語言與文字。一掃付抹殺。十

年勸面壁。一燈傳立雪。直指本來心。大聲用捧喝。非特道家流。附會入莊列。竟使宋諸儒。沿襲事剽竊。最奇宗喀巴。別得大解脫。不生不滅身。忽然佛復活。西天自在著。高踞黃金榻。千百旣裘長。膜拜天上謁。西戎犬羊性。殺人日流血。喃喃誦經聲。竟能消殺伐。藏衛各藩部。無復事鞭撻。卽令奔巴瓶。改法用金袂。論彼象教力。羣胡猶震懼。絲佛所照臨。竟過九洲闊。極南到朱波。窮北踰鞞鞞。大東波日本。天皇盡僉牒。此方護佛齒。彼土迎佛骨。何人得鉢緣。某日是箭節。莊飾紫金塔。俱養白銀闕。倒海然脂油。震雷嚮金鉞。香雲幢幡雲。九天九地徹。五百虎獅象。徧地是菩薩。謂此功德盛。當立千萬劫。有國賴庇護。金甌永無缺。豈知西域賈。手不持寸鐵。舉佛降生地。一旦盡劫奪。

我聞舒五指。化作獅子雄。能令衆醉衆。敗竄頭籠東。何不勅獸王。俾當敵人衝。我聞角大力。手張祖王弓。射過七鐵豬。入地千萬重。何不矢一發。再張力士鋒。我聞四海水。悉納毛孔中。蛟龍與魚鼈。衆生無不容。何不口一吸。令化諸毛蟲。我聞大千界。一擊成虛空。譬擲陶家輪。極遠到無窮。何不氣一噴。散爲靛藍風。我聞三昧火。燒身光態態。千眼金剛杵。頭出烟焰紅。何不呼阿奴。一用天火攻。我聞安息香。力能勅毒龍。尾擊須彌山。波濤聲洶洶。何不呼小婢。悉遣河神從。我聞阿修羅。橫攻善見宮。流盡赤蚌血。藕絲遁無蹤。何不取天仗。壓制羣魔凶。我聞毗琉璃。素守南天封。薜荔鴻盤茶。萬鬼聲嗚喁。何不飭鬼兵。力助天王功。惟佛大法王。兼綜諸神通。聲聞諸弟子。遞傳術猶工。如何斂手退。一任敵橫縱。究使清淨土。概變腥羶戎。五方萬天祠。一齊鳴鼓鐘。遙望西王母。虎齒髮蓬蓬。合上皇帝號。萬寶河朝宗。佛力遂掃地。感歎摧肝胸。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五印度。竟不聞佛號。古有韋馱書。云自梵天造。貴種婆羅門。挾此肆凌傲。凡夫鈍根輩。分定莫能較。自佛倡平等。人各有業報。天堂與地獄。善惡人自召。卑賤衆首佗。吹螺喜相告。亦有婆羅門。漸漸服教導。食屑鶉鳩行。夜夜鶻鷓叫。塗炭身半裸。拜月脚左蹠。各棄事天業。迴向信三寶。大

地閣浮提。慈雲徧覆幬。何意梵志輩。勢感復鼓噪。死灰火復然。尾大力能掉。別創温都名。布以人皇詔。佛頭橫着糞。訶罵雜嘲誚。盡驅出家人。一一出邊徼。外來波斯胡。更立天神廟。千牛祭火光。萬馬拜日曜。詞復摩訶未。採集各經要。一經衍聖傳。一劍鎮羣暴。謂此哥羅尼。實以教忠孝。天使乘白馬。口宣天所誥。從則升九天。否則殺左道。教主兼霸王。黃屋建左纛。繼以蒙古主。挾勢尤傑驚。以彼轉輪王。力大誰敢校。爾來耶穌徒。偏轉新舊約。載以通商船。助以攻城礮。謂天只一尊。獲罪無所禱。一切土木像。荒誕盡可笑。頂上舍利珠。拉雜付摧燒。竟使佛威德。燈滅樹傾倒。摩耶撫鉢哭。迦葉捧衣悼。像法二千年。今日末劫到。惡王魔波旬。更使衆魔燒。天龍八部衆。誰不生悲惱。噫嗟五大洲。立教幾教皇。惟法能大仁。首先唱天堂。以我悲憫心。置人安樂鄉。古分十等人。貴賤如晝暉。惟佛具大勇。自棄銅輪王。衆生例平等。一律無低昂。罪畏末日審。報冀來世償。佛說有彌勒。福德莫可當。將來僧祇劫。普渡胥安康。此皆大德慧。傾海誰能量。古學水風火。今學聲氣光。辨才總無礙。博綜無不詳。獨惜說慈悲。未免過主張。臂稱窮鷄肉。身供臥虎糧。左手割利刀。右手塗檀香。宛親悉平等。善惡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轉令身羸尪。獸啼交鳥跡。一聽外物狀。人間多虎豹。天上無鳳凰。虎豹富筋力。故能恣強梁。鳳凰大文彩。毛羽易摧傷。惟強乃秉權。強權如金剛。吁嗟古名國。興廢殊無常。羅馬善法律。希臘工文章。開化首埃及。今亦歸淪亡。念我亞細亞。大國居中央。堯舜四千年。聖賢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繼皇哉唐。血氣悉尊親。聲名被八荒。到今四夷侵。盡徹諸邊防。天若祚中國。皇帝垂衣裳。浮海率三軍。載書使四方。王威鎮象主。鬼族馴狼臙。歸他獻赤土。頌德歌白狼。共尊天可汗。化外育來航。遠及牛賀洲。鞭之如羣羊。海無烈風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且。誰侮黃種黃。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強。明王久不作。四顧心茫茫。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構思之奇。遣語之險。亦可爲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

詩爲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爲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爲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象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請兩錄之。以資比較。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爲脈。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嵩嶽爲背脊。其外四岳爲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爲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癩。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甲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足三足老鴉。腳踏火輪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輝煌焜耀啓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嚙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擣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插光弄影盪雲漢。閃奎燦壁葩花搗。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爲珠璣。或落巖谷間。化作均珩琪。人拾得吃者。胸臆生明暈。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及揮刀鉞。禁止蝦蟆與老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爲姦欺。天地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埃。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搥河鼓。褰兩旗。跳下黃初平牧羊羣。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岩鑿石取金卵。西岩掘土求瓊威。岩甸洞春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冲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便從閣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探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驛鳳來陪隨。神歎清唱毛女和。長煙裊裊飄熊旗。蜚簾吹笙虎鬣筑。罔象出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詞。情詞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永天達。鼉鼉山上作窟穴。蛇頭生角角有歧。鱉魚掉尾斫折巨鼈脚。蓬萊宮倒水沒湄。欂櫨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瓊盎。或長如委蛇。光灼灼。形夔夔。叫鹿豕。呼鱉



迴地動一沾巾。

吳君遂刑部。武壯公長慶子也。以氣節聞一時。丁酉抗疏陳時事。請變法。格不得達。浩然挂冠歸。近頃復上疏。請歸政。迴鑿以後。薄海所期望者。惟此一舉。然莫敢言也。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所養可知矣。其詩肖其爲人。所著有北山樓集。宋平子跋之云。五言古體多似陶韋。五言律體多似少陵。七言律體真逼江西諸祖。蓋道實也。吾最愛其「支那有一士」兩章。其一云。支那有一士。歿迹居越東。抗志希純素。篤信乘淵冲。意曠九洲外。神遊三代中。如傷倦心目。無告哀殘癘。一夫苟不獲。叢莽在厥躬。陳詞就重華。問道訪崆峒。著書累萬言。吾道未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污隆。豈惟躋小康。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疇能識王通。抱王貴善藏。活國俟良工。感子他山意。錯石資磨礪。已矣吾何悲。矯首咨鴻濛。【右贈宋平子】其二云。支那有一士。戢影居越西。結念抱冰雪。它心高虹霓。慷慨懷前修。惻愴憫羣黎。邱索與典墳。一一窮探稽。種界析狼鹿。政教疏羗氏。獨永泰皇祚。屢忤末俗詆。畸士自跣跣。良馬空跌躄。始知閭代才。動與世相睽。澄澄之江波。曉日鳴天雞。凝凝天台山。仰止難攀躋。賤子奮孤心。逆鱗嘗獨批。荃莫察中情。信讒反怒憐。邪枉固不容。悻甚終見擠。三月何皇皇。兩馬猶恹恹。懷哉虞董華。風雨聞弗迷。宣尼未聞魯。子與思王齊。已而復已而。且俟聖人令。【右贈章太炎】

又有集句一首云。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欲問平安無使來。乃知貧賤別更苦。四時天氣總愁人。秋月春風等閒度。憂患衆令歡樂鮮。朱顏日夜不如故。嗟余此去其從誰。萬里蒼蒼煙水暮。構雲有高營。祇見石與土。俛視大江奔。幽憤得一吐。我欲凌風翔。轉上青天去。當面輪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烟銷日出不見人。至竟江山誰是主。驅使前輩。天衣無縫。而含蓄蘊藉。別有懷抱。余酷愛之。

丁叔雅戶部。雨中丞子也。卓犖有遠志。憂國如癡。而詩尤以神味勝。庚子秋。余返滬上。從友人扇頭。見其感詩一首云。被髮躡足行趨趨。有人流泣哀江南。眼前所見皆餘子。大宙之亂何時戡。余絕愛之。謂以二十八字。

寫盡當時局。而自見懷抱。仁言藹如。未有能及此者也。頃從北山樓集。復見其將歸嶺南。留別一首云。百無聊賴過零丁。遙睇中原一髮青。避地詩人哀故國。渡江名士泣新亭。山河運歇英才盡。鼙鼓聲沈戰血腥。鶉首賜秦天亦醉。祇憐羈客獨長醒。絕似劍南學社諸作也。

吾黨中天才絕特者。未有吾家伯雋孝廉若也。伯雋以辛卯年。與余同遊南海先生之門。年方十四。是歲卽舉於鄉。當其未禮南海也。碌碌無以異於常兒。一度摩頂受記。夙慧飄發。而尤耽內典。在齋中終日坐禪。少年同學。時或揶揄捉弄之。弗爲動也。其冬。余入都。伯雋贈三詩。其一云。惺惺眞宰慎其微。萬象紛紜任所之。客賊並來善相接。佛魔俱掃得堅持。精魂須歷三千劫。大力當用十二時。游刃雖然有餘地。族間猶自見難爲。其二云。長嘯一聲天地寬。倏然來去更無難。崑崙頂上鐵船動。魑魅叢中神劍寒。壁立萬仞皆平地。坐斷十方如是觀。河嶽日星通神氣。周遊磅礴在胸肝。其三云。無明有愛如來種。一片慈悲成此聲。軀壳衆生託吾輩。肝腸內熱爲斯人。遊行自在虛空架。轉運無方大法輪。七寶莊嚴開世界。卻原步步踏紅塵。十四歲乳臭小兒。何處有此識想。得不歎絕。

南海先生曰。伯雋殆有夙根者。游戲人間耳。顧伯雋寡言。吾無從窺其底蘊。以文字論之。知其非冷腸人也。記其所填詞摸魚兒一闋云。算只有江山無數。怎感得靈氣住。氣吞地球常八九。渺爾衆生何有。甚情緒。向百尺高樓。觀看行人路。滿城簫鼓。算愁裏無人。夢中無地。獨自任情苦。秋風起。春草春花又暮。忍見陀城煙樹。蕭蕭馬鳴摧落日。弄得老天憔悴。我何顧。算萬里堂堂。猶是神州土。笑聲歸去。待日闇雲冥。風狂雨橫。重見舊游處。又金縷曲一闋。記其末四句云。他若有情吾能見。吾有情更待向誰說。空佇立。肝腸熱。然則伯雋。豈忘世者耶。記昔嘗責備之。伯雋曰。我今日正在臥薪嘗膽的時候。但薪膽生涯。忽忽十年矣。海內風雲。如此其急。而小舍利弗。尚不肯出定。吾又安能無憾也。【作方略考健忘不能全學其詞也】

譚瀏陽之有得於佛學。知瀏陽者皆能言之。然瀏陽之學佛。實自金陵楊仁山居士。其遺詩有金陵聽說法數章。卽居士所說也。詩云。而爲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猶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令威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蒼塵羅果掌中論。此詩無刻本。見麥孺博簞端。瀏陽手書也。

達縣吳季清先生德瀟。作令西安。庚子義和之變。爲亂民所戕。閣門及難。識與不識。莫不痛心。天之報施善人。眞其誣哉。先生至德純孝。而學識魄力。迥絕流俗。尤邃佛理。自號雙遺居士。有子三人。長曰鐵樵。名樵。次曰仲毅。名以榮。季曰子發。名以東。皆有過人之才。余與譚瀏陽及鐵樵約爲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間。同客京師。吾三人者。連輿結席。未嘗一日相離也。丙申五月。鐵樵以暴病卒於漢口。瀏陽時在滬。哭之慟。嘗爲作一傳。見時務報中。未幾。季清先生官山陰。瀏陽贈一詩云。此生嘗補他方佛。何意微塵補一官。□□□□□□□□延陵。魂氣北邙寒。【下忘】蓋弔之下。以東當乙未年。年僅十一。隨侍入都。風采英發。徧交一時名士。瀏陽戲號之曰舍利佛。以其早慧也。丙申受學於余者一年。日讀書盡十餘卷。屬文能二三千言。兼學英法文字。而仲毅亦來居滬上。綜核善治事。瀏陽語余曰。三吳蜀之三龍也。吾國有此等人才。豈是亡國氣象。而不意鐵樵無端以死。而兩弟亦隨季清先生斃於毒刃也。庚子夏。余在夏威夷島。得仲毅一書曰。舍利佛每言及公。卽涕不可止。余重感之。重悲之。乃書未及答。而凶耗已聞。天之喪斯夫。復何言。報中見黃公度庚子三哀詩。其一卽季清先生也。記其數聯云。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幻如泡沫。佛力尙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懼。讀此亦可以略窺先生之學矣。譚瀏陽獄中絕筆詩。各報多登之。日本人至譚爲樂歌。海宇傳誦。不待述矣。但其詩中所指之人。或未能知之。今錄原文。略加案語。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作吳鐵樵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王五爲幽燕大俠。以保標爲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爲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



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畫。忽爲義和團所戕。齎志以沒。嗚呼。王五眞男兒。不負瀏陽矣。

余識唐瀏陽最晚。乙未秋。與瀏陽定交。叩其友。則曰。二十年刎頸交。絃丞一人而已。余心識之。丁酉冬。講學長沙。譚公乃爲余兩人介紹焉。譚公之成仁也。唐公慟哭辭家。欲如京師收葬。至上海。則譚公忠骸已南下。因不果往。而東渡謁南海。時有輓聯云。我與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羣陰搆死。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至今讀之。猶字字精神活現。淒人心脾。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早定於二十年前矣。唐公流血後。同人復有誦其詩者。僅記二句云。贖好頭。願傳死友。無眞面目見羣魔。此詩余未之見也。在南洋口口口屬余寫之。余爲續成一絕句云。道高一尺魔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

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且天性原。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盡碎於面。乙未秋冬間。余執役強學會。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始定交。彼此以大業相期許。其後君復有知恥學會之說。都人士咸以爲狂。莫或應也。庚子八月。君果以身殉國。噫。嘻。不可謂朝陽鳴鳳耶。余丙申出都。君有贈詩。不能全記憶。今從北山樓集得其原本。亟錄誌感。詩曰。飛絮亂晴煙。飛花撲綺筵。春風一回送。飄泊去南天。夫子青雲器。高吟白馬篇。空勞賈生哭。不薦禰衡賢。長枵辭京國。揚脰指媚川。海雲愁望闕。樹嶺引歸船。寶劍終騰匣。明珠暫伏淵。江湖閑歲月。好自惜華年。

武陵何鐵笛烈士來保。余未獲識面。顧夙聞譚瀏陽稱其爲人。謂生平肝胆交。除絃丞外。君爲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數年矣。庚子。君與唐瀏陽共事。而君實任衡湘一切布畫。漢變後。死事最烈。頃趙曰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亟錄如下。琅璫鐵鎖出圍牆。親友紛紛送道旁。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孔看何郎。【錢笛被捕於辰州。以三

百人護衛。檻送長沙。故云○曰生泣注。北宋黨人碑甫毀。東林居士獄旋興。千秋公論。應猶在。兩廡孤豚。媿未能。四萬八千蟲出入。五官五藏。我原無。無人何苦爭恆幹。還我清虛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酬。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指臂遊。

鐵笛復有滿江紅一闕。其自序云。庚子黨禍再作。亡命桃源。遂遊桃源洞。黑菁鬼語。蒼欄猩啼。魂悽魄殭。非復人間世也。援筆賦此。其詞云。造化小兒。簸弄我。望門投止。黑夜裏。攀籬附葛。雨來風起。燈火一星林際出。忽聞犬吠心頭喜。又山門閉了。寂無人。鐘聲死。撫身世。淚盈眵。悲國家。血盈臆。【叶上聲】問蒼天何苦磨人至此。靖節先生知其處。避秦有甚桃源裏。聽天邊啞啞。有慈鴉歸來只。

武陵蔡樹珊烈士鍾浩。血性過人。治事機警。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時。君始來共學。其後復遊學東京。亦以漢難遇害。白生復錄其獄中作四章見寄。詩云。蟻磨盤舒又一年。元黃爭戰幾推遷。寒沙白日淹鸞地。短褐雕弓射虎天。終見蝸蟬同水火。那堪環玦在風煙。雞鳴午夜頻搔首。看盡挑燈意惘然。觚稜夢裏寒金雀。諫草堂前起暮鴉。誤國千秋仇介甫。通蕃幾道問充華。蜂蟬竟夕成毛羽。螳臂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閨爽。遭逃人海豢龍蛇。又聞麻達葛山奇。輕重當年類舉棋。貂珥雙簪矜別邸。蘭椒三熱拜西闈。酬天祀典憐雞寶。排日笙歌駕鳳蜺。替得免裘身欲老。克家猶護綠幢兒。蕭牆旋起八王戈。鷹寇其如召寇和。碧海膏流成赤鹵。紅蓮豔結舞妖魔。九朝典冊新鈴散。千騎宮裝老淚多。辜負香衾驚破夢。不因封事動鳴珂。

邱公恪名宗華。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遊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習陸軍。以病退校。歸養滬上。余親送登舟。乃歸未及一月。竟溘然長逝。年僅逾弱冠耳。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一事未就。齋志九原。吳氏兄弟以後。又弱一个矣。君夫人吳孟班。先君數月卒。一時有心人。既已痛之。蔣觀雲曾有詩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吾於孟班未得見。若公恪者。固夙以爲國流血自祝。吾亦冀其爲鐵血派中一偉人也。豈意天地無

情。蘭摧玉折。公恪孟班。吾知爾不瞑於泉臺矣。公恪卒後。葉浩吾有輓聯云。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沈沈支那。大病長殲。哀哀衆生。噩夢正酣。魑魅攫人。白晝涎饑。嗟我同志。日削月劓。咄咄公恪。海邦雄男。俛仰國事。痛如酸銜。漆室哀鳴。無裨國貼。矧以憂殉。曷其能堪。嗚呼哀哉。苟生足媿。苟死甯甘。航航女權。一例優曇。志未一酬。墓草豔豔。海國龍伯。扶餘虬髯。振劍三彈。淚盈黃衫。讀君遺書。憂心如惓。竟君之志。後死者擔。魂西來歎。目斷江南。嗚呼哀哉尙饗。

太平觀王石濤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會文正會招降彼而彼賦此以達也。詩云。會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夫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葉。宇宙長流一瓣香。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快志未酬人亦苦。東風到處有啼痕。若個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嫻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自敘履歷。兼述己志。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巴里下人之誚。獨第三章。則卽以詩論。亦不愧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雖陳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真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

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仙妬。上帝無言百鬼猶。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嘆。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飛龍。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閨。千載鼉鼓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豈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揜。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人賢歌。內一解云。哲學初袒天演嚴。遠販歐鉛攢亞慳。合於沙米爲饑餓。奪我曹席太不廉。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卽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一十九稞初告終。搏搏負地趨大同。神機掉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爲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師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纖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爲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牖牖。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終棣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鷄當爐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旣懲勿省庸非懵。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擗頑壘。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囊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二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釁。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禍。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馨效。知交邂逅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僕指先屈南昌雄。心期渾欲忘彼己。圭角細與加磨礪。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忽欲隨南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空氣如長虹。橫流他日倘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

季康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兄弟子也。

昔嘗觀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圖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己亥秋則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楊得洒。圓滿欣美。爰亟錄之如下……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彷彿少年時。讀書未馳騫。卽此感生平。流轉亡吾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雲。閉戶亘朝暮。丁酉在京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索筆載濃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澗深等時相遇從各有詩記之】今年在鄉閭。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何者爲我素。問天天不聞。聽雨雨不住……束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頗欲窺高堅。才短衣食迫。窮老乃愚顛。慨然望六合。豈無豪與賢。閉關十數載。所在窮山淵。山陽一聞笛。中策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指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矚目無媿妍。學未聞大道。豈能事言鋒。昔者山海隅。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雖施蹄與筴。事窮我公起。【謂裨官嚴氏】吾族殆帝憐。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尙狂狷。耽耽吻常涎。興亡有一定。名士獨見全。冥冥津門樹。日暮起蒼煙。扁舟載吾逝。不復相留連。何時一尊酒。鼯勉爲執鞭……蔣子【智由】起寒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燕野。掃塵書一牀。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己亥秋間蔣子著有農宗篇】發大義。精誼貫百王。持此照震旦。可謂見膏肓。陳子【錦壽】墨者桀。與蔣相翱翔。疇人振絕詣。哲學搜旁行。餘事托雄劍。赴難甘探湯。嗟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云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飽。口吐舌爲糧。浮雲起西北。俄頃滿八荒。瀟瀟涼風至。白露將爲霜。蒲柳與柏松。於理豈久藏。爲我著明德。毋亟耀其光……湛湛一尊酒。淵淵千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微材豈有競。卽此亦須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亦何爲。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

水亘古不得徐東流。到東海。應瀦。故人。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適聊一舒。侘僚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態罷自我涂。邱朏並千古。疇能辨有無。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會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張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寫以見示。開緘不自知其距躍三百也。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吾以是因德。冀生詩界天國。……別腸轉如輪。一刻幾萬周。眼前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須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旣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畧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况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班班墨。類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里。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韓孔广布衣。卽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孔广評隲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人褒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慧智彌綸徧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畢竟亡秦爲國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目。醉時心事已飛馳。蓋孔广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

孔广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燼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肉血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眞。我是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精神。余昔在美州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顧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广也。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可爲。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卽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譯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益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會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鏡廬詩一卷。余固徵之東瀛南海。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羣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尙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激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噫。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眞詩人之詩云爾哉。：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至高句驪。有北同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漢官儀。石經出玉篋。寶蓋張丹擘。諸王立橫卷。百蠻圍泮池。嗚呼威德事。慨想軒輿義。自從木蘭狩。國弱

勢不支環球六七雄。鷹立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爲樹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俊秀。其次擇門楣。高門綴科第。若摘領下髭。黃背好人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字。重利輕別離。紇千山頭雀。短喙日啼飢。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藍襪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優給堂殮錢。榮頒行裝衣。舟人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窶人子。胡爲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駢駢。鄭重詔監督。一一聽指麾。廣廈百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闕無人。但見空皋比。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雞雞母相依。鳥語日啾啾。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大半悲染絲。千花紅氍毹。四窗碧玻璃。金絡水晶柱。銀盤夜光杯。鄉馮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言貧窮。問子今何居。我今膳雙雞。誰記炊屢屨。汝言盜無糧。何不食肉糜。客問故鄉事。欲答顏忸怩。嬉戲替戾岡。游謀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稀。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襖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餅。手繙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蜀思。新來吳監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卽鞭笞。弱者呼暴痛。強者反唇稽。汝輩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益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仍難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爲。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悔。駟馬舌難追。使者甫下車。含怒故詆謀。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遂令天地暌。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還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當其未遣時。西人書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何誰。願言華學生。留爲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言成與虧。頗有聰穎士。利錐非鈍槌。忽然筵席撤。何異鞶帶褫。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言。不過利瑕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欺。怒下逐客令。旋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推康熙。算兼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天士充日官。南齊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頤。惜我國學舍。未及設狄鞮。矧今學興廢。尤關國威衰。十年教訓力。百年富強基。奈



何聽兒戲。所遣皆卑微。部婁難爲高。混沌強畫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罰太重。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按美國留學生於辛巳年裁撤奏請派往者會文正公募集學生者豐順丁日昌率往者吳川陳蘭杉後派出使大臣前監督高州區譚良新會容增祥後監督南豐吳嘉善其遠友爲金某初率學生繼派副使爲香山容闈備誌永末以供參攷】

頃得上海一匿名書。自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是過也。因急揭以實我詩話。惟葭蒼露白。伊人爲誰。不能無缺望焉耳。空谷登然。尙希毋我退棄。告以桃花源中人姓氏。豈勝忻慕。嘗鼎一臠。食指養養。瑋瑋之好。更望再投。詩如下。

哀星軹 譏辱國也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誰。不怒赤阪妓。不怒新橋女。丈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儈認作韓荊州。從來市儈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著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票紙。王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觀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君名不媿替錢死。

吾近作詩話。故海內名士。頗有以故人詩寫寄者。非獨鄙人欣幸。度亦我文壇同人所願望也。亟撮錄之。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乃爲蘭史題獨立圖者也。詩云。迢迢香海小蘭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與人看。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愴然。幼博先生詩不多見。吾昔誦其一二。今復不能記憶。得此狂喜不自勝。潘君吾粵人名飛聲。長游德國。久主香港華字報。最主持清議者也。

蘭史又寄公度詩三章。其第一章已錄報中。不再錄。其第二章題爲「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詩云。四億萬人同種貴。二千餘歲黑甜濃。可堪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其第三章題爲「夜泊」。詩云。一行歸

雁影零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沈沈蓬悄悄。沙光淡淡竹溟溟。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艣發。開門斜日帶殘星。案闌史獨立圖。一時名士題詠殆徧。余記邱滄海一聯云。黃人尙味合羣理。詩界差存自主權。意境新闢。余亟賞之。李曉暎以譚瀏陽遺詩見寄。類多見莽蒼蒼齋詩中者。〔丁酉金陵刻本〕今錄其「和友人除夕感懷四篇并敘」。敘曰。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槩。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檣抗手別家園。家有賢兄感鶴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邨。風景不殊。幽明頓隔。烏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詩曰。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義仲寅賓日。已是共工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因龍起腹難堅。寒灰自分終銷歇。賴有詩兵鬥火田。我輩蟲吟真碌碌。高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方心鏡不塵。揮洒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作孤身。乾坤劍氣雙龍獻。喚起幽潛共好春。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却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隨霜陣北。談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撫將三十三山。簡生來憂患中。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永天鍊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陽賸此時。有約聞雞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曉嗽名振鐸。湖南邵陽人武壯公臣典之子。近主蘇報能發揮新思想者也。

何攀一以唐瀏陽兩詩見寄。皆嘗見上海亞東時報者也。其一爲送安簾陽洲之燕京詩云。東風吹滿神勝州。日落海天飛行舟。壯士拂衣出門去。攬身一劍橫青鞵。易水蕭蕭筑聲歇。望斷燕雲十六洲。哀哀荏苒血化碧。頸項猶擁仇人頭。魑魅滿城風雨腥。狂飈穴道窺人行。磨牙厲吻十萬隊。飽不颺去飢則鳴。忽然海疆馳飛電。戰慄聲嘶涕洟并。有時邊警偶不至。梨園歌舞酣承平。晉陽休礙君王獵。文母甯知漢室傾。白馬橫江飲君酒。盧龍憶否何人手。南北中分楚漢秋。太平洋面波亂吼。從來世事如奕棋。可憐披髮伊川走。亞東之局復如何。不見魯陽揮天戈。一髮牽之全身動。蒼茫浴日生洪波。義轡停驂坤紐絕。寂寂人間曳落河。陽洲先生安藤子。芒鞋踏遍

萬山紫。黃金市駿今無人。獨向燕門訪奇士。隱隱中原鞞鼓聲。迸入英陽夢魂裏。與君半載相因依。奈何一旦分別離。南浦綠波淚如雨。古愁蕩漾天之涯。其二爲次深山獨嘯荒井昌頓韻。坤輿跌宕何其神。紛紛億兆京垓人。中有健者宅扶桑。雄心俠骨輕根屨。讀書不讀陰符經。百卷甲兵羅君身。洪瀾會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濱。嗟我神州黑暗獄。奇憂盆湧詩小旻。東南膏血西北燼。利盡錐刀窮絲緼。邇來二百五十載。蚩蚩牛馬劬且貧。嗜愚甘鳩波綿毒。胡人竊取如醪醇。文明新運疇籥之。寧斬中土寒生風。使我羞見數君子。欲吐旋茹多酸辛。波瀾覆轡斯須耳。哀哀天道無屈伸。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奈何坐令黔虜驕絕倫。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深遠之闊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滄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傷爭談黃蘗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鼇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訛厄運年。心痛上陽眞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纖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滄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痛哭秋風又一年。觚稜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鵑。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絨札問當歸。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埽不開。滿目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冷落山齋運甓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麈尾清談大有人。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紉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東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鏡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花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書真

有此感詩如下。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熳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蓮花衣白菊衣香。天桃侍側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旂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合天食。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十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大孤高我慙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疏。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曠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衆花照影影一樣。會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鸞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花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羣駝。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洋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懸。即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博衆質亦多術。安知脫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後返上海香港檳榔嶼錫蘭。遂游徧澳洲全境。所至非熱帶地。即暑伏節也。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澳亞歸丹。會有句云。冰心慣住熱世界。老國從思新少年。蓋紀實也。壬寅正月。復旅日本。獨

居搭澤環翠樓者月餘。日忽晨起。則玉屑滿庭。狂喜若逢古人也。遂成兩絕句。其一云。夢乘飛船尋北極。層凌壓天天爲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鳥逐南枝。汗漬塵巾髻有絲。今日緇衣忽化素。溪橋風雪立多時。

壬寅九月。復偕平子猗菴慧之游箱根。實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游處也。旅館壁間懸先生手書一軸。卽借此旅館時所爲詩也。詩云。電燈的的照樓臺。夜屨游廊幾百回。明明如月心難撥。歷歷微塵劫未灰。風葉一秋疑積雨。瀑泉竟夕隱驚雷。曉珠斗大盈懷抱。倚徧銀瓶數去來。余與三子摩挲環讀。不勝今昔之感。平子有詩云。偶捐塵境尋幽去。到眼風光萬念新。卽物卽心猶有著。度人度我總多情。迴環碧水戀紅葉。杳渺青山眷白雲。各抱相思無可說。誰爲西望一沾巾。箇中感觸。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南海先生游箱根一句。得詩甚多。戊戌國變紀事四首。卽成於彼時也。余最愛誦其五古一章云。天地大逆旅。家國長傳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誰憐惜。萬方凝秋氣。閉戶誰能謝。旣入帝網中。重重絡繹挂。荆榛蔽大道。澗谷起寸口。解脫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會八千。惻怛又稅駕。仲尼本旅人。瞿曇乃乞者。我生亦何之。歷劫更多暇。信宿席不煖。去住心無挂。灰飛滄海變。時於光明夜。

有自署章邱生者。以長沙舒烈士閨祥感懷詩八章見寄。烈士字蒲生。晚號萍齋。唐瀏陽至交也。以己亥春成仁於湘中。【章邱生來書敘君行性頗詳。恕不能備載。寶諸篋中爲他日史料】昔惟聞海上諸君子。傳誦其詩。有入市無屠狗。驕人讓沐猴之句。深以片鱗隻甲爲憾。今得此八章。烈士之志節文章。亦略見一斑矣。因亟錄之。如下一夜西風萬木凋。繞枝烏鵲去迢迢。愁邊淚落銀河水。夢裏心翻碧海潮。日月乾坤雙照外。干戈天地一身遙。江關蕭瑟尋常事。銅狄塵擘憾不消。太息回天力尙微。乘秋便欲破空飛。一身詎忍言功罪。萬口偏難定是非。大澤龍蛇終啓誓。故山猿鶴莫相違。三千死士田橫島。南望中原涕淚霏。軍符一道下從容。宜有昇平答九重。

誰向廣寒修月斧。却教洛浦應霜鏡。越禽背煖孤飛去。桀犬驕人反噬凶。露日營門敞秋色。將軍獨自頌時雍。久已分封向醉鄉。又憑射獵入長楊。渭涇清濁雙流合。門第金章七葉昌。君子何辭化猿鶴。中朝從此有螭塘。達人莫道頭顱好。鏡裏相看半是霜。漢南司馬今人傑。萬事應非築室謀。歌舞能銷君國恨。死生空廬友朋憂。功名白髮三持節。霄漢丹心一借籌。遙領頭銜是橫海。祇隨李蔡爵通侯。周宣車馬中興日。漢武樓船鑿空年。奉使更無蘇屬國。談兵偏罪杜樊川。風雲淮海行看盡。子弟湖湘亦可憐。昨夜欃槍又西指。仗誰搔首問青天。重見詞源三峽傾。幾人連袂又蓬瀛。欲隨幕燕營新壘。已與江鷗背舊盟。未死秦灰猶有燄。僅存魯壁更無聲。關山直北愁金鼓。要借弦歌寫太平。當年亦是鳳鸞姿。雪壓霜欺歷幾時。宮味乍同雞肋戀。壯懷應有馬蹄知。濁醪味薄愁難破。故劍情深有所思。風景不殊悲舉目。買山何處採華芝。章邱生何人也。望以姓氏里居諗我。俾慰飢渴。

人鏡廬集中。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說理之作。沈博絕麗。體殆備矣。惟綺語絕不少概見。吾以爲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頃見其「都踊歌」一篇。不禁撫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獪乃爾。歌有序。序云。「西京舊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豔妝。親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詞。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譯而錄之。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簡則漢人董逃行也。」詩云。長袖飄飄令鬢峨。蛾眉荷荷。緊束令帶斜拖。荷荷分行逐隊。令舞僂僂。荷荷往復還。令如擲梭。荷荷迴黃轉綠。令同接莎。荷荷中有人。令通微波。荷荷貽我。釵鸞令。餽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令。我哥哥。荷荷柳梢月。令鏡新磨。荷荷雞鳴猶睡。令天不呵。荷荷待來不來。令歡奈何。荷荷一繩隔。令阻金河。荷荷雙燈照。令暈紅渦。荷荷千人萬人。令妾心無他。荷荷君不知。令棄則那。荷荷今日夫婦。令他日公婆。荷荷百千萬億。化身菩薩。令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令聽我譌。荷荷天長地久。令無差訛。荷荷。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顧以爲夏穗。

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德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爲德卿之心。益橫巨胸中。在奧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德卿。及東還。始知其誤。改正之。故歌中竟闕德卿也。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裏一段歷史。亦可爲藝林增一談柄也。初讀觀雲詩。爲「時運」一首。至今常日三復之。不辭駢枝。再寫一通……鬱鬱思世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旦足苗畝。爾日號聖賢。倫理爲排梳。亦足致小康。井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亂。大致復相如。倏忽宙運變。茲理有乘除。昔者尙專制。今茲道猶醜。昔隆理與法。今晝自由法。孟普足競存。墨守喪其車。賢豪已奮變。頑靈乃齟齬。由來新舊交。殺氣滿員輿。軒隱雷電已。靈野始靚虛。羣大身則小。此言不可鋤。洵洵朕時艱。攫救甯非予。吾有黨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爲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氣有慘舒。蒼然望六合。相要重瓊瑤。兒座不苦擗。何由燎瘍疽。數敵不折毀。何由築室廬。綢繆聖所云。不違事拮据。毋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余與觀雲白。今未識面。今春貽以一影像。媵一絕句云。是我相是衆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羅密證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媵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說。如我自看猶自厭。暫留脫殼在人間。觀雲太孌謙生。

平子孝高。復訪余於箱根。月夜相與登塔峯絕頂。高歌南海先生舊作。「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峯。懷抱芳心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倚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嘯青鋒。」一詩。覺胸次浩然。大有舞雩三三兩兩之意。歸環翠樓。平子寫其近作雜詩十二絕見示。詩云。晚風初定晚雲生。忍把浮名與世爭。忽憶身前身後事。星球幾處現光明。【其一】憶根有著成圓缺。眼識無端說暗明。最是良宵人去後。高樓望月更何人。【其二】日之方中夜未央。是誰念念續微茫。公情私愛元黃媿。寸寸靈臺總戰場。【其三】忽然思想遍諸天。摘取奇情歷歷傳。吾舌猶存何所用。有權斯世創公言。【其四】人間天上原無別。

何處相思可渡河。星月紛紛惟見影。那邊相望又如何。【其五】構成世界原兒女。俠骨柔腸一例才。莫渡如來寂滅海。不妨齊向愛河來。【其六】器世微塵作麼生。山馳水湧尚難平。繁星如斗人如蟻。獨倚危樓看月明。【其七】魂魂色色現靈臺。一例人天大會開。我亦天公一分子。更何心事問天來。【其八】流水柴門盡日關。鳥聲如夢落花閑。詩情畫意都忘却。余欲無言對此山。【其九】都思田里與妻兒。咫尺長安恨別離。四萬萬人皆地主。爲誰爭說客京師。【其十】千家好夢初成候。我獨高歌也枉然。樓外繁星光悄寂。奇聲應隔萬重天。【其十一】落照依微月上邊。共誰終古話相思。剎那悟了前生事。盈得今宵夢醒時。【其十二】余讀竟灑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恰。似昔與平子及兩瀏陽鐵樵同學佛日。輒以「以一大事出世」之義相棒喝。比年以來。同學少年死亡流落。余且飽經世態。沈汨外學。吾喪真吾久矣。平子相見。叩以近所得。且最以毋忘舊業。不覺冷水澆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平子不以詩名。偶有所作。溫柔敦厚。芳馨悱惻。蓋平子性情中人也。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舟中作四絕云。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一解】山被白雲封。水把青山繞。一樣是多情。卽心道誰好。【二解】宵坐紉春衣。晨興刈秋草。十指豈辭勞。寸寸終悄悄。【三解】三更滿窗風。五更一樓雨。野渡斷人行。夢魂不知處。【四解】吾酷愛之。謂其爲離騷之音也。平子又爲覺頓書筵。錄舊作一章云。不相菲薄不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間。獨立中流暄日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余昔記會重伯詩有「萬朵紅蓮禮白蓮」之語。余驚嘆以爲妙想妙語。得未曾有。平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猶似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王紫銓之翻譯專業無精神。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法戰紀中。有德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亦尙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廢也。德國祖國歌一長篇。已見本報第十一號軍國民篇。今復錄其法國國歌四章如下。……法國榮光自



民箬。爰舉義旗宏建樹。母號妻啼家不完。淚盡詞窮何處訴。吁王虐政猛於虎。烏合爪牙廣招募。豈能復覩太平年。四出搜羅困奸蠹。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一解】惟今暴風已四播。屠王相繼民悲咤。荒郊犬吠戰聲哀。田野蒼涼城闕破。要物安能著眼中。募兵來往同相佐。禍流遠近惡貫盈。罪參在上何從赦。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萬並高。【二解】維王泰侈弗可說。貪婪不足爲殘賊。攬權怙勢豁壑張。如納象羆入鼠穴。驅使我民若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維人含靈齒髮儔。詎可鞭笞日摧缺。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三解】我民秉政貴自主。相聯肢體結心膂。脫身束縛在斯時。奮發英靈振威武。天下久已厭亂離。詐僞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鋒正犀利。安得智驅而術取。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四解】吳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難。實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久欲爲一詩紀哀。至今未成引爲疚焉。前會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今復得其全篇。我心中所欲言殆盡於是。我其亦可以無作矣。亟錄入詩話……世界隨轉輪。成壞各有劫。適值傾覆時。萬法不必說。以君循吏才。三年官於越。無端桴鼓鳴。伏寇萃竊法。山縣斗大城。城頭黑雲壓。紛紛彼狼心。躍躍欲豬突。君昔理常平。手會治大猾。鴉音不能革。生性成構忮。到此播流言。官實通賊謀。作賊兼作官。滿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積惡鬼羅刹。閃閃蒼鷹眼。磨刀咸欲殺。公知事不可。大聲作驢喝。反激蚩蚩怒。一霎盡滅裂。非無防禦使。齏齏怯如鼈。噤不發一言。坐視民劫奪。此客甫斷頭。彼奴復流血。亂刀白雨點。混殺到手猾。獬犬狂號跳。奔馬肆蹄齧。但是縣衙人。一見輒摧挫。卽當子若孫。衣破脚不襪。同寮不肯留。望門走托鉢。指名徧搜牢。牽髮互辯結。驅羊入屠肆。執筆尙鞭撻。天堂變地獄。肉花碎片割。同時遭荼毒。彼此造何業。【原注君一家受戮後並尸於天主堂堂中教士被害者共六人少婦幼兒皆以刀斃割其肉肉盡乃斃之】君當受縛時。自知當永訣。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脫。不傷感

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憐八十母。蕭條幾黃髮。追憶六年前。春酒壽筵設。君披宮錦袍。手執先朝笏。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壽人曲。登堂來拜謁。孫曾六七枝。一一枝蘭茁。最小銀耳璫。面自勝白雪。誰家綵衣舞。回施僅一瞥。覆巢無完卵。雛鳥鳴亦絕。聞君既半年。未悉子存歿。家人畏驚倒。相戒咸結舌。入則圍紅裙。出乃易墨經。母尚倚闥望。朝夕拜菩薩。念子歸何遲。此別太契闊。【原注家人詭以大府調往。剿賊告其母】豈知望子臺。早既堆白骨。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猶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獨怪耶穌教。辦香未曾熟。如何偕教徒。一例受磨折。觀君遭萬變。已足空一切。只有黃鳥歌。哀吟代嗚咽。【原詩後復有補注。敘述吳公死事事實頗詳。並錄之以備後之作史者參考焉……君名德簫字季清。達縣人都。選西安縣知縣。光緒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團亂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圍。西安土豪有虎而冠者。因積穀事侵公款甚鉅。君嚴治之。自是嗾新募勇反。廿五日晨。君方集衆議團練。鐘聲問何爲。則以毀天主堂對君出呵禁之。反徒鬻集。遽倒戈相向。取官裸而反接之。送金衢嚴道署。誣以通賊。道員鮑祖齡懦而愚。不能彈壓。賊復由道署縛出。至堂簷下亂刀斬之。又闖入縣署募兵丁。役凡殺二十九人。子以啓以發。被縛亂民請鮑處分。鮑言聽汝輩懲治。吾不敢庇護罪人。二十六日亦受駢戮。長孫恕昌倉猝出逃。匿於城隍廟之懸匾中。搜出亦戮。死所賸幼兒二。賴乳者抱出。得逸。太夫人年八十。牽出將加刃爲人喝阻。乃搶擄簪釧而去。是役也。各官署俱獲免。鎮道府各員乃議以通賊之罪。坐縣令而爲亂民解免。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文書。夫人冉氏君之繼配也已密遣人以絮被裹葬。君父子尸聞搜索之令。堅持不可具牘。請於道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行。各官不得已從之。詭計不得逞。乃以模稜之詞達大府。夫人復控訴之。卒得旨昭雪。復優恤焉。辛丑六月補記。

林暉谷烈士旭少好爲詩。詩孤澀似楊誠齋。卻能憂憂獨造。無崇拜古人意。蓋肖其爲人也。都中有以晚翠軒集寫本見寄者。蓋皆其二十以前之作。晚歲所臻。尙不止此。顧亦可想見其人格矣。摘錄數章如下。一病起漫

書」云。「耳目與口鼻。不思何錄錄。苟能得其養。心亦即快足。四者彼何如。惟心實有欲。所以養心者。必先此四族。愚奢厚自奉。反以滋垢黷。一鳥能遺音。豈必牽絲竹。一花可慰眼。豈必陳綺縠。誦詩咏芳芬。聞香氣情淑。領略信靡窮。我亦我能悟。」「效太夷丈」云。「松生依澗谷。上爲千霄枝。搖落尚不語。繁華豈嘗知。」「感秋」云。「清晨負手行。蟋蟀鳴我們。因知秋風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枝。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清清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讀此諸篇。其孤高絕俗之氣。可見一斑矣。又「張園梅花」有句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卻獨來。又「無題」云。思先清曉東輪轉。意共黃昏獨本闌。世界愁風復愁雨。肝脾爲苦亦爲酸。「雨夜醉歸」云。時世畫眉將半額。春寒呵手不成團。雨聲月色和同好。馬足燈光一併飛。余皆酷愛之。

歲暮懷人。萬感交集。自念我入世以來。不過十二三年。而生平所最愛之親友。溘亡大半。讀杜少陵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之句。不自知其涕之淋漓也。丙申間。會語唐瀏陽曰。吾欲爲三亡友傳。以誌哀。三亡友者。一南海陳君通甫。【千秋】二南海曹君著偉。【泰】三遼縣吳君鐵樵。【樵】也。傳至今未成。而當時所與語之人。萬木亦將拱矣。追思昔游。猶在心目。可勝悼哉。三君皆天才。至今眼中之人。未有其比。斯人之夭。一國之不幸也。陳曹皆萬木草草同學。吳則季清先生之長公子也。三君思想學詣。並卓絕時流。卽文學亦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壽皆不及顏氏子。著述未一成。事業未一就。三年之間。賚志並沒。嗚呼痛矣。余昔藏其來往論學箋。及時文零稿甚夥。戊戌去國。散佚無復片紙。並此區區者。而天亦妒之耶。三君皆不以詩名。然詩固有獨絕處。辛卯冬。余游京師。通甫贈以五言長句二章。今僅記其四語云。「非無江湖志。跌宕恣遊遣。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煖。」又通甫嘗爲余題簾數語云。伊川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逐楊花過謝橋。「通父賞。」蝴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二詞誰工。請問知音。」所記通甫之文。僅此而已。辛卯春。著偉突訪余。翌日答視。



羲甯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嚼墨嚙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議甯陳三立伯嚴。○君若贈余詩有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攙亞槩。合與莎米兒頓皆歐洲近世大詩人也。爲鰥鵠。奪我曹席太不廉。侯官嚴復幾道。放言玩世會販庵。造物無計逃鑄鏡。曼歌花叢酒正醺。說經何時詩道南。湘鄉胄廣鈞重伯。○君昔爲余畫扇作齊詩圖跋語云任公好余所治齊詩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率類此。絕世少年丁令威。選字穠俊文深微。佯狂海上胡不歸。故山猿鶴故飛飛。【豐順丁惠康叔雅】君遂之極如其才。呼天不膺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吁嗟吾國其無雷。【淮南南保初彥復】君抗疏憂國事不得達棄官歸且凍餓厚祿故人書招之不出山也。】

春游雜感

古鄉春色今若何。佳人天末怨微波。洛橋灞橋楊柳死。江戶長條空復多。繁纓壓城鶯亂飛。妬風剗地蠻雪霏。東園一夜顏色盡。無復倭孃鬪舞衣。出郭凌雨馬無力。曙豎看花人未歸。一春流潦苦妨轂。自由車含秋扇悲。【自由車俗名脚踏車本約二三十子門車爲竟日遊屢次阻雨行不得也哥哥】

雨餘滕滕齊麥滋。上有三五黃粟離。飛飛慎勿啄金屋。吾與爾曹俱苦飢。

讀陸放翁集

詩家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苦者惟放翁則慕爲國殤至老不衰】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放翁集中胡塵等字凡數十見蓋南渡之音矣】

歎老嗟卑却未會。【用放翁原句】轉因貧病氣峻增。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放翁集中只有誇老頌卑未嘗一歎嗟誠不愧其言也】

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誰遠海塵。煞恨南朝道學感。縛將奇士作詩人。【宋南渡遠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然道學盛行掩襲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

###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

無端忽作太平夢。放眼崑崙崑頂來。河嶽層層團錦繡。華嚴界界有樓臺。六州牛耳無雙譽。百軸麟圖不世才。掀髯正視羣龍笑。誰信晨雞暮換回。

卻橫西海望中原。黃霧沈沈白日昏。萬壑豕蛇誰是主。千山鸚鵡寂無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過蜀道難。道是天亡天不管。竭來予亦欲無言。

### 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

磊磊奇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厭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鶴。春深叢莽殪神鸚。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

天女天花悟後身。去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針式度人。但有馬蹄懲往轍。應無龍血洒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

### 愛國歌四章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爲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誇。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尙崛起。况乃堂裔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四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

我國民。

芸芸哉。我種族。黃帝之胃盡神明。漢昌寢熾徧大陸。縱橫萬里皆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衆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餘歲歷史古。光燄相續何繩繩。聖作賢述代繼起。浸濯沈黑揚光晶。君不見竭來歐北天驕驟進化。甯谷久局吾文明。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四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轟轟哉。我英雄。漢唐鑿孔縣西域。歐亞搏陸地天通。每談黃禍饜且慄。百年噩夢駭西戎。君不見博望定遠芳踪已千古。時哉後起我英雄。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賀新郎

昨夜東風裏。回首月明故國。淒涼到此。鶉首賜秦尋常夢。莫是均天沈醉。也不管人間憔悴。落日長煙關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漢幟拔。鼓聲死。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依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胃。一箇更無男子。問春水。干卿何事。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雞聲亂。劍光起。

劫灰夢傳奇

楔子一齣

獨嘯

生巾幘倚劍囊書上

(繞地游) 浮雲西下來去無牽挂。別有奇愁難卸。欲哭還歌。是真和假。念悠悠天地。有淚如麻。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小生姓杜。名撰。表字如晦。浙江江山縣人也。早登翰苑。旅食京華。半生困高頭講章。十載飽軟紅塵味。自從甲午以後。驚心時局。大夢初醒。便已絕意仕進。僦屋於城西。棗花寺傍。讀書自樂。不料去歲義和團變。弄兵召戎。獎羣盜爲義兵。尸隣使於朝市。卒使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爲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咳。小生那時在京師。目覩兩宮倉皇出走之形。羣僚狼狽顛連之狀。以及外兵之野蠻暴掠。民間之狼藉顛連。至今思之。歷歷在目。自念眇軀。無關輕重。遂乃棄官南下。浪跡江湖。今值大難已平。回鑾已遠。滿目熙熙融融。又是一番新氣象了。咳。看官啊。你看如今情形。果算得個新氣象麼。(嘯介) 今日獨居岑寂。觸緒傷懷。不免嘯歌一回。聊自遣興則箇。

(梁州序) 蒼天無語。江山如畫。一片斜陽西挂。舊時王謝燕。歸何處人家。陰山鐵騎。斗米黃巾。賸付漁樵話。神京有地。騎戎馬。中原無處起龍蛇。泱泱風。安在也。

(嘯介) 想起中國現在情形。真乃不勝今昔之感。看官啊。你道甲午庚子兩役。就算是中國第一大劫麼。只怕後來還有更甚的哩。你看列強啊。

(前調) 迴風碎擊。怒潮傾瀉。萬斛朦朧東下。誰家臥榻。儘伊鼾睡粉拏。優勝劣敗。競立爭存。斯事嚙憐借。百年龍戰歐和亞。夢覺黃梁日已斜。英雄淚。向誰洒。

(自語介) 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爲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長嘯介) 咳。你看今日人心啊。

(皂羅袍) 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叶乍】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傾廈。黃金暮夜。侯門路賒。青燈帖括。廉船鬢華。望天兒。更打落幾個糊塗卦。



這算是那一種守舊的咯。別有那叫做通洋務的呢。

(前調)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塗我定他的飯碗根芽。官房繙繹大名家。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未拉。Collar 口啣雪茄。Cigar 見鬼唱喏。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咳。你看整日價熙熙攘攘。就只是這兩種類的人。想起中國前途。怎生是了。(嘯介)你這般的人啊。就是想不到日後。難道便不記得從前不成。

(北江梅令)俺會見素衣豆粥陪鑾駕。俺會見腥風血雨冬和夏。俺會見列國屯營分占住官衙。俺會見天壇滿養著西來馬。卿也無家。我也無家。擔糞土命官似狗。掠胭脂童女如麻。這莫是泥犁靈現的吉祥花。這莫是國民償負的文明價。哭徧天涯。哭徧天涯。苦衷難話。這也算去年今日爛錦年華。

(南泣顏回)擔多少童號婦嗟。受多少魂驚夢怕。到如今頓變作風流畫。過得些些。樂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誰家。只顧我流水落花香去也。(嘯介)咳。教我一腔熱血從何洒。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則索披髮長號。撫髀長吟。聲和淚。斜陽下。

(自語介)我想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笑也無益。罵也無益。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到中國一樣嗎。幸虧有一個文人。叫做福祿特爾。做了許多小說戲本。竟把一國的人。從睡夢中喚起來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幾樁事情。心中所想着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這就算盡我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罷了。

(尾聲)天荒地老情無那。【上聲】只贏得憂患餘生。兩鬢華。抖擻著閒情。唱出興亡話。  
長嘯下

# 新羅馬傳奇

楔子一齣

(副末古貌仙裝上)

(蝶戀花) 遼鶴千年再來處。城郭人民。花錦明如許。一笑掀髯聊爾爾。三生遺恨今償矣。

細數興亡還獨語。多少頭顱。換此莊嚴土。布地黃金教歌舞。謝他前度風和雨。

千年亡國淚。一曲太平歌。文字英雄少。風雲感慨多。俺乃意大利一個詩家。但丁的靈魂是也。託生名國。少抱天才。夙懷經世之心。粗解自由之義。巨耐我國。自羅馬解紐以後。羣雄割據。豆剖瓜分。縱有俾尼士志。挪亞米亞藍佛羅靈比梭士名都。巨府輝映。歷史都付與麥秀禾油。任那峨特狄阿刺伯西班牙法蘭西。奧大利前虎後狼。更迭侵凌。好似日蝦腹蟹。咳。老夫生當數百年前。抱此一腔熱血。楚囚對泣。感事歎獻。念及立國根本。在振國民精神。因此著了幾部小說傳奇。佐以許多詩詞歌曲。庶幾市衢傳誦。婦孺知聞。將來民氣漸伸。或者國恥可雪。幸謝上天眷顧。後起有人。三傑齊生。一王崛起。(笑介) 哈哈。今日我的意大利。依然成了一個歐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國了。你看十一萬方里之面積。三十萬同族之人民。有政府。有議院。何等堂皇。五十餘萬經鍊之陸兵。二百餘艘堅利之戰船。可以戰。可以和。好不體面。這都是我同胞國民。拿他的淚血。心血。頸血。千辛萬苦換得來的。呀。老夫優游天國。俯視塵寰。覩此情形。感極而泣。生平滿肚皮骯髒不平之氣。這也算消除淨盡了。今日閒暇無事。我望東方支那游歷一番。消遣情懷。(內問介) 支那乃東方一個病國。大仙爲何前去。(答) 你們有所不知。我聞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甚麼飲冰室主人。編了一部新羅馬傳奇。現在上海愛國戲園開演。這套傳奇。就是把我意大利建國事情。逐段摹寫。繪聲繪影。可泣可歌。四十齣詞腔科白。字字珠璣。五十年成敗興亡。言言藥石。因此老夫

想著。拉了兩位忘年朋友。一個係英國的索士的比亞。一個便是法國的福祿特爾。同去瞧德一回。(內)這位青年。爲何忽然做起這套戲本來呢。(答)人孰無情。士各有志。精禽填海。斥鷃笑其太愚。杜宇啼枝。行人聞而墮淚。我思這位青年。飄流異域。臨晚舊鄉。憂國如焚。回天無術。借雕蟲之小技。寓鎗鐸之微言。不過與老夫當日同病相憐罷了。(內復問介)既然如此。你老羅馬先覺。歷史名家。何不將這套傳奇內所說事情。先敘一番。等我們略知梗概呢。(答)待我說來。

(念奴嬌) 千年羅馬。被強鄰割據。四分五裂。絕代奸雄專制。手付與奧臣特涅。民族精神。自由主義。烘起全歐熱。呼號奔走。一時多少流血。則有智勇一王。恢奇三俊。愛國心如月。或演縱橫外交策。或用戈矛口舌。革命未成。聯邦卒合。國恥從今雪。興亡何限。救時端賴豪傑。

(內) 果然有趣。但係我們不熟歷史。未能領會。還求大仙總括大意。再說一遍。(答) 使得。

梅特涅濫用專制權。

瑪志尼組織少年黨。

加將軍三率國民軍。

加富爾一統意大利。

(指介) 你看索士比亞福祿特爾兩位。駕雲冉冉赴約而來。不免迎前。會齊同去。顧曲則個。(飄然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作者初爲劫灰夢傳奇。僅成楔子一齣。余亟賞之。日日促其續成。蹉跎至今。竟無嗣響。日者復見其所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因語之曰。若演此作劇。誠於中國現今社會。最有影響。作者猶豫未應。余促之甚。端午夕。同泛舟太平洋濱。歸夜向午。忽持此章相示。余受之狂喜。因約每齣爲之評注。兼監督之。勿令其中途戛然而止也。從來劇本。演實人實事。毫無臆造者。惟孔云亭桃花扇一曲。在中國韻文中。可稱第一傑作。此本鎔鑄西史。捉紫髯碧眼兒。被以優孟衣冠。尤爲石破天驚。視云亭之氣魄。

意境有過之無不及矣。

尋常曲本。僅敘一二人一二年間事。故結構尙易。此編前後亘七十餘年。書中主人公。凡四五人。意匠經營。眞非易易。吾將拭目以觀其後。此齣全從桃花扇脫胎。然以中國戲。演外國戲。復以外國人。看中國戲。作勢在千里之外。神龍天矯。不可思議。君不得不服作者之天才。文中但丁者。意大利詩人 *Dante* 也。生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卒一千三百二十二年。其時意大利。初爲日耳曼所兼併。故其詩多亡國之音。但科白中所載衰亡事實。多在但丁以後。蓋文家言。與史家言異也。讀者不可不審。索士比亞者。英國名優兼詩家 *Shakespeare* 也。生一五六四年。卒一六一六年。福祿特爾者。法國哲學家兼戲曲家 *Voltaire* 也。生一六九四年。卒一七七八年。

### 第一齣 會議（一千八百十四年）

（淨燕尾禮服胸間遍懸寶星驕容上）

（字字丑）區區帝國老中堂。官樣攬耀作勢盡橫行。肥胖說甚自由與平等。混帳堂堂大會俺主盟。誰抗一手掩盡天下目。兩朝專制老臣心。自家奧大利國大宰相公爵。梅特涅的便是。現今世界第一雄州。無過俺歐羅巴。歐羅巴第一強國。無過俺奧大利。奧大利第一大權。無過俺梅特涅。只可笑二十餘年前。法蘭西有一黨亂民。說甚麼天賦人權。甚麼自由平等。鬧起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來。按著那飛天夜叉拿破侖。單刀匹馬。將這如茶如錦的歐洲。殺得個狗血淋漓。七腳八拳。把俺作威作福的名相。嚇得個龜頭直縮。尤可惡者。那拿破侖任意妄爲。編了大大一部法典。竟把盧梭孟德斯鳩那一班荒謬學說。攪入許多在裏面。他征服一個地方。便將那法典頒行。惹得過歐洲所有人民。個個都要自由自治起來。個個都要和我們貴族平等起來。這還了得嗎。幸虧天奪其魄。一敗於墨斯科。再敗於倭打盧。我們十幾國聯軍。將

這老猴子拿住。流往大西洋南邊聖希彝拿荒島安置。從今以後。天下太平了。但係民氣囂張。毒焰未熄。却是一樁後患。今日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各國君相。在魯們京城維也納開大會議。推定僱當個議長。待我抖擻精神。把那民權禍根。一刀兩段。斬除盡淨則個。（雜扮列國使臣十餘人上）信在大夫澶淵會。（雜扮諸小國君主十餘人上）祭則寡人南面王。（同見淨作足恭態介）老相公早到了。（淨欠身回禮介）列位有請。（從懷中取時表看介）時候到了。等俄皇普皇兩陛下光臨。便好開議。怎麼還不見來呀。

（副淨）扮俄羅斯皇亞歷山大。丑扮普魯士王腓力特。列同驕從上。（副淨）

（前調）祖傳專制大名邦。穩當燒城打退老拿皇。功狀小心防。著虛無黨博浪。這回第一要排場。抬槓。（丑）不是恁般說。怎麼還未會議。便抬起槓來呢。（副淨）好好待我說來。（丑）

（前調）中原赫赫一名王。有望。目前一步儘他強。謙讓。民權打破葫蘆樣。狂妄。波蘭一案要提防。上當。（副淨）你怕上誰的當呀。（丑）咄。魯們俄普奧三國瓜分了波蘭。波蘭人民心懷不服。這回一定運動。想圖恢復呀。怎好不提防。（副淨）你提防即管提防。卻提防酒家不得。（丑）閑話少說。你看列國君相都已到齊。魯們趕緊赴會罷。（同入介）（衆起坐迎接介）（互握手介）（分次坐定介）（開議介）

（淨起立演說介）

（降黃龍）多謝戮力同心。拽到十餘年。混世魔王。從今後粉飾太平。將相王侯。得意揚揚。要將一切政體。恢復到舊時模樣。（白）我想今次會議。第一問題。要將法國大革命以來。及拿破侖所有胡行妄動。一概翻轉過來。直回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前的情狀。纔是。還有那失國的列侯。失地的貴族。都要還他本來。（前腔）興滅國。巨族名門。裂土分疆。

(衆拍掌稱善介) (副淨) 拿破侖從今略定。波蘭舊壤。已使俄普奧三國所得地方。合作一個倭梭大侯國。波蘭人民亦願意復合。俗們何不仍其舊貫。再建一波蘭王國。採自由主義。制定憲法。朕願以公平之心。兼王其地。(丑) 你好會打算。想討起我們兩國普魯便宜來了。這却上你當不得。(淨) 自由憲法。係與我們專制國體最妨害的。如此辦法。非但於奧普兩國有損。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但係今日會議。須要和衷共濟也罷。只要將舊波蘭南境的炮臺。全行拆去。就讓與俄國管領罷。再使那撒遜王國。割了一半。讓與普王。也足抵過這輪吃虧了。但係俗與大利。欲要那愛里利亞。及打麻梯亞。這幾個地方。抵償抵償。(丑副淨) 這些地方。都是意大利舊壤。還須參詳。(淨) 這意大利。只算個地理上的名詞罷了。那裏還算得個政治上的名詞。況且我們藉戰勝國的餘威。難道不要分占些便宜嗎。

(前調) 這羅馬舊墟。千歲荒涼。衰草殘陽。儘戰勝餘威。分烹宰割。誰敢雌黃。高強攫金手段。清白人慣會算糊塗帳。休相問鷓蚌爭持。笑煞漁郎。

(衆) 老相公果然說得有理。俗們遵依便是。(淨) 那意大利之倫巴的俾尼士兩地。還交與奧大利大公之夫人馬利亞管領。其他士卡尼地方。封與我王族弗的南。其麼的拿地方。封與王子佛蘭西士。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七。仍復舊權。尙有撒的尼亞王國。算係意大利一個正統。就把志那亞舊壤。都歸於他罷。列位看俺這辦法。可還公道麼。【衆】是是。公道得狠。(淨) 正事已罷。俗們散會。同去跳舞作樂罷。

(衆) 諱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凡曲本第一齣。必以本書主人公登場。所謂正生正旦是也。惟此書則不能。因主人公未出世以前。已有許多事應敘也。於是乎曲本之慣技。乃窮。既創新格。自不得依常例矣。此書雖曰游戲之作。然十九世紀歐洲之大事。皆網羅其中矣。讀正史常使人沈悶。惟恐臥。此等稗史。寓事實於趣。

味之中。最能助記憶力。余謂此本宜作中學教科書讀之。著十九世紀史者。皆託始於維也納會議。蓋此會議。實爲百年來最大關鍵也。上接法國革命。及拿破侖時代。爲其反動力。下開各國立憲統一事業。爲其原動力。此編首敘之。結構最爲嚴整。維也納會議。各國君相列座者。不下百餘人。可謂古今第一盛會。然其宗旨既背謬。其精神自散漫無紀。名爲公會。實則一切條件。皆由數大國私自決定而已。其後俄普奧三帝。結聖同盟。專以防厭名權爲事。遂起全歐革命。焚亂數十年。僅有今日。自此會後。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三十四年間。史家稱爲梅特涅時代。故此文注重俄普奧。而尤深誅梅特涅。皆春秋之筆也。維也納會議。爭論最多者。波蘭問題。日耳曼云一問題。意大利問題等也。故帶敘之。意大利經拿破侖征服。將前此無數小國。統而一之。施行法國民法。自由統一之精神。旣已萌蘖矣。維也納會議。所謂牛羊而牧之也。故敘意大利史。尤當著眼此會。此會之結果。使奧國在意大利之權力。更加強固也。然撒的尼亞國。實爲他日統一全意之起點。此次合併志挪亞。其國勢漸鞏固。亦最有關係之事實也。故前提之。維也納會議。爲鬼爲域。有類兒戲。此章以極輕薄之筆寫之。諷而非虐也。當時競奢門靡。宴會無虛日。會期將及一年。每日所費。在十萬元內外。去時有跳舞大會之目。章末所謂同去跳舞作樂者。蓋實錄也。梅特涅者 Metternich 生一七七三年。卒一八五九年。時封公爵。後晉王爵。

## 第二齣

初革（一千八百二十年）

丑持劍騎馬上。手執金刀九十九。殺盡國仇方罷手。（小旦男裝騎馬上）與君直抵黃龍城。痛飲自由一杯酒。（丑）我乃燒炭黨首領是也。（小旦）俺乃燒炭黨女首領是也。（向丑介）來此已是會所。等我請出兄弟們聽哥哥演說一番則個。（內向介）衆兄有請。（內）有請。（衆男女雜上）（互相見握手擁吻介）（丑登壇介）（衆拍掌介）（丑）兄弟們。你們這個燒炭黨。就與大利政府

的奴才視之。叫做一個私黨。就意大利同胞的國民視之。叫做一個公黨。我們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社會。下等社會。九流三教。但使有愛國的熱血。只管前來。不論那一入政體。立憲共和。但能除專制的魔王。何妨試辦。叫他是哥老會。三合會。大刀會。小刀會。些些不同。但起得革命軍。勤王軍。獨立軍。民國軍。條件皆可。（拍醒木介）兄弟們。須知奧大利是我公敵。梅特涅是我大仇。凡我黨中同人。是與他不兩立的。（勝如花）皆直裂。淚橫流。閑得英雄難受。沒來由。隴畔較耕。甚情緒。豪門使酒。好一副健兒。身手。雙肩上。公仇私仇。滿腔兒家憂國憂。禾黍油油。忍斜陽回首。拚着個頭顱似斗。小朝廷生活堪羞。小朝廷生活堪羞。

兄弟們。你看這裏尼布士王佛得男第一。當一千八百十五年即位之時。本會向人民宣誓。遵守千八百十二年所立之憲法。不料口血未乾。竟背前約。問他的緣故。却是梅特涅挑撥禁止。恐怕他開起民權自由的先例來。（拍醒木介）你想這樣做下去。你們意大利人。還有復見天日之望嗎。（衆搓手怒目介）

（雜特新聞紙號外急上）報報報。西班牙國革命軍起。國王不得已。竟自頒行自由憲法了。（衆起座爭閱看介）（小旦取新聞紙郎讀介）（丑）兄弟們。西班牙人也是個人。意大利人也是個人。難道我們就不如他麼。（衆拍掌頓足誼呼介）機會機會。革命革命。（丑）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你們即刻預備。在這尼布士地方起事。還須奉勞幾位姊妹們。到撒的尼亞。聯絡同志。一齊禦侮才好。

（小旦）使得。（衆下）（小旦）

（前調）身萬里。日千秋。颯颯碧鬢紅袖。厭照鸞逝水流年。學射鵬沙場勝手。甚功名。數儂消受。趁今日人謀鬼謀。把從前雲收霧散。銖血關頭。問鬚眉。媿否。漫公憤落他人後。望江山。美人對愁。揮金戈。美人散愁。看劍馳馬下。

（副淨淨扮二警官上）（副淨）身列丹墀與朱戶。（淨）衛護。（副淨）威風赫赫王侯署。（淨）紙



虎。(副淨)開門點卯站班住。(淨)休誤。(副淨)若有人民來投訴。(淨)發審。(副淨)啐悄悄說。不要露出馬脚來。(問笑介)你們尼布士王宮警衛官今日輪班上值。須得嚴肅。(丑)率衆雜持長槍短槍刀斧木棍擁上。願爲民流血。先教衆一心。(衆鼓譟介)。(淨)。(副淨)。(吹銀茄告警介)。(護衛兵齊集介)。(接鬪介)。(護衛兵敗介)。(淨副淨)你等百姓究爲何來。(丑)不是行同盜賊。亦非圖作王侯。(淨)既不作反。爲何持兵。(衆)只要人權與自由。鉄血助他成就。(副淨)既然如此。散去慢慢商量。(丑)無力便無憑藉。不成誓不干休。(淨)到底怎的你們纔心足。(衆)但求憲法別無求。却要我王賭咒。(淨副淨)這樣你們等著待我進報。(外扮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率王子上)。(衆脫帽爲禮介)。(外對衆以吻接新約金書指十字架發毒誓介)。(王子隨誓介)。(衆呼萬歲介)。(外下)。(雜息上)撒的尼亞人民。已預備起義。挾本國政府。以驅逐奧軍。帕特門倫巴的諸地。亦同時爆發了。俺奉女會領之命。特來報告。(丑)我們須則預備接應。(合)

(餘文)破題兒初成就。最提防雨覆雲翻手。謾倚著今日豪氣元龍百尺樓。(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燒炭黨者。卽加波拿里黨。Caldroni 意大利之秘密結社也。其情形與中國之哥老會相等類。燒炭黨人之志氣。非不可嘉。但學問不足以副之。故道心不足。條理疏略。一挫便難復振。

此齣不以莊重之筆寫之。非以成敗論人。實留爲下文三傑地步也。俄羅斯之虛無黨。鬪秀最多。其行荆毒之事者。大率皆妙齡絕色之女子也。燒炭黨中有此人否。我不敢知。竊疑作者以本書且脚太少。不合戲本體例。故著此一段耳。然以情理度之。未必無其人也。燒炭黨本無一定之宗旨。大率以清君側爲主義。獨立精神。仍有所缺。此其所以不成也。尼布士王當民變後。以極莊嚴之儀舉。行宣誓大典。政府大臣皆列坐。王以熱誠之言。誓守善法。蓋亦出於眞意。非受迫而姑以免禍也。亦非如本文所敘之草草

也。若非有梅特涅。則意人於此時。已可享自由之福矣。小旦所唱一齣。神采活現。鐵血關頭。問鬚眉媿否。二語。吾讀之。亦如冷水澆背。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 第三齣

黨獄（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外扮尼布士國宰相末扮撒的尼亞國宰相上（外）還他笑罵總何妨。（末）換我南柯夢一場。（外）無量頭顱無量血。（末）爲他人作嫁衣裳。（同坐介）我等今日。受梅特涅公相之命。會審燒炭黨逆徒。須要早到伺候。（淨扮梅特涅上）熱饑薰天炙手。殺人如草不聞聲。老夫梅特涅。自從維也納會議之後。與俄普兩皇。結神聖同盟。合力壓制民權。藉以長保富貴。五年以來。內外安謐。巨耐意大利燒炭黨小醜。不安本分。攪亂波蘭。去年竟在尼布士帕特門倫巴的撒的尼亞各地方。同時蠢起。意欲從我奧人手中。奪回權利。發布憲法。做個自由自主的人民。（冷笑介）非是老夫誇口。你們意大利人。只算是生前注定。命裏帶來的奴才身分罷了。你們的祖宗。做了我家奴才。已幾百年。難道今日。倒要不服勁嗎。況且你們那豪門貴族。做官讀書的上等人物。個個都做了吮癰舐痔。一呼百諾。孝順孫兒。爾等螳臂當車。豈非飛蛾送死。（大笑介）你看老夫出小小手段。早已叫他們自己殺起自己來。一語指揮。大局平定。前後拿到逆黨二千餘名。今日老夫。要親自考訊。並檄調尼布士撒的尼亞兩國宰相。齊來會審。一來顯顯俺的威風。二來假手意大利本族人。叫他自已殺個干淨。正是任伊從前。瞎說人權貴。要你眞知獄吏尊。（外末迎見介）（淨中坐外末旁坐介）（外末）老相公到了。就此開審。警官那裏。（雜）有（外末）將那犯人十個一排。挨次帶上。（雜）曉得。

（雜帶丑小旦等十人蓬頭跣足披枷帶鎖上）

（秋夜月）（丑）是男兒自有男兒性。霹靂臨頭心魂靜。由來成敗非由命。將頭願送定。把精神留定。

兄弟們。我們得做意大利第一次流血的人物。天公待我不薄。須是轟轟烈烈。不要垂頭縮尾。墮喪了國民志氣者。（小旦）正是。我們今日的言語舉動。都要替意大利人造下一個大大紀念。播下一個大大種子來。

（前調）（小旦）軒沈沈睡虎千年。教我羅袂生寒。芳心警一聲兒晨鐘吼。待人深省。將奸奴罵醒。把國民喚醒。

（同見淨外末直立怒視介）（淨拍警堂介）爾等不服國法。同造逆謀。今日被我拿到。有何話說。（丑）說是有說的。你且定了你的耳神來聽者。

（混江龍）我是爲民請命。將血兒洗出一國的大光明。便今日拚著個蒼宏血。三年化盡。到將來總有那精衛寬東海填平。……只有你這老滑賊啊。……倚仗著千百年將絕未絕的民賊餘燼。結下了億萬人欲殺未殺的怨毒分明。你那外交政策。是要獻媚列強。演出一手遮天大本領。你那內治經綸。是要挫抑民氣。做到十層地獄老閻靈。你在匈牙利。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在日耳曼。是個兩頭兒擣鬼的妖魔星。……就是在你與大利本國啊。……你便假假地興些教育。也是束縛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教那青年子弟。奄奄齷齷無生氣。你更很很地講求軍備。添出許多納稅義務。當兵義務。守法義務。却把人民樂利。樁樁件件剝光精。政談會。是你三生九代的仇敵。新聞紙。是你鯁喉礙眼的刺釘。黃白金。是你棺材裏心兒肉兒的親眷。大小官。是你鋪子上高些低些的天秤。逆著你來。便玉石同燼。順著你來。又雞犬不甯。你還把我祖國意大利。當作乃翁傳下的遺產。十一萬方里。把我意大利同胞。認做拿錢賣下的奴才。三千萬多名。你目下自然是熱烘烘的尊榮安富。你將來總有日黑魘魘的罪惡貫盈。……到那時候啊。……千刀万莽。刺盡你的臭皮袋。三家蚩尤。磔透你的惡魂靈。你的頭。是千人共飲的智腦器。你的腹。便是永明長明的董卓燈。則那全歐洲人民。懸綠旗。放花炮。誰呼著

民權萬歲。便有耶和華天使插雙翼。下塵寰。高叫到天下太平。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使我點明獨立的北辰星。今日裏盡了我的責任。驂鸞歸去。他日啊。飛下我的精神。搏虎功成。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好毒罵。好毒罵。我其實聽不得了。左右快與我拿下這廝。砍了去罷。(雜扶丑下) (外末喚介)  
你們却有什麼辯訴來。(小旦)辯訴是不辯訴。話却多著呢。

(前調)我是工愁善病。算世間兒女第一多情。我看不過那螻蛄似的腐敗生涯。故此蹙梅額。顰蛾眉。捧心無限啼紅怨。我受不慣那牛馬似的壓制痛苦。故此損腰圍。懶茶飯。疾首時聞嬌喘聲……可恨你們這些狗奴才啊……將累代仇人。認做重生的父母。把一國同胞。當作上供的犧牲。任你踐你土。食你毛。還說是深仁厚澤。你便舐他癰。吮他痔。圖博個頂戴身榮。(指梅特涅介)他本是異族兒。也難怪舞爪張牙。迫得我上國憤泉秋沸。(指陪審兩相介)虧你是個神明。胃卻跟著燠箕煮豆。煎得那同根瓦釜雷鳴。他是蛇。你便是蟒。蛇自噬的人妖。他是虎。你便是爲虎擇肉的佞靈。你的辣手段。靠著那厚面皮。天生惡煞。你的黑心肝。映著那白鬚子。異樣鮮明。你只要護得那一頂烏紗。怕甚麼呼牛應牛。呼馬應馬。你更慣使著兩條火腿。少不免賊多從賊。兵多從兵。待與你講廉恥。巨耐。你是慣倚門的楊花水性。待與你講利害。巨耐。你是未鑿竅的頑石無靈。與你講天理人情。巨耐。你是動物學上涼血部類的老龜鱉。與你說宗邦祖國。巨耐。你是巫來由種。認人爲父的小螟蛉。你的毒種。好像疫蟲兒。傳染徧地。你的威風。好像瘦狗兒。恐嚇羣盲。惹得一國上人心死盡。便似冢中枯骨。弄得千年來國威墜落。變做井底銀瓶。我氣不過百千萬沒臉兒郎。辱沒鬚眉。受巾幗。我便冲起那三千丈無明業火。辜負香衾事血腥。我是個牆滴滴的閨秀兒。生來不解道夫婿封侯。怨我貪着轟烈烈的從軍樂。夢裏顧不得爺娘喚女聲。我要將紅粉兒。砌成那國民基礎。我便把爆藥兒。炸開那世界文明。今日裏拚着個頭血兒。濺污桃花扇。十年後。少不免精魂兒。再生牡丹亭。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我還有些公事。要先走一步了。(外末拱介)(淨下)(外向末介)罵是罵得狠。卻真說着我們心坎的毛病。我聽着。由不得一陣陣間臉紅耳熱起來。(末)可不是嗎。却是我們廿載螢窗。十年手版。好容易捱到今日這個地位。難道任着這些人胡鬧。摔破了饅們飯碗不成。(外)少不免昧着良心。將他們定了死罪。回覆老公相罷了。(末)正是。(同吩咐介)左右將這廝們帶往死囚牢中。候明日陸續審定。一齊取決。(雜)是。(外末下)(小旦)兄弟們。我們抖擻精神。趕上首領的哥哥英魂。同赴天國則個。

正是

白馬胥潮夜夜聲。

人豪初死鬼雄生。

君看今夕瑤臺上。

風雨何曾敗月明。

(雜帶小旦等九人同下)

(捫蟲談虎客批注)黨獄者。天下極哀慘之事也。讀此齣一過。毫不覺其哀慘。惟覺其壯快。才子之筆。能奪天工。信然信然。金聖歎批西廂。謂讀拷豔一齣。紅娘罵老夫人語。算是天下第一件快心事。吾於此文亦云。然每讀一句。輒欲浮一太白水滸傳中。阮家三雄。罵何濤巡檢語。算是古今第一毒罵。以較此文。尙未能彷彿其什一。吾獨怪作者錦心繡口。爾雅溫文。何苦造此惡孽。不畏拔舌地獄。留卿一席耶。指桑罵槐。絕似娣奴不睦的。婦人相詬諍口吻。作者有幾多化身。現此奇能。罵人之筆。已奇極矣。最奇者。文中連篇累牘。堆滿香奩語。羅袂生寒。芳心自警。辜負香衾。封侯夫婿。皆是癡情兒女嬌態語。豈可以入革命史。更豈可以入黨獄記。乃經作者舞文鍛鍊。竟自生氣勃勃起來。才子之筆。可愛煞人。才子之筆。可畏煞人。梅特涅。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奧大利革命軍起時。孑身狼狽。亡命英國。後卒受千

人指罵以死。惜哉。所謂磔蚩尤。刺王莽。智瑤器。董卓燈者。未得見諸實事也。雖然。不料五十年後。更遇著飲冰子的筆鋒舌劍。比那路易第十六的斷頭臺。還利害多著呢。梅特涅不足責。以意大利人。而做梅特涅奴才者。則無復人心矣。不知女豪傑一曲混江龍。能罵醒幾個奸奴。能喚醒幾個國民。昔嘗與作者讀龔定庵詩。有捲簾梳洗望黃河之句。作者云。捲簾梳洗下。豈容綠黃河二字。擇語可謂奇極。今此文。於辜負香奩下。綴血腥二字。更復成何說話。作者爲文無他長。但胸中有一材料。無不捉之以入筆下耳。桃花扇牡丹亭。與本文相去。何啻萬里。亦竟被他捉去了。咄咄怪事。新羅馬傳奇。已演了四齣。書中正脚色。尙未出現。讀者請抖擻精神。再等半個月。好看桃花屠上侯公子登場了。

#### 第四齣

俠感（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生扮瑪志尼墨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萬卷撐腸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寥寂鎖愁雲。斜陽看雁去。無語獨簪巾。（采桑子）十年悔學雕蟲技。有甚情懷。有甚情懷。捲卷時聞杜宇啼。問千年故國。今誰主。吟也淒迷。夢也淒迷。一髮中原日已西。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志。挪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通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怙恃萱堂。夙承教育。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學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屠龍伎倆。未還滄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貫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化離。生民塗炭。痛雌風之不競。爲大國羞。入豚笠以誰憐。謂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在鬢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感物易哀。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飲淚。少年同學相言。某是狂生。大人先生僉曰。此子可惜。（歎介）咳。你這朝菌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係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攜我

前往海濱游耍。以遣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爲歡笑。預備陪侍則個。

（懶畫眉）忍淚吞聲。做箇詞人。零落鄉關深閉門。要將心血洗乾坤。來日天難問。暫收拾雄心消好春。

（作更衣修容介）（老旦上）

（前調）縈緯淒涼。歷劫塵塵。臨晚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生整衣迎介）（以吻接老旦額介）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攜着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老旦）你看這泱泱雄壯的地中海。俺們意大利。也會握過這海上大權來。（生點頭微歎介）（外扮巨人身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縷上）

（破齊陣）戴著頭顱且住。嘔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簫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湖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爲禮介）可憐意大利亡命流民則箇。（老旦揮淚探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外點頭略謝納入破帽介）（生注視作矚眙狀介）（外昂然下）（生目送良久介）（向老旦介）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爲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令）他甘心割慈忍愛。別井離羣。俠蟲蟲似荆卿入秦。氣昂昂似翟讓從軍。……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奧大利。奏自由統一之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幽犴。……恨皇天不仁。儘著伊暴昏雲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窗裏雄鬼爲隣。……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這志挪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淒涼乞食。……餓盡青春。愁盡行雲。撒了鄉關。騰了孤身。

(淚介) 孩兒呵。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樁案內。一個無名英雄了。(生淚介) 不想僭意大利。還有這  
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 惹得俺千百結迴腸不展。三萬斛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淒緊。  
難道是往車有轍。來軫無人。【白】 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之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  
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絲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誓做個男兒本分。愛國精神。  
(向老旦介) 母親呵。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旦) 這樣纔不辜負爲娘  
的教育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 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侍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瑪志尼爲三傑之首。至是始出現。方入本書正文。作者生平。於近世豪傑中。最崇  
拜瑪志尼。此齣極力描寫。語語皆有寄託。最宜領略。忍淚吞聲。做個詞人。要將心血洗乾坤。得非作者自  
道耶。吾願與一國公民。共哀其志。且祝其實此目的也。西廂記。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二語  
向稱名句。不意又被作者擄捨去了。別成妙語。舞文手段。可畏之至。

### 第五齣 弔古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 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冰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叵耐。朝廷送客浮家。慣  
著甚夜夜驚人匣劍鳴。西風聞血腥。

(鷓鴣天) 浩浩天風轉耳過。醒時啼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苑蕪城入夢多。驚駒隙。感川波。年來  
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闕寒微。家計貧窶。父親德彌尼。



航海爲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涉波濤。慕哥命布通天鑿孔之風。懷納爾遜爲國同仇之志。兼以性情孤憤。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曲衣一醉。結奇士於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巨耐。俺粗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些天文算學。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却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爲古今東西第一名譽之都府。今度儘俺游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葱鬱鬱。綠楊城郭。烟雨樓臺。國大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僕也。

（油葫蘆）一霎涼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文軟紅塵。玉宇涼樓迥。百戰舊山河。歷歷心頭影。一箇是過舟天地無雙士。一箇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要整頓全神注定卿。

（作到介）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今則未遂壯遊。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個。（上岸行介）（作驚訝狀介）怎麼一個整齊嚴肅的羅馬。却這樣凌亂混雜起來呢。（再前行介）（驚介）噯呀。我記得歷史上。羅馬何等殷闐繁盛。怎麼今日却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淒涼。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一見。自非親到各城。怎知今昔之感。

（皂羅袍）原來是喬木廢池如暝。甚黃昏。清角吹寒。膾有空城。陣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鶉啼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免我夢兒錯認了黃梁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我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場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

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深感。但係斷井頽垣。磚苔砌草。却怎般零落到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 金碧飄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烟鎖。佛無靈。神鴉社鼓斷腸聲。兔葵燕麥斜陽影。誰記省。觚棱夢冷。秋前病。

(沈醉東風) 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鑿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賦詞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盡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賸。都付與烏鳥啼故國。人泣新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哎。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殺儂也。(嘆介) 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山川。我們這箇大羅馬。豈不是輩著從前那幾個豪傑的心血魂力。造出來的嗎。天公啊。怎麼你昏昏沉醉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們意大利。再降一個人才。

(五韻美) 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黑癡令) 便是俺無情有情。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黯銷魂。憐我憐卿……俺啊……悶着那滿腔兒哭聲歌聲。對着了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 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茲名國。方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麼。但係天地悠悠。人心夢夢。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

(憶多嬌) 是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木難支大廈傾。但祝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芳草初生。啼鴉未鳴。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

羅馬啊。俺今日便久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別。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告成。再來和你廝守罷。  
(尾聲) 我是多情却是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碁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

下

(捫蝨談格客批注) 敍瑪志尼起筆。於海濱一序。敍加里波的起筆。於羅馬一遊。皆係胎孕二雄壯志之心也。是歷史上實事。是劇曲上真景。二雄留此佳話。似爲新羅馬傳奇地步。寫瑪志尼。便活畫出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箇大軍人。真是寫生妙手。前半齣。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想畫。描此如錦如茶世界。襯起後來失望。益增悵觸。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作者生平爲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東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一雜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意立異處。作者少年。善爲綺語。故雖憂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豔者。則亦以此。

第六齣 鑄黨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生扮瑪志尼上)

(戀芳春) 慘霧黏天。穢塵滾地。憑高怕望中原。偏是睡鄉無賴。沈睡千年。便把奇愁拋遣。奈江山耐人留戀。雄心遠。待翻起滄海桑田。添段因緣。

小生瑪志尼。自從前年隨母親海濱一游。遭逢志士。哀聆慈訓。根觸迴腸。便以己身許國。誓爲同胞有所盡力。去年投入燒炭黨中。欲圖共事。不料該黨一挫之後。精神沮喪。志殊銷沈。前輩既已彫零。後起不能爲繼。而且智識卑陋。道德衰頹。這樣看來。我意大利靠著這班人。是不中用了。再看那舉國中熙熙攘攘的人。却大半在昏昏睡夢中。不知國恥爲何物。國仇爲何人。便有一二憂時之士。亦復離羣索處。消息不通。

力薄勢分。何濟於事。(嘆介)小生每念物極必反。人定勝天。怯大敵者非丈夫。造時勢者爲俊傑。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因想聯合同志。重新組織一個完全民黨。使茲團體。共濟艱難。今日約定格里士氏阿西尼兩位。齊集舍下。同議章程。敢待來也。

(作翔步室內介)(末扮格里士比丑扮阿西尼同上)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盲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曠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末)俺格里士比。正從昔昔里島北來。游歷內地。訪尋同志。今承瑪君約商大事。須速前往。(丑)俺阿西尼。自從瑪先生遊。久聞微言大義。今日函丈見招。不免隨格公早到。(同見生握手爲禮介)辱承見招。不知有何賜教。(生)非爲別事。小生痛念我國同胞前途。不勝憂慮。今日特請兩君。同商拯救之法。並講明我等應行之責任。以後好一同努力進行。(末丑)先請領教。(生)

(六奏宮詞)風雲無色。關河帶怨。付與斜陽。一片聲聲啼鴉。空教沈損華年。俺淚盡了獄三字。才枯了策萬言。天醉也。怕問天。天民那得受人憐。我待約精禽。馱石填冤海。我便學師子。談經吼舌。擲天遙地遠。山河大千。風馳雲捲。國民少年。便泥犂也。應有光明綫。莫遷延。優勝劣敗。猛要著先鞭。

爾君啊。今日正是民族主義競爭時代。非全國人萬衆一心。經成一至大團體。不足以圖自立。而抗外敵。但合羣之義。言之似易。行之實難。我想天下事。必定須大處著想。從小處落脈。但使一國中能有數人。或數十人。真誠愛國。結成一團。死生不渝。憂樂相共。確認責任。奮力向前。則涓滴可以成江河。顛步可以致千里。將來逐漸推廣。或者同志偏於全國大局。借此挽回。亦未可定。我等雖屬人微言輕。然亦國民一分子。應盡義務。責無可辭。意欲與諸君同商。組織一強固民黨。以爲同胞先導。未知兩君意下何如。(末丑)

某等久有此心。恨才力棉薄。未能成就。今承指示。妙極妙極了。但這民黨宗旨若何。手段若何。還要請教了。(生)待我說來領教罷。

(北江梅令)你看這客星據座。天容變。你看這濁流飲恨。人權賤。你看這狐兔縱橫。占盡了中原。你看這格狼擇肉。不住的把威權擲。冤也胡纏。孽也胡纏。文明敵橫行遍地。專制毒憔悴千年。遮莫要危樓打碎。奮空拳。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黃戰。天也無言。佛也無言。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兩君啊。我想國中積弊既深。斷非彌縫補苴。可以救得轉來。破壞之事。無論遲早。終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那有意識的破壞。早一日。還得一日之福哩。(末)這議論是一點不錯。但看我意大利。人心腐敗。到這般田地。莫說平和的福分不能享受。只怕連破壞的事業。也不能做成。這却怎麼好。(生)正是。但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操練一國人。叫他成就了一箇國民的資格。正是我盡責任呢。

(前調)俺要信。靈魂不共身流轉。俗要信。英雄成敗尋常見。俗要信。國民義務使天然。俗要信。倚賴他人。是一種奴才券。生也廝連。死也廝連。任把七尺頑軀散作灰。也救一國同胞團成片。今日啊。便是杜宇啼枝血淚鮮。他日啊。應有神龍起。顰風雲變。若問因緣。此是因緣。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末丑)精理名言。佩服佩服。今日就請擬定章程。兼起一箇會名。便好聯絡同志。推廣宗旨罷。(生)想我意大利。自羅馬解組以來。直至今日。都是奄奄無生氣。被那強隣大敵。呼爲老大帝國。今日要救衆生。必須剷除暮氣。就起箇會名。叫做少年意大利。何如。(末丑)妙極了。(合)

(尾聲)望前途。隱隱羣龍戰。那許我同學偷閑學少年。待要一髮千鈞。把乾坤扭轉。(生下)(末丑讀下)(捫蝨談格客批注)茲編闕如。經已兩月。海內詞壇。以監督之義務。相責備者。書凡十數至。但著者既日罕暇晷。又此等鉤心鬪角之作。非咄嗟可成。乃公亦無如何也。今再三敦促。成此一齣。敬以謝讀。

者傳行體例第一折。謂之正生家門。第二折。謂之正旦家門。實爲全書頭角。但此折

萬難偏重偏輕。故不能照依常例。作者本擬以此折。令加富爾登場。鄙人嫌其三傑平排。未牙。

富爾可表見之事實。不妨稍後。故商略移置第八齣。(少年意大利)爲新羅馬成立加大根原。此所以韻文敘述其宗旨方法。實屬至難之事。前此曲本。未嘗有此境界也。讀者當觀其苦心遺詞處。格里士比者。昔里馬人。後此喚起南意大利之革命。佐加里波的成功者也。建國後。會兩任首相。去年始卒。阿西尼者。後此行刺法帝拿破命第三。以間接力。成就意法同盟者也。二人皆(少年意大利)中緊要人物。有位置於本編者也。故先出之。

### 俠情記傳奇

#### 第一齣 縹憂

(破齊陣) (旦淡裝上) 擾擾羣龍世界。亭亭似水流年。雨打斜陽。天黏芳草。那教我儂消遣。望月華故國三千里。怨錦瑟無端五十絃。奇情除問天。

(卜算子) 獨自下妝樓。有恨無人省。不是懷春不感秋。磊磊心頭病。獨自上妝樓。望斷山河影。昨夜雙龍匣劍鳴。負汝汝難忘。儂家馬尼他。原籍意大利國人。先世本累代將門。父親亦曾任少尉之職。只因本國主權。久歸他族。養兵但防衆賊。操戈動殺同胞。因此憤憤去官。挈家避地。僑寓這南美洲烏嘉伊國。耕獵爲業。不幸五年以前。癘疫時行。父母相繼溘逝。撇下儂家姊弟二人。好不孤苦。(嘆介) 唉。家家運迨遭。這也難講了。只是一件。我家家傳將種。系出清門。先君愛國如焚。回天無力。因把我姊弟二個。從幼教育。勗以國民責任。振以尙武精神。儂家雖屬蛾眉。頗嫻韜略。讀荷馬鏡歌之行。每覺神移。賦木蘭從軍之篇。惟憂句盡。可恨我祖國。久沈苦海。長在樊籠。志士消磨。人心腐敗。正不知何時始得復見天日呢。(長嘆)

介)咳。難道舉國中一千多萬人。竟無一個男兒。還要靠我女孩兒們爭這口氣不成。罷了罷了。今日兄弟出門遊獵。獨坐無聊。不免取新聞紙。閱看一回。聊自排遣則個。

(懶書眉)望海雲盡處是中原。那裏討匹馬縱橫畫裏傳。恨睡獅無賴睡年年。哎。這兒女情。怎喚得風雲變。辜負了血淚絲絲託杜鵑。

(作讀新聞紙介)六月十九日。里阿格蘭共和國。起獨立軍。與巴西開戰。有意大利軍人一隊。突然相助。奪得巴西兵船一艘。大獲勝仗。(作驚介)噫。怎麼我意大利。還有一羣恁般義俠的人。真算祖國之光了。(小生提鎗上)見獵輒心喜。聞歌也流淚。姐姐在家麼。(旦)兄弟你去射獵。為何恁早回來。(小生)姐姐有所不知。兄弟剛纔在外頭。碰着二位本國人。聽着一件可喜可悲的事。故此回來告訴姐姐。(旦)甚麼事呀。(小生)聽見里阿格蘭國。和巴西開仗。有我本國一隊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竟奪了巴西兵船。(旦)是呀。我剛纔看見新聞紙。也是怎麼說。但這是祖國一件名譽大喜事。兄弟為何又說可悲呢。(小生)可惜到底衆寡不敵。被敵軍兵船全隊躡擊。竟殺傷我同胞許多人。我船僅得拚命脫逃。至今尚無下落。(旦)真個嗎。(小生)誰哄姐姐來。(旦淚介)

(前調)(旦)爲甚鈞天沈醉帝昏然。淘盡這有限人才不自憐。……兄弟啊。這些慷慨義烈的英雄。他原以流血救民自命。就是馬革裹屍。也不能算做不幸。只是他抱此熱腸。未能替意大利祖國出一口氣。怎好便這般結局呀。……恨你國殤無血到家園。呀。我傷心人。禁不住啼紅怨。望絕了江心慘暝烟。

兄弟啊。你可會打聽出那個首領。是個甚麼名字。也還逃脫保全得不會。(小生)我聽得這首領。叫做加里波。是個久慣航海的人。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在本國革命不成。竄流到此。他年紀不過長姐姐兩年。今年纔二十五歲。那日這船被敵艦全隊追圍。竟能出險。諒來是虧得這個人還在著哩。(旦)

羊）忍不住淚珠兒飛濺。接不下柔腸兒愁顫。則爲他高議雲天。替國民放一道一道的光明。甚因緣。被天公妬得緊。他便有俠情誰見。我待把奇愁拋擲。奈如此江山。怎放得那人兒天涯遠無言。念鄉關。淚暗懸。相憐。英雄非偶然。

兄弟我想天公既肯替我們意大利生出這般一個豪傑。也不該一事未成。奪之而去。只望他此番保全。將來還更返祖國。建一番驚天動地大事業呢。（小生）正是。（旦）兄弟你出門半天。想也餓了。待我把午餐預備出來。同喫罷。

（尾聲）我一生兒愛才如命是天然。敢則是憐我同胞非自憐。空想着那風雷豪邁月蟬娟。

（旦下）（小王弔場介）我想那加里波的血性熱情。奇才壯思。正和我姐姐天生成一對兒。怪不得姐姐這般感動。怎得天假之緣。將來他們有日子。一塊兒同做國家大事才好。正是。

是誰精衛能填海。

祝女鸞鴛不羨仙。（小生下）

此記本新羅馬傳奇中之數齣。因新羅馬按次登載曠日持久。故同人慇懃割出。加將軍俠情韻事。作爲別篇。先登於此。○著者識

## 卷十五 談叢

###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凡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的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爲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赫胥黎嘗論格蘭



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福【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嘗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卽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爲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爲輿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眞愛存也。母之眞愛其子也。但願以身爲子之僕。惟其盡爲僕之義務。故能享爲母之權利。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爲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爲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四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爲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爲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爲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爲敵。非大智不能爲母。非大仁不能爲僕。具此三德。斯爲完人。

###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母乃二十四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英雄以墜於地。此中消息。有智慧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興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雷乎。殆非能也。

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祕羅乎。抑阿肯羅乎。抑亞那特乎。殆非能也。試觀俄國。峨查及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挨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覩。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練。財政愈充盈。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羣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於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於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如神。崇之拜之。以爲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如關羽岳飛之類皆是。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卽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息。英雄固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以上。鳳毛麟角。爲世所珍。夫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僥倖耶。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於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識。而不知其沉埋於蚩蚩蠕蠕。渾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二十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疇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爲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爲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智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自不可復見。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徵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爲佛。一切衆人皆爲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卽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爲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雖然。比在歐洲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闢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闊斧。以闢榛莽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與踊者。吾歌矣。誰與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於飲冰子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飲冰子曰。視歐人如蛇蝎。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者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皆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卽神明。卽蛇蝎。雖然。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 干涉與放任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個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

此兩主義之迭爲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爲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爲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爭競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爲放任主義全盛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爲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爲干涉主義全盛時代。

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風略起。爾從震布士陸克諸哲。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興。而所以掙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而近儒如約翰彌勒。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爲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勢。曠昔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矣。自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斷然也。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

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盛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仿效之。此爲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出自由政策。發揮而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爲放任論之本營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并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羣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爲優。反是則爲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

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 不婚之偉人

老子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此其言殆有至理焉。頃讀某報。列舉近世不婚之偉人。如史學家之吉朋。謙謨。伯格兒。哲學家之笛卡兒。巴士卡爾。斯賓挪莎。康德。霍布士。陸克。盧梭。邊沁。斯賓塞。種學家之奈端。斯密亞丹。文學家之福祿特爾。格黎。政治家之維廉蔭特。加富爾。梭馬。皆終身獨居之人也。【此外尚多不能枚舉。舉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亞。擺郎。皆有妻而極言有妻之害。謂天才與妻不能兩立者也。而近世大政治家。若格蘭斯頓。若俾士麥。若的士黎里。則自謂生平之成功。得於賢內助者居多云。爾者孰爲正理。吾以爲欲以不婚率天下。非可行也。而早婚與多婚二者之陋俗不除。則國民之聰明才力。消阻於是者。不知幾許。有志改良羣治者。其勿以爲一私人之事而忽之。

### 嗜報國民

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而發達最速者。莫如美國。美國當五十年前。即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全國報館。僅有二百五十四種。讀報者七十五萬八千人。至今年【一千九百二年】。有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種。讀報者一千五百十萬人。五七年前。全國報館。印出報紙總數。四萬萬另二千六百四十萬部。今年增至八十一萬萬另六千八百五十萬部。今年統計全國報館。平均支出費用。美銀一萬萬另九千二百四十四萬元。內主筆訪事及司理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餘名。支出薪俸。美銀二千七百萬元。職工共九萬四千人。支出薪俸。美銀五千萬元。其餘機器紙費雜料等支出。美銀五千萬元。全國報館。平均收入金。美銀二萬萬另二千三百萬元。收支相抵。實每年贏餘總額。美銀三千萬元。

據美國最近人口統計。凡七千六百五十餘萬人。以此比例。是六人中。必有一人讀報者也。中國民數。五倍

美國。以此比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每年印出報紙總數。當在四百五十三萬萬另四千萬有奇。嗚呼。吾中國何日始能有此盛況乎。不禁慨歎。然美國五十年中。增率二十倍有奇。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數目者乎。是在造時勢之英雄而已。

以今日金值計之。美銀一元。當中國口岸通用銀二元。是美國全國報館。年年總支出數。將近四萬萬元。其總收入處。將近四萬萬另五千萬元。視今日中國國幣。出入總數。且三倍矣。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如是耶。

### 奴隸學

偶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嗚呼。今之學英語法語者。其得毋鮮卑語之類耶。今之學普通學專門學者。其得毋彈琵琶之類也。吾欲操此業者。一自省焉。毋爲顏之推所笑。

### 小意解頤錄

#### 孔子詒寬

有懷疑子與尊聖子二人論學。懷疑子每喜摭拾孔孟之言。不合公理者。以爲詆譏。尊聖子一一糾正之。懷疑子卒莫能難也。大哉孔子。

懷疑子曰。論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語與老子所謂法令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有何異哉。是孔子懼後世民賊之不能罔民。而教採升木也。夫文明國者。立法之權。皆在於民。日日謀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普及。而孔子顧以窒民智爲事。何也。尊聖子曰。此子誤斷句讀也。經意本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開其智也。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必不能善其後矣。使知之者。正使其由不可而進於可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夫至尋常人而猶以爲詔。則其詔態之不堪入目可想矣。何怪乎後世誦法孔子者。只以爲干祿之具也。尊聖子曰。此亦句讀之誤也。經意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言號稱事君盡禮之人。大率以爲詔諛之具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古者君臣坐而論道。漢制天子猶有爲丞相起。天子爲丞相下輿。蓋君不甚尊。臣不甚卑。何也。君之與臣。皆愛民之委託而治事者耳。而僕僕亟拜胡爲也。時制拜上。已嫌其過。孔子猶以爲未足。復等而下之。無乃大貶損人格耶。何怪乎人以爲詔也。尊聖子曰。下字當訓不恥下問之下。指國民也。孔子以爲崇拜國民。禮也。今乃崇拜君上。則瞻奉矣。故孔子必崇國民也。今世歐美大治政家。皆拜下從下者也。故專制國媚於一人。立憲國媚於庶人。孔子示政治家以運動之方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言論思想之自由。此世界所以進文明之具也。泰西近世。異端愈多。而學界愈放大光明。今孔子乃以治異端爲害。何其不廣乎。是所謂教主之專制也。尊聖子曰。此語本文極爲明白。孔子只教人不可攻擊異端而已。而朱子不解事。乃強訓攻爲治。是朱學非孔學也。後儒或有訓已爲止者。言攻異端則其害止。尤爲無理。皆以小儒之識。測聖人者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當太平時代。則雍容歌舞。拖紫紆青。至亂世則避其難。潔身以自藏。袖手坐視天下之陸沉。而不思拯之。然則天之生聖人何爲哉。尊聖子曰。然天下有道則見者。謂當太平之時。則彰明較著。以組織政黨也。無道則隱者。謂當朝政變亂之時。則當堅忍慎密。組織秘密社會。以圖匡救也。蓋聖人救世之心苦矣。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今世所稱第一等文明之國。何一不有議院。庶人之議政。天下之公理也。孔子爲此言。是永陷我國於專制地獄。使之千萬億劫而莫能救也。尊聖子曰。子未通古訓耳。子不讀

爾雅乎。爾雅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古書多有以不字足句者。其例不可勝數。孔子此言。正謂天下有道。則庶人議耳。不顯不承。亦作丕顯丕承。故不議亦可作丕議。丕者大也。言天下有道。則庶人大開議會耳。懷疑子無以應。懷疑子曰。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息於諸夏之無君。會夷狄之不若。夫君主固可以立國。民主亦何嘗不可以立國。而孔子立言。無一不惟君是賴。是使民喪其獨立自治之性質也。故孟子稱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然則使孔子而生於今日之法國美國。將終身旁皇無措矣。尊聖子曰。論語此文。本甚明了。所謂夷狄者。卽野蠻之別號也。諸夏者。卽文明之別號也。言野蠻專制國之有君。不如文明立憲國之無君耳。懷疑子無以應。

俗語文體之流行。文學進化之一徵也。兩粵言語。與中原殊塗。珠江女兒所常諷之粵謳一篇。知文者常歎爲神品尙矣。十年前有某學究。以該諧著名者。嘗以粵語作詩二首。誦之令人絕倒。今錄以供茶前酒後一談柄。焉但非解粵語者。不知其趣。又俗字多不可書。不能如口誦之神妙也。

賦得椎秦博浪沙【得秦字五言八韻 賦帖一首】

話說椎皇帝。如何膽咀真。果然渠好漢。怕乜你強秦。幾十多斤鐵。孤單一個人。攔腰攞過去。錯眼打唔親。野仔眞行運。哀君白替身。險些都變鬼。快的去還神。兇手當堂越。【讀叶笛走也】差頭到處尋。亞良眞本笨。爲咁散清銀。

坡下弔古 七律一首

又高又大又嵯峨。臨死唔知重唱歌。三尺多長鋒利劍。八千靚溜後生哥。既然糜碎爭皇帝。何必頻輪殺老婆。若使烏江唔割頸。漢兵追到屎難崩。

蘇東坡黃山谷佛印。三人在杭州。日日酒食徵逐。惟佛印食量之大。尙過於魯智深。每次飲食。酒穀輒爲所先盡。坡谷苦之一日相與謀曰。我們何不瞞着這老禿。樂一天呢。乃情蹶一舟。背佛印。備小酌以游西湖。不料佛



印神通廣大。早偵知之。矚二人之未登舟也。先登而自匿於船板下。囑舟子勿洩焉。既而坡谷至。泛舟容與。放乎中流。時月夕也。坡謂谷曰。老禿不在坐。使人整暇。我輩何不淺斟緩酌。行一雅令。以消永夕。谷請坡出令。坡曰。首二句卽景。末二句以四書中有哉字者貼切之。且須叶韻。谷沉吟一晌曰。浮萍撥開。游魚出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坡擊節歎賞。旋應令曰。浮雲撥開。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谷方欲擊節。詎佛印已搔着心癢。按捺不住。卽在船下一面開口。一面昂頭。大聲喊道。浮板撥開。佛印出來。人焉瘦哉。人焉瘦哉。遂復抹髻搖舌。據觴奪箸。風馳雲捲。頃刻之間。盤盃四大皆空。

東坡苦佛印大食。一日有饋生魚者。坡方烹而獨饜之。忽印復施施而來。坡遙見之。則倉皇匿其魚於承塵上。冀印之旋去而復食也。印已窺其狼狽狀。故絮絮不肯行。既而問坡曰。學士之姓。蘇字作何寫法。坡曰。異哉。和尚甯不識。印曰。非也。吾見有寫禾字於左。魚字於右者。是亦蘇字乎。坡曰。然。特俗體耳。印曰。又近見有寫魚字於草頭之上者。亦可乎。坡曰。這却不能了。印曰。既是不能。拿下來同喫罷。

有某學政按試某縣。縣中童生無一能成一八股文者。勉強依學額取錄三名。其第一名批語爲「放狗屁」。第二名批語爲「狗放屁」。第三名批語爲「放屁狗」。有問者曰。同用此三字。而有一二三等之差。何也。學政曰。是在文法。顧諸君不解耳。試一讀馬氏文通。當知其用。夫第一名者。是人也。不過偶放一狗屁耳。第二名者。是狗也。其他種詭力或尙多。不過偶放一屁耳。至第三名。則身狗也。舍放屁外。無他長技矣。請以英文文法之例演之。如

有某甲旅於外。託其鄉人某乙。帶食物歸。以給其子。乙曰。子之子其名維何。其狀貌如何。甲曰。子不必問。但歸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卽我子矣。乙領之去。既而甲歸。詢其子。會否領物。子曰。未也。甲以詰乙。乙曰。已給之矣。甲云云未也。何居。兒童中最佳者。卽君之子。之再三。最佳者莫我若也。既承

## 尺素

某頓首。讀者諸君閣下。本報首事。不過數月。而印刷之數。自二千增至五千。讀者之數。當自二萬增至五萬。予居海外。乃得借此文字因緣。與當世數萬賢士大夫。以精神相往來。榮幸何如。願以覆瓿之資。承燕石之賞。良自赧耳。屢得來書相責備。以記事一門。簡陋爲病。雖微尊論。固自知之。但僻在三島。涉海以求中原文獻。動費旬日。求得而齎之以東。又費旬日。著錄印布。反哺厥母。又費旬日。則甯止六日。滿十日。菊而已。爲地限。爲時限。記者復見閉關陋。材力薄弱。實無術以達盛意。雖然。報館第一責任。在報新聞。固未敢全放棄此義務。今後每日有所聞。謹當飛函徧告。半月一付驛使。但無書以速且備。則免於罪戾矣。某謹復。五月十六日

讀者諸君鑒。日來國事。無善狀可告。所差強人意者。惟東來游學諸青年。日漸增加一事。今年正月。此間有留學生會館之設。著籍同瀛錄者。二百七十八人。詎今未及五月。已增三倍有餘。其進步速率之比例。視本館尚有過之。以此測算。明年正月。同瀛之統計。可望至二千七百。中國前途。鬱鬱葱葱。敬爲諸君賀。某白。五月十七日。某白。頃北京政府。有電報與日本外部。請飭諸留學生。毋得去辮髮。其已去者。飭令再蓄。否則無論官私。悉放逐出境去。此事未免無理。取鬧。聞日本政府。惟以此令下。成城學校。他則置之。實不過勉強一應酬耳。政治學公例。凡一私人之言語舉動。不侵及他人自由。不傷及社會秩序者。政府不得干涉之。髮也。鬚也。若何去留。若何裝飾。皆與他人無關礙。於社會無損害。政府官吏。無可以參預之之權。本朝入關。強行薙髮令。古今萬國。無論頭等文明。四等野蠻。皆無此政體。今乃更以這般恥辱之事。欲行治外法權於他邦。何苦爲外國報紙笑話一門。增一材料耶。五月十七日

頃東京之中國公使館。有日本外務省派一人爲監督。凡日本人往見公使者。非由外務省介紹書。不許接見。有耶穌教士某。三度叩關。皆被拒絕云。蔡公使視自由爲仇敵。今與他仇敵日相遠。自當愉快。但據國際法。凡外交官。皆代表一國神聖。不可侵犯。今日本待我公使如此。殆以代表不自由之國。當以不自由待之耶。請諸君下一轉語。某惶恐白。五月十七日。

某頓首。英國鴻哲斯賓塞爾先生。今年達於八十二齡之上壽。現代學界之耆宿。此巨擘矣。前陽歷四月二十七日。爲懸弧令辰。先生自著一書。名曰「事實與計注」。卽於是日出版。以爲紀念。書凡三十九章。內有論心意之表現。論音樂之墮落。論愛國心等章。最爲博切深明。其自序云。「今以此書公於世。吾敢信此書。爲吾一生最後之著述矣。」云云。先生以進化論。提倡一世學說。影響徧及寰宇。今其思潮。猶不落青年新進之後。我輩展讀斯篇。能不起敬。願祝先生更作此等紀念者數度。以惠後學。諸君想有同心歟。某頓首。五月十九日。

日本理學博士橫山又次郎。頃著一書。題曰「生物之過去與未來」。謂將來世界。當有一種動物。其聰明更過於人類者。其立論大旨。謂下等動物。腦在後而顎在前。腦小顎大。禽獸是也。中等動物。腦在上而顎在下。腦較大而顎較小。人類是也。高等動物。腦在前而顎在後。腦大而顎小。馴至無復牙齒。其徵據頗繁。持論頗新。穎大足供消暑之一助。但此後果有此等高品。得毋令我輩中人以上者。怖殺耶。孔子曰。後生可畏。然哉。然哉。某拾紙。五月二十日。

讀者足下。國民應有之權利。國民不可不自監督之。開平礦務局。爲我國人合股份所創之有限公司。資本五十萬兩。每年出煤約八十萬噸。利贏頗厚。公等當稔知之。義和變起。忽借英國人名義。爲保護計。亦非得已。乃自英人接手以來。規模全變。而股東絕不得與聞。頃將百五十萬兩之資本。改爲一百萬磅。而收回舊股。所持一張一百兩之股票。另給以一張。其價二十五枚。折餘六十二萬五千磅之股票。則由歐州人領受去。日

報紙謂歐洲人實交一文之資。而日本傳來之股票來售諸上海。獲利無算云。竊意現今開平礦務局之主事者。號稱得人。未必爲他人所愚至此。但股票變動之緣由。爲股東者。不可不質問。受股東之委任者。不可不宣明權利思想。固當爾爾。公等以爲何如。某越俎奉白。五月二十日。

連日陰雨。使人悶損。我國政界。亦霾壘不開。日接於耳目者。皆可爲氣結。率奉告一二。榮慶之爭。實現今北京政海一暗潮。其波瀾或日漲日劇。以致決裂。亦未可知。日前有御史某者。劾賈景仁依附慶邸。當聯軍入京時。設法欲擁戴攝政。希圖富貴。請革去道員。以保全賢王。又附片。劾懋毓。鼎與賈景仁。勾結美武官戴麗生。立民政廳。以與五城爲難云云。二人皆慶王所愛也。慶聞此。摺甚怒。語其幕府云。某竟敢以叛逆誣我也。於是咸疑某京兆所嫉使。次日御史王乃徵。乃劾某京兆種種事。語極醜詆。欲下廷議。爲榮相所護。乃免。某京兆。榮相所愛也。嗚呼。大廈將傾。而燕雀猶紛紛爭稻梁謀。鄙人不復責之。惟憐之耳。某再拜。五月二十五日。

榮慶相鬧事。今據日本報紙。尙有醜聲不足爲外人道者。法商某。許賂慶邸。而求包收土藥稅。每年可得三千萬元。此事若成。許每年送榮慶各五十萬。慶語榮曰。此事大裨國帑。盍亟行之。而隱五十萬之說不告也。榮領焉。入告太后。太后頗喜。增多金也。事垂成矣。姑下督撫一議。法商聞之。卽造榮府致謝。兼道及所謂五十萬者。榮怒慶之欲攘其利也。曰。萬事豈不在我。今各省復奏。亦多不謂然。榮遂止之。慶力爭不得。懊憤欲絕而已。敢問讀者。諸君。榮與慶兩造孰直。某再白。五月二十六日。

據電報。昨日諸公使會議。還津問題。俄使聲言。以後此事。一任各國主張。吾俄不復與聞云云。俄人外交手段。實可驚絕。蓋明知此事。各國將有作難。不欲以此加怨於北京政府。而嫁其罪於他國也。是日之議。竟不決。某匆匆上。五月二十六日。

諸君足下。滿懇新條約所議定。俄人以西歷六月七日。卽中歷六月二日撤兵。距吾僅一禮拜耳。然俄兵今

尙無束裝之色。嗚呼。權力不相等之國。而相結約。約直兒戲耳。某白。五月二十六日

拜啓。今日乃美國獨立建國紀念日。(西歷七月四日) 祝炮轟轟。不絕於耳。賀旂舒舒。不絕於目。眞使我輩無限感動。本日非徒美國一國大紀念日。實可爲全世界人權之大紀念日。某等正容整衣。取出行篋。中華感頓遺像。供養瞻拜一番。聊表祝意。匆匆不多具。某再拜。五月二十九日

拜啓。北京政府。最妙外交手段。莫如與人結密約。聞中俄又結西藏密約矣。其詳不可得而聞。其第一條。與光緒十年朝鮮之役。與日本所結天津條約。大相彷彿。即西藏有事之時。俄國欲派兵往先照會中國。中國欲派兵往。亦先照會俄國也。讀者試思我中國。今日安得有派兵往西藏之事。西藏竟是俄人囊中物了。聞主張其事者。榮中堂也。某白。六月二日

讀者足下。今日【西歷七月十一日】英首相沙士勃雷侯辭職。國庫大臣巴科代之。沙侯可謂三島政治界中之張子房矣。侯自始入議院。自今四十九年。凡三度組織內閣。位首揆者十四年。今年七十二歲。其思退隱。已非一日。徒以波亞戰事未了。身任其難。今和議已成。遂翩然挂冠。立憲政體之祖國。其政治家之風度。殊加人一等。可勝欽慕。某再拜。六月七日

英國某華文報主筆。有自署太平洋客者。新著一書。名曰「新廣東」。登諸報中。凡三十一續。乃完。實可稱近日文界一奇作。鄙人自問瞻量頗不小。讀之猶目瞪舌橋。頃將乞其版權。印數千紙。散諸內地。無俾獨以嚇老夫一笑。某匆匆白。六月十一日

炎熱鬱蒸。使人損悶。諸公想同感。某等避暑旅行。薄游松島。松島爲日本三景之第一。凡八百有八島。攢列海岸。如初夜星。誠爲壯觀。數月以來。爲書卷筆墨文字之奴隸。不能自由。得此頗一洗塵俗。歸途汽車中。見新聞紙。知學生與公使爭權利事。且憤且快。連日以來。有吳孫兩君見放之事。東京學生團體。激昂紛擾。達於極點。某

等亦尋消問息。心憧憧然。連日不復能成一字。報中之文。大草率減色。無以饜讀者諸君之望。主臣主臣。七月五日學生事件。想爲讀者諸君所急欲聞。某等有所知。隨時詳告。本報之責任也。自吳孫兩君之見放。國恥觀念益湧起於學生人人之胸中。吳君出行之日。侵晨六點鐘。學生羣集新橋驛。【東京之火車站】相送者數百。人心團結。蔡使當亦生畏。日本人當亦起敬。某匆匆白。同日。

吳孫二君去後。神田鈴木町之留學生會館。日日集議。日本人深爲注目。其集議之詳情。某等局外。無由悉知。但其大旨。以日本人徇一俗吏之請。幾視我國民全體。毫無可指名之罪。而放逐吾同學。吾儕靦顏留此。實無面目。誓相率歸國。甯失學問。勿失名譽。萬喙一聲。洶洶不可壓抑。其中留學稍久。年稍老成者。調停善後。煞費苦心。聞昨日最後集議之結果。擬暫停課。以待此事之著落。若無著落。退學未晚。遂以此決議。雖然。聞學生之相率歸國者。業已逾百人云。七月初七日。

弘文學院。爲高等師範學校長。嘉納治五郎氏所辦。而外務省實主持之。其中有速成師範一科。實嘉納氏採吳君稚暉之意見。以倡立者也。留學生中范君馨心。爲之通譯助教。會館決議後。范君亦以多病辭斯席。速成師範生百餘人。尖其耳。教授失其口。遂不得不停課。此事影響最重云。然范君固主平和主義。日勤同學。勿悻悻遽歸。某採訪白上。七月初八日。

留學生會館集議之日。鎮國將軍毓朗。向諸學生打躬作揖無數。請其息怒少安云。毓者宗室人。北京政府派來調查警察事務者也。有某生氣最盛。而受毓將軍之禮最多。某生竟始終不答一揖。亦不倔強矣。同日。

日本之有力者。集議於其華族會館。決議認蔡使之無禮。表同情於學生。特派人以其決議之條件。報告於留學生會館。並代表本國上流人士道歉意。頃東亞同文會人。居間調停。頗盡瘁云。亡羊補牢。東道主殆亦兢兢。某續報。七月初九日。

此次吳摯南京卿。頗稜稜見風格。助學生張目。聞吳孫見放之次日。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訪京卿。京卿憤激。不可言論。謂日本只認得現時代表政府之公使。不認得將來代表國民之學生。實所大惑不解。以此感情。東京之我國學生數百人。皆將束裝歸去。一月以後。東京當不留雙影矣。云云。菊池遜謝。言此是內務省行政之事。文部省初不與聞。其後。凡日本之教育家政治家。可往訪者。京師皆峻詞厲色。不稍假借。云云。京卿亦自束裝。候船即歸。數日來。不拜一客。不赴一宴。此役以後。京師崇拜日本念頭。減去十之九云。某恐內地志士。崇拜日本之念頭。亦減去十之九。某頓首。同日。

吳孫見放以後。日本報紙。皆阿其政府。莫肯主持公論。惟一西文報。名曰「日本泰晤士」者。大攻難政府。大意謂「我政府以吳孫二人妨害治安。但其所以妨害治安之實證。頗難索解。以鄙見論之。前者西人因不肯納家屋稅。聯衆以拒政府之命。其事視吳孫二人之關係。輕重何如。於西人未嘗一過問。而吳孫則放逐不稍貸。毋亦因白種人之強權。有不易侮者耶。云云。其言非無一理。某譯述以聞。七月初十日。

學生不平之聲

吳孫事件以後。學生拂袖歸國者踵相接。識者不能不爲東方時局浩歎焉。彼國新聞。多盲從政府。不特不肯作持平論。又從而文之。學生屈鬱不得伸。乃紛紛投書本社。求揭載志。欲令天下知有眞黑白耳。來書盈篋。本報限於篇幅。未能悉載。唯擇錄一篇。以代表其餘。

「吳孫兩氏。被放逐之故。果何在乎。」不平生投稿。

今回我留學生中。吳孫二人。被逐回國。其所以致是之故。實果何在。吾人甚難索解之。即彼國之輿論。亦漠然無所歸宿。概言之。約有三說。今略陳之於左。並發擇其謬。

(一) 侵害警察權之說

(二) 妨害治安之說。

(三) 身分之說。

第一說曰。外國公使館駐在之國。有保護公使館不使侵害之義務。其權屬於警察。苟侵害公使館。卽直接侵害警權。至若學生請求公使之事。其正當與否。非警察所問也。云云。此乃無端之說也。我留學生請見公使之當日。其舉動之安穩。秩序之正當。觀貴報第十三冊所錄。可見一斑。今設使爲此說者立證。吾恐彼必無以應也。雖然。學生等請見公使之日。公使屢推不會面。而學生猶苦苦請之不退。夫學生之不退。實有最苦心在。蓋恐一退之後。再難望其達目的也。學生之苦請不退。全依正當儀式哀懇。以冀公使之一晤耳。絕非以強力要迫恐嚇之也。夫如是。吾不知論者之說。果從何來。

第二說曰。吳孫之放逐。非爲犯法所禁。乃恐其妨害治安。故特爲此預防之策。乃行政上一手段也。夫行政處分。不必要有犯法之實事。唯行政官認其行爲不穩當。則可矣。苟既犯法。則已入於法律問題。非行政問題也。云云。今日日本政府之放逐吳孫。標其名義曰「妨害治安」。實探此第二說。蓋此說範圍廣漠。立論最易。欲反駁之。實最難也。雖然。夫行政處分。果如是其漠然耶。吾人不能無疑。苟如論者所云。吾人之自由權利。不能不爲行政者意思之犧牲。吾人苟知自由權利之可貴。則必知行政處分是有限也。明矣。據日本刑法。危害國家政治組織者。其處罰最嚴。不特準備行爲處罰。卽意思表示。亦作犯罪。學者解說之曰。此與刑法原則相反。乃一例外耳。實出於立法者不得已也。云云。今謂吳孫妨害治安。不特無事實。無準備。且並不見有表示妨害治安之意思。而行政者驟以妨害治安之名加之。其本於何意。吾人雖不知之。要之此名實非適當。則敢決言也。况此事與憲政政治組織。豈可同日而語哉。

第三說。乃前二說之後援也。其說曰。吳孫之放逐。絕非法律上之意味。唯是強求面會公使。非學生身分內



所應爲者耳。云云。夫學生等之求見公使。苟非以暴力脅嚇。亦非政治上之意味。循儀式以求見。則此古老專制之說。不待余多辨之。而識者自明黑白。故余不反駁之。唯欲問之曰。信不子言。不法學生等不守身分。強求見神聖。不可侵之公使。罪惡薰天。日本臣民。羞語此輩同履土。嘗屏逐之歸國。不容猶豫。吾想文明國政府。斷不採此卑污之語。以宣言於天下也。

右三說之論點不同。要之爲蔡一人洗脫則一也。何故爲蔡洗脫。欲明文明政府。不袒私而庇不義也。其言柄可謂極得體矣。然細察之。奈未足以掩天下知者之目何。余於諸方面觀察。皆不能明孫吳被放之故。乃質問諸多人。皆曰。別有緣故在。叩其說。則曰。吳孫之放逐。實非因上三說之故。乃出於蔡公使之請耳。公使乃主權者之代表。公使之請。卽主權者之請也。國家因有拒絕請求之權。然欲友誼之圓滑。則亦應外交手段之一端也。云云。論者之說。固未嘗無一理。夫公使雖有代表主權者之資格。然其一動一非。盡是代表主權者。於許多事件。可作一私人之資格觀之。國際公法。有其例也。年來明詔屢降。鼓勵學生出洋留學。其言昭昭。天下所共知之也。日本與我國。情摯最通。豈當事者猶未之知耶。今蔡故意妨礙學生入學。明背聖旨。實出於一人私意。非代表主權者之意。雖孩提無不知之。今日本政府。容忍蔡之背旨行爲。屏斥彼之一正人。義之敵。而曰圓滑兩國友誼。以吾人觀之。此乃日本政府。與蔡一個人之友誼。非邦國之友誼也。吾更讓一步論之。設使果無鼓勵游學之明詔。我政府之意。亦與蔡雷同。然妨害入學之舉動。實正義所不容。日本政府。聲大義於天下。以開發我國爲主義。夫開發云者。決非求外國歡心之謂。乃啓勗其人民之謂耳。我政府之志在塞民。而日本政府之志在開發我民。主意之大。眼目既異。豈容因小私而屈大公。今回之事。正此二大主義相爭之演劇。今日本政府。助彼以鋤此。拋棄一國之大主義。以徇不正之私情。聲大義於天下。如彼其壯也。而實行如此其卑也。豈文明政府所爲耶。

吾疑堂堂日本政府。未必出此。吾人不敏。頭腦粗鈍。到底難索解其故。唯望知者教誨耳。或曰。國際法未發達之今日。放逐外人。不必求深遠緣故。不觀之俄國乎。彼迫逐猶太人。盡沒其財或產。豈有故可主持乎。曰。處今日「權者權利說」盛行之世。吾不必與子爭。但所欲辨者。緣故與正義二者。不可不別。天下事雖多無正義。然天下事未嘗無緣故也。俄之逐猶太人。出於人種及宗教相嫉之故。乃事實上不可不掩者也。故今吳孫之事。謂吾人難索解其故。猶可謂其無故。則決不可也。

### 悲奴篇

頃得北京匿名投書。有自署中國四百兆民之一張氏者。題曰悲奴篇。所述都中近事。有足令人髮豎。心顫肉麻者。勿曰區區小節。無關大計。社會風潮之所趨。轉瞬間至於此極。天墜之憂。豈惟杞人。吁嗟奴令。吁嗟奴令。世無林肯孰從而拯之。世卽育林肯。亦孰從而拯之。亟錄以告乎不願爲奴者。

悲乎悲乎。吾三千萬方里之土地。今猶得傲然自命曰國乎。奴而已。吾四萬萬之人民。今猶得忝然自居曰人乎。奴而已。國烏乎。奴。政權侵於人。利權奪於人。土地權限之權隸於人。國脈存絕之權操於人。一事也。人嗷之。人利之。奔走恐後。奉命唯謹。非是則漠然矣。是之謂國奴。人烏乎。奴。無自漲之力。無愛羣之心。無競爭之力。營營戰戰。蜷伏蜷縮。擗滅亡而不懼。甘魚肉其如飴。砧而嬉。吾釜而游焉。猶冀人哀而存之也。是之謂人奴。

等國也。吾烏爲奴之。人奴之也。等人也。吾胡爲奴之。心奴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吾得而易之曰。悲莫大於心奴。國奴於人。國之奴。奴於國。奴於國者。且奴於人之奴。以自保其奴。以自奴其奴之奴。於是乎有奴於奴之奴。

雖然。吾聞古今中外之爲奴者。服賤役已耳。操苦工已耳。衣服飲食居處言語。一切自由權利。不得與平民

等已耳。苟時而鞭笞之。奴必忿於心。苟時而污辱之。奴必羞於色。苟時而逼其妻女而淫之。奴必突然暴怒而不可制。果若是而不忿不羞怒者。世必謂之奴非奴。而今所聞於吾之奴何如也。吾爲吾奴恥。吾爲吾奴悲。吾不忍爲吾奴言。吾又不忍不爲吾奴言也。反袂掩面。爲吾奴含淚言之。

新簡奧使吳德璋之出都也。乘火車。至天津。倉卒登車。偶躡某西兵之足。西兵不知爲欽使也。揮之以鞭。吳固能西語。立與之辯。且自白爲新簡欽使。西兵曰。旣爲欽使。尤然知禮。復鞭之。吳無如何。含忍而已。崇文門城樓高而闊。人跡不常至。近有西兵數人。招土娼聚樂其中。金墉石發。竟化陽台。某牧師過而知之。走告步軍統領。謂西兵無禮。貴國胡勿驅禁。當事以事關交涉。慮啓爭辯。亦遂置之。

東交民巷口。有街道官廳。日前某甲經過其處。時已黃昏。西兵數人交劫之。剝其衣服而去。某意官廳有看街兵居之。方窘急時。大聲呼救。寂無應者。翌日詣職街道者。問官廳何以無人。職街道者謂。初固有人居之。旋以住者。輒被西兵雞姦。故人莫敢往。

陳京兆璧之眷屬。由閩來京。行至塘沽登岸。詣客棧。有少婦姍姍行遲。猝遇一西人。酒氣濃醺。挾之而去。洩多人說項。始得索歸。

新捐主事王某。湘人也。其夫人夙饒風度。兼擅詩名。因其囊砧入都。固請偕行。冀一窮渤海之壯觀。攬燕台之勝景。船甫入口。西人過來驗病者。見其丰采異人。遽與調笑。幸主政力爲排解。得免於辱。而同船婦女之驗病者。莫不赤其下體云。

伶人韻芳者。名娼賽金花之義子也。近爲西人某所囑。韻芳藉以示重。頗侮貴官之舊相識者。日前西人復往尋歡。脫陽而死。韻芳恐甚。稔知西人之父爲馬洋人。急招之至。哀之以聲。馬洋人謂吾子旣不自愛。死所應耳。但汝須以中國極尊貴之喪儀。殯送吾子。且當命汝素識之達官。爲之執紼。方與于休。韻芳念此。

不甚難立卽應允而韻芳之名因此乃如雷貫西人之耳。其素相識之貴客事之加謹云。前門外某娼窰。二西人往遊。迫妓行淫。妓家索錢。西人不予。撞毀器物而出。至街道局大肆咆哮。執一六品頂戴之耳。勒令究辦。該員遽令巡捕封禁。始得無事。

悲乎悲乎。此非吾四萬萬奴數中之一分子乎。其橫受凌辱固如是。且爲是凌辱者不必果西人也。華種而洋裝。華身而洋役者。方且爲虎俵焉。爲城狐焉。旌之曰西人。則吾奴視爲應受之凌辱。不能抗也。奴吾奴者。亦視爲應受之凌辱。不敢言也。誰無身。誰無妻女。長此悠悠。吾悲夫。吾奴者之終不能以苟免也。吾奴其有知乎。無知也。吾奴之受鞭笞。甘污辱。忍妻女之淫。其性根也。其習慣也。非是則貧且賤矣。非是則竄且殺矣。本平日之所習以奉客。我國家禮亦宜之。熙熙然攘攘然。爭先恐後。惟恐不及。悲乎悲乎。吾恐其終焉已乎。奴吾奴者其亦二知十四紀之奴。固不自奴不能奴者乎。消極必長。晦極必明。吾爲吾奴悲。吾爲奴吾奴者危。

拜啓。今日路透電報言俄皇下詔書。將本年二月【西歷】在墨斯科【俄舊京】鬧事之學生。當時竄謫西伯利亞者。今悉一一賜還云。其用意何在乎。稍有識者當能見之。世界民權風潮。遂終非一二獨夫民賊所可敵。雖有悍狠陰鷲者。竟無奈此進化自然之運何也。今日全地球中。以箇人之威力而論。孰有過於俄皇者乎。今且不能不豎白旂。以降於民黨之轅門矣。嘻。獨夫民賊看者。雖然。非有俄學生堅志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氣。亦安克此。彼其前此瀝血於絞台。瘦斃於鐵獄。暴屍於漢野之學生。不知幾千百人。而始有今日也。聞俄皇引用虛無黨人。參議國政。共圖維新之議。皇后及其餘貴族力諫。皇不爲動云。嘻。尼古刺第二亦識時務之俊傑哉。某頓首。

七月十八日

東京學生事。前號奉聞各節。頃得復學生某君來書云。間有失實之處。據云。毓氏並無向學生打躬作揖之

事。彼非到會館之人。亦無如此待學生之禮。又吳京卿之對菊池。並非如投書者所云云。惟一日文部省某往謁京卿。叩以留學生事。先生有何意見。京卿答以公使失職。放棄權利。學生等深明國家權限。值此自覺無顏。大半作歸計云云。謹更正奉聞。此事乃一無權無勇之團體。與兩政府相交涉。不特中國前此所無。卽在外國亦所僅見。其善後結果何如。專視內力。旁觀之爲友爲敵。似皆無足重輕。諸公以爲何如。某白。七月二十二日。

與日本政府交涉之方面。頃得留學生會館公函。知將已就緒。照錄原函如下。七月二十四日拜啓。留學生善後事。宜前由長岡子爵伯原文太郎君等。出爲轉圜。互商數次。旋於陽曆八月二十五日。得復書。茲錄其條件譯如左。

一 設學生總監督事。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

一 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計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

一 東京同文書院。一 弘文學院。一 清華學校。

一 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因第二條未定在學時限。而當時面晤。有在學至少六月爲度之限。翌日又往詢問。茲於二十七日。又得復書譯條約如左。

一 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二項。

(甲) 在校六箇月以上者。

(乙) 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元以上者。

一 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今之退校。或拒絕其保送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入文部省直轄學校。

其他書中未經敘明。而當時會得面許者。(一) 軍事教育。已允侍福島少將回京。許爲從旁竭力斡旋。(

(二) 吳孫二君歸國。將來有機再來。可無阻礙。(三) 保證金。由在學之學校。或由會館存置銀行。俟卒業後。仍還本人。(四) 所有三校以外之學生。於總監督未來之前。由中日士紳。設法保送。謹以報告。即請公鑒。八月二十九日留學生會館幹事同啓。

與本國政府交涉之方面。聞北京已有電諭。令振貝子查辦。振已於昨日入東京。學生擬上一書。陳其原委。已由吳君止欺。張君星五等十人。代表往見云。振貝子約以八月初四日。應學生之招待。往神田鈴木町會館云。不知向後作麼生。八月初一日。

頃得陝西匿名投書。題曰(醴泉宋芝洞被限實錄)屬登本報。惟查上海天津各報館。皆已將全文揭載。本報續登。未免明日黃花。故從闕如。此事全由陝臬樊增祥一人搗鬼。樊乃榮相門下最得力之鷹犬。榮爲西安將軍時。樊以知縣入其幕下。極力納交。榮識字無多。樊稍解一二。卑靡猥屑之詞章。在腐敗學界中。薄有才名。因此互相狼狽。及神京淪陷。兩宮蒙塵。便是樊增祥時來運來之候。僅數月間。由大令超升。秦臬氣燄薰天。秦中上自撫軍。下至輿隸。無不悚仄。仰其鼻息。其作福作威也。亦宜。獨惜宋芝洞。遷居海上以來。斂跡不問世事。海上所謂新黨者。方共笑其蜷縮。以爲詬病。而樊增祥乃以各報痛詆頑固。皆宋嗾使也。試問我海上同業諸君。肯承認否耶。往讀明史。見馬士英阮大鍼。當燕京淪陷。思皇殉國以後。猶著蝗蝻錄。逮捕復社君子。竊數人之冥頑不靈。何乃至是。今觀此。而知古人之洵非不可及也。聞某廉訪最嫻音律。錦囊中燕子箋。亦不久當出世。但何苦爲將。來著桃花扇者。增一副淨脚色耶。七月二十六日。

昨得都中來書。述榮相三大威德。(一) 醇邸本既有妻。而榮強以女妻之。請聖母主婚。是奪婚之威德。(二) 濤公不願向榮請雙腿安。以襲王爵。取其歡心。濤已過繼。承襲某長房之公爵。例不得奪移。而榮毅然爲之。是奪爵之威德。(三) 榮於數日前。將其愛妾扶正。賀客迎門。其妾尙無子。今竟以爲妻。是奪嫡之威德。說者謂

醇王濤公。皆今上胞弟。榮知聖母風燭之年。故結此以自固云。雖然。唐高宗所謂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吾儕小民。正不必過問也。某頓首。 七月二十七日

近日有復興海軍之議。袁慰帥請每歲籌常款百萬兩。以從事。掃從前南北洋閩廣等界限。全國爲一。分常備豫備二艦隊。於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州五處。分設海軍軍務所云。此計畫。視李合肥前案。頗高一籌。但今日中國之力。能及此否。是一難決之問題也。且凡興作一事。必有目的。今日列國汲汲擴張海軍。皆爲實行帝國主義。不得不爭海權以軍艦保衛商務。實經濟競爭之結果也。而我當道之效顰者。何爲。吾非反對此意。吾信我國將來必有持進取方針之一日。但於今日之治此者。不能無疑耳。又聞俄國許借旅順口。爲我海軍屯泊所。俄人外交手段。真加人一等。其再拜。 七月廿八日

增稅免釐之上諭。既已發布。厘金屬商之政。一舉掃之。固大快事。但關稅之權。既爲債主所握。財權自今益移於外國。將我國民當革新之任者。益困難耳。一歎。 同日

俄人於滿洲徵兵後。尙以保護爲名。擬召集中國人當兵。以充其任。於吉林省千五百名。黑龍江一千三百名。合二千八百名云。英之滅印度。非用英兵也。用印兵也。聞英人在威海衛。募集中國以來。華人之得入英伍者。其威燄雖一大鄉紳不如也。嗚呼。將來此等現象。通國皆是。豈值威海衛。豈值吉林黑龍江哉。 同日

某白。近日西人經營長江上游。不遺餘力。德法兩國。皆在宜昌新設領事。聞德人日間。並設領事於四川云。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已開通湖南航路。前月昌和號輪船初次航行漢口岳州長沙。虧損二千餘金云。然西人不屈不撓。將來內河航利。終盡歸其手耳。又自礦務章程頒行以後。滿南各山地。西人足跡。無日無之。如此江山坐付人。誰之罪歟。誰之罪歟。某贊言。 七月二十九日

某再白。今年歐美學界。特色之大著作。頗少。惟四月間。英人頓德氏。新著一篇。名曰（西洋文明之原理）。

可謂進化論之革命者。蓋若國學派。向主實利主義。自霍布士洛克邊沁以來。雖互有出入。其大旨總不出於此。達爾文斯賓塞興。以生物進化之公例。推論之於政治道德學界。壁壘一新。然實利主義。亦益光大。頤德氏亦汲此主義之流者也。但其大旨。謂當犧牲箇人以顧團體。當犧牲現在以顧將來。實爲前此言實利進化者。痛下一鍼砭。頤氏自謂此書。必爲二十世紀學界。生一大影響。吾亦望頤氏此書。爲我中國學界。生一大影響。某頓首。

七月二十九日

本日之日本報知新聞有一條。題曰（外交界之三夫人）者。言日本現今有三夫人。握外交界之實權。一曰德國公使井上勝之助之夫人。二曰暹羅公使稻垣滿次郎之夫人。三曰中國公使內田康哉之夫人。其評內田夫人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誰乎。內田夫人也。西太后日日宴會各公使夫人。其所以獻媚之者無不至。而其中最能深知北京朝廷性質。玩之於股掌之上。而操縱之者。莫如我內田夫人。今西太后之一舉一動。殆無不恃內田夫人之顏色。內田夫人。實北京政界中最有實力者也。云云。吁。生擒西太后一語。何其對於友邦主權者不敬之甚乎。雖然。吾中國女權之昌。而使列國之中。亦得有英雄用武之地。使斯賓約翰彌勒諸女權論鉅子。開之。當生如何之感乎。抑他人之欲生擒我者多矣。我國民之被人生擒者亦多矣。豈直一內田夫人哉。豈直一皇太后哉。八月十七日

一年以來。中國報界。大添活氣。直是差強人意之一事。頃者日報中光芒萬丈。咄咄逼人者。莫如美國舊金山之（文興日報）。每論說一篇。動五六萬言。登報至二三十續。誠前此日報所未有也。又如汕頭之（嶺東日報）。天津之（大公報）。皆有特色。有新論。實可稱日報進化之一級。上海各報。向優於他地。餘則靡然不振。除（蘇報）屹然砥柱中流。有一定之主義外。餘皆次第墮落。可勝慨歎。惟叢報體。則視數年前大有進步。去年發行之選報。最稱鏗鏘。自廿一期以後。雖頓減色。然新出之新世界學報。魄力亦大有驚人者。雖其中間。多有影響



之語。然文章之銳達。理想之爛斑。實本社記者所深佩。其中主持論壇者似多得力於劉陽譚先生之學。又使我起敬。又有（政藝通報）亦不失爲上海報界第二流之位置。每月二冊。似皆成於一人之手。其精力亦可驚矣。言論爲實事之母。我國今日言論界一綫曙光。杲杲方出。其或者言論之良結果。殆將不遠。吾欲爲中國前途賀。

八月十八日

回鑾以後。忽已年餘。政府媚外手段。操之極熟。謂此便可以得外之歡心。此著敷衍得去。便可太平歌舞。儘他快活。雖然。外人不如是其易與也。據連日電報。英公使以湖南辰州教案相切責。勒令政府處其地武員以死罪。其餘百官。按紕有差。又有貴政府若不能了結。吾英當代爲平之。等語。聞已派砲艦沿江而上。渡湖而南矣。噫。小題大做。何至如是。豈又將效德人據膠故事耶。英人以揚子江流域爲勢力範圍。欲借端以鞏固其權力也久矣。恨無詞耳。此正其利用之時機也。當局者何以待之。

九月二十五日

再者。北京英公使。本以月之二十九日。饗各王大臣於其使署。已發帖矣。因湖南教案。一變其政略。西后頤和園之宴。諸公使皆赴。惟英使獨否。至今日。忽將各王大臣之請帖索回。謂我不赴頤和。想諸公亦不肯臨賜。因此收回前約云云。天下有如此請客之禮耶。外人之視我當局者。實玩弄之於股掌之上。以視戲猴者之耍其猴。亦不過若是焉耳。然當局者。顧猶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一歎。

九月二十八日

旗人之禮。凡長輩見客。晚輩必侍立。不敢就坐。向例然也。西太后回鑾後。屢宴各國公使夫人。每宴。皇上必從。從必侍立於後。而公使夫人及其兒女。乃至參贊隨員之夫人。亦皆昂昂然高坐也。嗚呼。以堂堂大國之主權者。乃使之在外人前。執廝養之役乎。此而不恥。其必無血性者矣。此而不憤。其必爲無人心者矣。請后黨諸公。爲下一斷語。同日

振貝子游歷各國歸。條陳改革事宜。其目已見本報前號。內有民間子弟十歲以上者。均令入學肄業。否則

罪其父母一條。此事誠各文明國最美之意。最良之法。然若欲以行諸今日之中國。恐將全國廬舍。改爲囹圄。猶不足。以容此輩之父母矣。各國此行之制也。名曰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何以能行。蓋其官立公立各小學校。徧於陬邑。國家爲之補助。可以不收學費。而學校能支持。一地學校之額。與一地兒童之額相應。而無人滿之患。於此而猶有溺愛其子弟。而不使就學者。則可以罰之。故曰義務也。今中國動輒一府數縣。無一卿饗。國家會不爲之設法獎勵。而小民生計憔悴。饑殍且不給。而曰必令其子就學。否則有罪。民將曰。吾不敢犯罪。請政府諸公。示我以學校所在。而導我來。不知諸公何以應之也。嗚呼。豈惟此一事。今日當局之言變法者。皆此類而已。一條陳一論旨。而變法之能事畢矣。同日

民族主義之在今日。豈不磅礴而鬱積哉。愛爾蘭之併於英國。非愛人所欲也。故雖併之數百年。而未能偶俱無猜。前皇域多利亞。卽位六十年。祝典。舉地球日所出入處。無不張燈結綵。以致慶賀。獨愛爾蘭則偏豎黑旗。示國喪之意。怨毒之於人甚矣。前宰相格蘭斯頓。深觀時勢。知衆怒難犯。因提愛爾蘭大學改革案。宗教改革案。自治法案等。其時自由黨【格公者自由黨首領也】同志。悉反對此政策。全黨分裂。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堅持主義不少變。雖然。卒未能全達其目的。及格公去位。沙侯代之。愛爾蘭激昂益甚。殆生大變。值英度戰起。國人注全力以敵愾。而內鬪之瀾。少息焉。及戰事定。和議成。識者知愛爾蘭之事。必將復燃矣。果也。昨日今日。路透電連報愛爾蘭土地同盟黨員騷動之狀。且言兵器藥彈之輸入愛爾蘭者。非常之多。英政府業已日日戒嚴。云嗚呼。民族自治之精神。不可壓抑也久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安得起格蘭斯頓於九原。而一籌善後之策也。

九月二十八日

問答

一問讀貴報第一號。紹介新著一門。原富條下。於英文之 Political Economy 欲譯爲政術理財學。比

之日本所譯經濟學。嚴氏所譯計學。雖似稍確稍賅。然用四字之名。未免太冗。稱述往往不便。如日本書中。有所謂經濟界。經濟社會。經濟問題等文。以計字易之固不通。以政術理財字易之亦不通也。此學者。在中國雖無顯門。但其事爲人生所必需。隨文明而發達。吾中國開化數千年。古籍之中。豈竟無一名詞。足以當此義者。貴撰述博通羣典。必有所見。乞悉心研究。定一雅馴之名。以惠末學。幸甚幸甚。（東京愛讀生）

一 答政術理財學之名。冗而不適。誠如尊論。惟此名。求之古籍。脗合無間者。實覺甚難。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書因採之爲食貨志。食貨二字。頗賅此學之材料。然但有其客體。不有其主體。未能滿意。管子有輕重篇。篇云「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輕重凡十八篇。皆言以謂經濟學之禮法者也。必求諸古名。則輕重二字。最適。然其語不通用。驟出之亂人耳目。殆未可也。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太史公用之以作貨殖列傳。此二字亦頗近。但所謂 Political Economy 者。合公團之富。與私人之富言之。而其注重實在公富。貨殖則偏於私富。不合政術之意。亦非盡當。史記有平準書。所言皆朝廷理財之事。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富以相準。故命曰平準也。」按漢代平準之制。本所以吸集天下財富於京師。其事非爲人羣全體之利益。本不足以當 Political Economy 之義。雖然。單舉平準二字。尙不失爲均利宜民之意。且此二字。出於史記。人人一望而解。而又不至與他種名詞相混。然則徑譯之爲平準學。似尙不謬。由是日本所謂經濟家。則名爲平準家。經濟學者。則名爲平準學者。經濟界。則名爲平準界。經濟社會。則爲平準社會。經濟問題。則爲平準問題。施諸各種附屬名詞。似尙無窒礙。聊臚此諸義。以酬明問。並以質當世之深通此學者。並望通儒碩學。更駁詰之。而垂教焉。

二問責報學說與學術。其界限似不甚分明。敢問其分類命意之所在。(同上)

二答就論理之原則言之。則學說可包於學術之中。以之分類並列。頗不合論法。但本報之意。唯以紹介各種新學。開通我國民智爲主。非欲藏諸名山。以傳不朽也。故因便宜以分類。其不合論法者正多。非特此兩門耳。至所以分此兩者之故。學說則專取中外大儒一家之言。有左右世界之力者。擷其要領。學術則泛論各種學問。或總論。或分論。或有形學。或無形學。以使人知學界之大勢。及其概略。故不得不另爲一門也。

三問日本書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國以何譯之。(東京愛讀生)

三答金融者。指金銀行情之變動漲落。嚴氏原富譯爲金銀本值。省稱銀值。惟值字僅言其性質。不言其形態。於變動漲落之象不甚若。且省稱銀值。尤不適用於金貨本位之國。日本言金融。取金錢融通之義。如吾古者以泉名幣意也。沿用之似亦可乎。

四問中國近日多倡民權之論。其說大率宗法儒盧梭。然日本人譯盧梭之說。多名爲天賦人權。民權與人。權。有以異乎。此兩名詞果孰當。(東京愛讀生)

四答民權之說。實非倡自盧梭。如希臘古賢柏拉圖阿里士多德。亦多言之。但至十八世紀而大昌明耳。民權二字。其義實不廣泛。乃中國人對於專制政治。一時未確定之名詞耳。天賦人權之原字。拉丁文爲 *Jurainnata*。Jura conata。法蘭西文。謂爲 *Droits de Homme*。Droits humains。英文爲 *Right of man*。德文爲 *Utrecht Fundamentalrecht*。Angelorene Menschenrecht。其意謂人人生

而固有自由自治的權利。及平等均一的權利。實天之所以與我。而他人亦不可犯不可奪者也。然則其意以爲此權者。凡號稱人類。莫不有之。諸論其爲君爲民也。之語意範圍。不專用於政治上也。故以日本

譯語爲當。

五問貴報第四號論說第七頁。載白沙先生崖山弔古詩二句。讀之。令人愛國之心油然而生。極欲受其全文。以資諷誦。又奇石二字。出典若何。并希示教。(上海衝冠子)

五答奇石者。崖山江海交匯處。有浮石二。高各數丈。形勢突兀。狀類門闥。故居民字之曰。上奇石。下奇石。亦稱崖門。崖門者以石得名也。宋帝及張陸諸烈殉國於此。賊臣張弘範實尸其功。因勒奇置爲銘曰。「張弘範滅宋於此。」陳白沙居近崖海。常臨憑弔。乃爲冠一字。刻於其上曰。「宋張弘範滅宋於此。」更題一詩於石陰云。「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鏘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此石粵中多有搨本。而新會尤夥。碑旁又附一詩。則前明逸民。南海陳獨漉恭尹之作也。詩曰。「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風浪至今悲。一聲望帝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無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界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文中荒殿古祠云者。附近居民爲殉國帝后立殿。並附三忠祠。以爲亡國紀念也。白沙之言怒而嚴。獨漉之言哀而苦。嗚呼。獨漉之遇瘡慘而感瘡深矣。

六問貴報中有要素二字。不得其解。譯書彙編中。亦恆用之。本當向彼處請質。今卽向尊處請質。若以瑣屑不答亦無妨。(蘇州華之笈)

六答要素二字。本物理學化學上用語。素。猶質也。中國人譯化學語。所用原質二字。日人譯爲原素。其移用於他種科學。所含意義亦同。如云土地人民。爲立國之要素。猶云輕氣養氣。爲成水之原質也。要字與原字有別。望文自明。

七問經濟學原名。Political Economy 直譯之爲政治節用學。迨 MO shohi 氏而始名爲 Economic。日本人譯之爲經濟學。不求其理而驟觀之。則經濟似出政治混而無別。夫經者含政治之議。濟者寓

泉流之旨。其與斯學本義。已極相符。日本當時之定爲此名。蓋已斟酌審慎而無遺義者矣。貴報第三號。乃欲易爲平準學。夫平準者。誠如嚴氏所謂西京一令。以名官職。不足以副斯學。乃如嚴氏之譯爲計學。其名則誠雅馴矣。若謂用之處處而無扞格。則恐爲賢者自許之太過也。案 *Statistics* 者。亦材政之中。而獨立一學者。日本人則譯爲統計學。又曰計學。今中國之方與人民出產國用。皆渺無定稽。是此學所以爲中國急講者矣。今欲竟從嚴氏之名。則不知此後。而欲譯 *Statistics* 其又將以何而易之。貴報第七號而又名之曰生計學。雖生計二字。其較嚴氏爲稍善。此終嫌範圍大小。而不能以政治理財之意。包括於其中。竊謂泰西近世。所新發明事理。爲我中國亘古所未有者。不一而足。若必一一而冠以我中國所固有名詞。是誠許子之不憚矣。亦恐未必有此脗合者。且舉國草創禮部尙乏檢定之例。文人結習。好尙新異。誤而用之。必至沿襲數十載。而後始能改。與其遺誚後賢。不如仍舊貫以俟商榷。如其不然。則財政學。日本亦有用之者。且包舉斯學之旨。而義界亦自清也。用以質之。以爲何如。想貴撰述亦必有說者矣。（駒場紅柳生）

七答平準二字之不安。鄙人亦自知之。故既棄去。計學與 *Statistics* 相混。且單一名詞。不便於用。如日本所謂經濟問題。經濟世界。經濟革命等語。若易以計問題。計世界。計革命等。便覺不通。鄙人亦既以此質問於侯官嚴氏。尙未得其覆答也。尊論謂近世所新發明事理。不能一一冠以我國固有名詞。此論誠偉。唯經濟二字。襲用日本。終覺不安。以此名中國大通行。易混學者之目。而謂其確切當於西文原義。鄙意究未敢附和也。故終願海內大雅。悉心商榷而重定之。至謂財政二字。包括斯學之旨。而義界亦清云云。鄙意殊謂不然。財政者。不過經濟學之一部分耳。指財政爲經濟。無異指朝廷爲國家。攷德國近世學者。於此學分類定名。最爲精密。其所謂 *Wirtschaftslehre* 者。經濟學之總名也。或稱爲 *Volkswirtschaft*

abstehre National Economy 則國民經濟學之義也。又稱為 Political Economy 則政治經濟學之義也。而又分爲家政經濟學 Domestic Economy 及營業經濟學 In dustrial Economy 等門。至其專屬於行政者。則謂之 Wirtschaftsbplege 而其中又分兩門。I II Wirtschaftspolitik 日人譯爲經濟政策學。II II Finanzwissenschaft 日人譯爲財政學。然則財政學不足以包舉經濟學之全部明矣。試以日本人所通定經濟學部門。列表示之。

經濟學 { 純正經濟學  
          應用經濟學 }

          經濟政策學 (狹義之應用經濟學)  
          財政學

由是言之。財政學決不可用也。嚴氏又謂苟欲適俗。莫如徑用理財。是亦不可。蓋此等專用名詞。萬不可以動詞冠其上。若用理財。則其于用之于複雜名詞時。窒礙亦滋多矣。故鄙見仍欲存生計二字。以待後賢也。日本所譯諸學之名。多可仍用。唯經濟學社會學二者。竊以爲必當更求新名。更望哲達有以誨之。八問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等所著書。除天演論名學外。其餘諸書。日本均有譯本否。乞示復。(上海南洋公學邵聞泰)

八答諸書多有譯本。但求其說理之明達。文筆之淵懿。能如嚴譯天演論者希矣。茲列其目奉答。

達爾文著一種

原名

譯名

譯者

Origin of Speciea

生物始源

經濟雜誌社

約翰彌勒著五種

原名

譯者

譯者

Hberts

自由之理

中村敬太郎

Utilitarianism

利用論

澀谷啓藏

Repr sentotive Government

代議政體

前橋孝義

System of Logic

論理學綱要

Political Economy

經濟原論

天野爲之

斯賓塞著六種

原名

譯名

譯者

Social Statics

社會平權論

松島剛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社會學之原理

乘竹孝太郎

代議政體論

Fisss Trincipies

倫理原論 未全

田中登作

Trinchles of morality

綜合哲學原理

藤井宇平

抽譯社會學原理之第二章政治哲學

濱野四郎

渡邊治

赫胥黎著 無

九問貴報第四號學術第二頁小注。「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不知學權何由自教會而散。其情形若何。乞全錄其實事。(高郵憂憂子)



九答歐洲中世以前。教育學問之權。皆爲教會所壟斷。羅馬教皇。備極專制。卽耶穌經典。亦不許人讀。他可知矣。其時哲學。惟有所謂士哥拉學派者。亦經由教士所傳授。當時國民教育之義未興。所有公衆教育事業。皆在教會之手。欲求學者。舍教會幾無所得途徑。此實束縛思想之根由也。及亞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交通日頻繁。東方文明。以如潮之勢而輸入。自土耳其人。陷君士但丁堡。今土耳其都城也。其中博學之士。皆西走於意大利。故意大利爲古學復興之中心點。未幾遂將希臘前哲。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畢達哥拉諸賢之書。譯成羅馬文者三十八種。而馬丁路得之宗教革命。亦應時並起。自此以往。教會不會壟斷政權矣。其事略如右。此實歐洲開化第一之關鍵。其詳具專史。若欲述之。雖累萬言不能盡也。

十問第四號學術第二頁云。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爲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按中國當時。未有社會。而責報云最劇之時代。意卽坑儒焚書之禍歟。或當時有如今日社會之舉。與社會相暗合歟。（同上）

十答社會者。日人翻譯英文 Society 之語。中國或譯之爲羣。此處所謂社會。卽人羣之義耳。此字近日譯日本書者多用之。已經數見不鮮矣。本報或用羣字。或用社會字。隨筆所之。不能劃一。致淆耳目。記者當任其咎。然社會二字。他日亦必通行於中國無疑矣。恐讀者尙多誤以爲立會之意。故贅答於此。

十一問第八號論語第七頁。日本維新之役。其倡之主之者。非有得於王學。卽有得於禪宗。不知王學何派。禪宗何派。主王學禪宗者何人。日本近日。若伊藤井上輩。會主王學及禪宗否。望明示之。

十一答日本維新之先導。最有力者。如梁川星巖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高杉東行等。皆王學大師也。成功最盛者。爲西鄉南洲。亦王學鉅子也。若伊藤井上等。後輩之乘時者耳。然伊藤及

前首相山縣有朋。現首相桂太郎等。皆吉田松陰之門人。其學固自有淵源也。王學與禪宗。本相出入。故當時諸學者。亦得力於禪宗。而日本佛學最盛。維新之功。方外人助力者固不少。

十二問讀實教第八號。於英文之 Political Economy 又有譯爲財政學。財政二字。較之日本所譯經濟學。嚴氏所譯計學。實撰述所譯之平準學生計學。似稍切實。賅括。然尙嫌範圍太小。不能以政治理財之意。包括其中。誠如實撰述所云。財政者不過經濟學之一部分。指財政爲經濟。無異指朝廷爲國家。是則財政學。決不可用明矣。然則終無一名詞可以定之乎。鄙意殊爲不然。夫我中國。卽無固有之名詞。以冠之。亦不妨創一新名詞。如泰西近今有新發明之生理。卽創一新字以名之也。苟必欲以我國古名詞。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能確切無遺憾。實撰述學術通博。苟悉心商榷。豈不能定一雅馴之名詞。以釋羣疑而惠末學。如不得已。則國計學似足賅此學。朝廷理財之事。由是。日本所謂經濟學。則名爲國計家。經濟學者。則名爲國計學者。經濟界則名爲國計界。經濟社會爲國計社會。經濟問題。爲國計問題。加之各種名詞之上。似尙少窒礙之處。且此國計二字。義界旣清。吾國文中亦嘗用之。人人一望而解。必無亂人耳目之弊。用以實之。實撰述。並當世之高明。尙祈互答而指政焉。（無錫孫開圻）

十二答經濟不專屬諸於國計。只能賅括財政。不能及其他。至如所謂「國人經濟」「家事經濟者」。皆經濟學中一部分。以國計統之。似不合論理。嚴氏專用一計字。正以其可兼國計家計等而言耳。本報微嫌其單詞不便於用。故易以生計。不得已耳。

十三問地輿一學。所係最大。僕於此學雖未深究。然每見異說。嘗竊誌之。以備參攷。今以責報第六號中國地理大勢論。首揭曰中國面積十五倍於日本云云。因以所知之說。錄呈高明。俾賜辨晰爲望。按中國面積十五倍於日本之說。亦僕所夙聞。而不知其所本。曾見曩古愚地輿圖考云。皇朝一統。雖藩封不計。而

幅曠之廣。已南北相距五千六百九十五里。東西九千二百八十里。截長補短。約得三十兆一十五萬八千有奇方里。天津日日新聞云。十八省計地一千三百十二萬萬三千餘方里。又同新聞載林氏解閩中女學會述略曰。一百五十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三方里。僕聞之於日本一友人。據西洋某地輿書云。支那東部得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方英里。而日本通行本之世界新地圖云。支那本部一百三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方里。【按首亦以英里計者】合滿蒙西藏準噶爾東土耳其斯坦。計四百二十一萬八千四一方里。以上諸說。言人人殊。而與貴報十五倍於日本之說。亦無一合者。貴主筆博極羣書。遨遊徧天下。當必有確說以折衷之也。（笨庵）

十三答鄙著所述。亦偶依舊籍。未經深考。今承糾正。惶謝何如。日本地誌之作。以山上萬次郎所著爲最名家。頃復查其大地誌。據云。中國大於日本二十七倍。復列一比較表。則日本面積二十七萬方里。中國面積七十萬方里。中國本部則二十萬方里也。【皆計日本里。日本一里當中國七里。有奇】前人屢稱十五倍者。殆專指本部言歟。鄙人晚學。於普通學。悉未經按規則以從事。見笑大方者不少。望海內君子。更辱教之。

十四問貴報第九號。言讀東書有簡便之法。慧者一句。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其法若何。乞賜還答。幸甚。（山陰孫鄭齋）

十四答眞通東文。固非易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爲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鄉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爲草和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譌謬可笑者亦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游。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今重數版矣。而一覆讀。尙覺汗顏。頃乞羅君及一二

同學重爲增補改定。卷末復用此法。譯東籍十數章以爲讀例。既將脫稿矣。將與鄙著身籙月日及羅君新著和文奇字解合印之。名曰東學津逮三種。竊謂苟依此法。不求能文。而求能讀。則慧者一句。魯者兩月之語。決非夸言。印成後更乞教。今恕不具。

十五問。威丞堂近日奏有云。德意志自畢士麥以來。尊崇帝國。裁抑民權。劃然有整齊嚴肅之風。日本法之。以成政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日德國體與我相同。亟宜取法。其說然否。且所謂尊崇裁抑之實。若何乞登報示復。以祛疑竇。（贅僂）

十五答。此誠我國今日第一重要之問題。亟宜研究者也。雖靡威公之奏。雖無足下之疑。固應發摘其底蘊。以與我國民共相商榷。今承明問。其敢有所隱。請竭所聞以對焉。雖然。鄙人今在旅行中。經月未讀內地報紙。於威奏原文未獲見。未知其全體命意如何。僅就足下所徵引數言。晰駁之耳。抑鄙人聞之。凡論事理者。不可挾意見。苟挾意見。則其論雖是。而人不樂聞。鄙人論此。不欲專持吾素昔所持之宗旨。爲一筆抹煞之言。惟平心觀察。德日兩國政體所由來。及其國政之實狀。以與我中國國體相比較。想吾丞堂此摺主稿之人。必曾稍讀他國歷史者。鄙人此文所徵引。無一字無來歷。在彼當能知之。則請平心一靜察。倘鄙言亦有可採者乎。如不謂然。請賜駁義。若有一二可採也。則請其以後慎於立言。勿徒執偏端。爲摸稜疑似之語。以誤國計也。且吾尤望威丞堂及當道中與丞堂同地位同意見者。一讀此焉。苟其無愛國心。徒借此以保位固寵也。則吾亦何責焉。苟真於國家前途有所布置也。則芻蕘之言。固不可以不留意也。

論德國之政治。不可不先明德德國體之特色。德意志者。聯邦之帝國也。故向論德國政治者。必分爲帝國政治。聯邦政治二項。聯邦二十餘。而普魯士最大。今以普代表聯邦。以下請分德意志帝國政治。普魯

士王國政治兩種而論之。

德意志帝國之皇帝。語其實際。雖謂今世列國中。元首之權之強盛者。以彼爲最可也。何也。彼非如英國皇帝之徒擁虛位。彼非如美法各國之大統領。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彼實掌握全帝國大小政務一切實權者也。雖然。此權何自而來。及其權限之有無。不可不證諸彼國之憲法。德意志憲法。首證明其爲聯邦國。Federal State 所以示別於合衆國 Unitary State 也。故德意志帝國之主權。非在皇帝。而在其聯邦之諸王侯。及三自由市府。皇帝不過其政治團體之長官。此德國憲法精神所明示也。故其君權。非無限而有限也。限之者何。卽其憲法之意。明言德意志帝國。非以皇帝之特權而統治之。實以法律之力而統治之也。【鄙人今在旅行中。篋中無各國憲法之正文。故不能具引原文。加以解釋。惟就所記憶而略述之耳。他日更當據正文而補論之。讀者諒焉。】法律何自始。卽各聯邦之公意是也。然則德國固亦有限君權之國。而其皇帝之權。實由各聯邦賦畀之明也。然則其皇權。以何因緣而能得如此之強大。曰是有頗奇妙不可思議者。德國之主權。全在其聯邦參議院 Bundsrath 而皇帝實以普魯士王之資格。【德國皇帝由普王世襲。讀史者當能知之。不必贅述。】爲此參議院之議長。【皇帝非親爲議長。實委大宰相爲之。】而因以行用此主權者也。聯邦參議院者何。由各聯邦政府。派出代表人。以結成此團體也。其議員共五十七人。內普魯士十七人。巴里亞六人。索遜及華丁比爾各四人。巴曲及黑遜各三人。迷克靈卜梭威靈布蘭士威各二人。其餘十七邦各一人。凡議事時之投票。不論其邦議員之數。爲一人爲多人。但一邦之投票皆須同一。蓋以其合體以代表本邦政府也。以此之故。故普魯士邦之意見。常得制勝於參議院。何以故。聯邦參議院之議長。必以普魯士王國之宰相。【卽德意志帝國宰相】充之。議事時。若可否投票。兩兩相等。則取決於議長。而議長一人之意見。卽普魯士代

也。故議長【卽帝國宰相兼普魯士宰相】所發議不待開議時而贊成之者已定有十。所以能握大權於此參議院。而亦卽德皇皇權所以獨鞏固之由也。一國之主權。在聯邦參議院。聯邦參議院之權。在帝國大宰相所兼任之議長。而任免此大宰相之權在皇帝。故德國皇帝。得以此間接力。而握一國之實權也。但觀於此。亦可知其權之有所受之。而非如古代所謂天賦神權者之無理取鬧。亦明矣。德國大宰相之職權。與其餘各立憲國之宰相。大有所異。其名雖爲（責任大臣） Responsible Minister。其實非如英法等國有所謂（對國會之責任） parliamentary Resyns bility 者存也。英法之政府大臣。其所建政策。必須求協贊於國會。若國會反對者居多數。則大臣不可不引責而辭職。德國不然。政府之政策。雖不可不報告於國會。然國會雖反對而宰相可以不去其位。質而論之。則德國宰相。乃對於法律而負責任。非對於議院而負責任也。世人所謂德國君權特強者。卽在此點。然德國何以如是。何以不得不如是。則亦有故。德意志帝國者。新造之國也。前此固未嘗有此國存也。前此日耳曼皇帝之位。屢爲異族所據。而十九世紀上半紀。奧大利猶握其實權。至畢士麥起。始摒奧大利於日耳曼國。【卽德意志】以外。而新造此雄邦。德意志帝國之所以能立。皆普魯士王國之力也。故普魯士人。常欲占大權於此國之中。苟其皇與宰相。對於國會而負責任。則爲之宰相者。安能保其必爲普魯士人。如是則普魯士之威權將漸墜矣。故德國之所以獨尊君權。爲普魯士計也。然則普人私乎。曰以正理論。不得不謂之私。【吾意數十年或一二百年之後。德國主權必有變動。但今非其時也】以今日國勢論之。義固不可不出此。何也。無普魯士。則無德意志也。自餘各國。若非藉普魯士之餘蔭。則至今仍爲他族所軛。制終不能爲一獨立國。又安能坐享「世界第一等國國民」之資格也。故諸聯邦之所以得有今日也。諸聯邦之公民所以得有今日也。皆食普魯士之賜也。故普魯士宜握帝國之大權者一也。又使今日普

魯士而將此特權拋棄。讓與他小邦。則他小邦無可以保持此龐大帝國之力量。則帝國將被侵削。而仍復千八百六十六年以前之舊觀。固非普之利。亦豈他邦之利也。故普魯士宜握帝國之大權者二也。由此觀之。則得國君權所自來。可以見矣。威奏謂德國尊崇帝國。斯固然矣。至謂其裁抑民權。則吾不知何據也。凡其國苟無國會者。則民權必裁抑。其有完全之國會者。則民權未有不能伸者也。今且勿論其聯邦。仍論其帝國。德意志之立法部。以聯邦參議院及代議院 Reichstag 兩者組織而成。即所謂國會者也。據其憲法所規定。則代議院者。實代表德意志全國人民。以監督政府者也。監督之道奈何。凡帝國大臣。不可不對於法律而有責任。而法律之頒定。不可不仰代議院之贊成。是即監督權之最大者也。一國民但能有此權。則他權之得與不得。猶無害也。吾聞德意志之民權。可以裁抑政府矣。未聞政府可以裁抑民權也。至宰相之去就。非議院所能左右。此其權固稍遜於英國。然彼有特別原因而出於此。前節言之詳矣。而豈畢士麥以裁抑民權為治國之策也。

至語其聯邦政治。則雖謂德國民權不讓英國焉可也。據其帝國憲法言。德意志帝國。有立法上之主權。聯邦各州。惟有自治 Autonomy 之權而已。雖然。徵諸實際。其帝國雖承各聯邦賦與此重大無上之權。然其實行之者。不過一小部分耳。小部分者何。即監督諸邦是也。帝國所布之法律。諸聯邦所以實行之者。其範圍如何。其方法如何。一仍聽聯邦之自為也。據憲法則凡民法刑法皆由帝國獨立實行。今者私法上立法之大權。仍由各邦自掌之。聯邦之自為奈何。一皆取決於其本邦之議會。實則德意志帝國。除外交軍事。郵運財政。【專指帝國政府之財政】數大端外。其餘政權。仍皆在各聯邦政府之手。各聯邦政府之權。又在各聯邦公民之手。於此而猶謂德意志公民之權被裁抑也。吾不得不駭比摺捉刀人之固陋。而疾其武斷矣。

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國號稱民主。而其民權反遠遜英國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至於德國。則今日全世界上號稱地方制度最完備之國也。餘邦勿徧論。請專論普魯士。日耳曼人素以自由種子著聞。【西人常言自由種子從日耳曼森林中發榮滋長出來。遂漸徧於全世界】其歷史上之成跡。既歷歷不可掩。及士達因 (D. von Aou Stein) 相普。【十九世紀初葉】而制度益鞏固。及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之改革。而權亦擴張。今請言其略。普國地方機關分爲五種。一曰 (普羅溫士) Province 【假名曰省】二曰 (的士得例提) District 【假名曰府】三曰 (梭克里) Circle 【假名曰縣】四曰 (倫洽米因德) Landgemeinde 【假名曰鄉】五曰 (士他洽米因德) Stadtemeinde 【假名曰市】平案此省府縣鄉市等之名稱非確譯也。但假以爲名。下文便於措詞耳。讀者勿泥。此五者之中。惟府非自治體。其餘皆自治體。而縣實統於省。鄉市實統於縣。一省之中。其政治機關有二。一曰專掌行政。代表國家。及其監督權者。巡撫【原名 Superintendent President 今亦姑假中國之名以名之耳。讀者勿泥】主之。二曰專掌立法。代表本省。及其自治權者。省長及省立法院 Provincial Landtag 主之。二者權限劃然。絲毫不能侵越。普魯士憲法云。(省也者。一省之人相結合。而凡關涉於本省之事務。皆得有自治權利者也。)其語意可謂分明。一省之立法院。【即議員】自其省中各縣之人。分區選出議員。而組織之。又由此立法院。公舉省長。【一省之長】及省行政會會員。【此專理自治範圍內之行政者】其民權之完備如此。其餘無鄉市之制度。亦大略相同。特有大小之殊耳。由此言之。普國地方自治之權。與英國殆不相上下矣。其餘各聯邦亦大略相似。夫地方自治者。民權之第一基礎也。今德國之自治權也。如彼。而感摺乃謂其裁抑民權。吾誠不知其所指者何事。而所據者何史也。



至於日本。其文明程度。殊屬幼稚。遠下於歐洲數等。但今且勿具論。日本之崇拜德國。固也。雖然。亦未見如威摺所云云也。謂日本尊崇君主。則可。謂日本尊崇君權。有語病矣。至謂其裁抑民權。又夢囈之言也。日本之君權。稍優於英國。而遠遜於德國。何以言之。君權之輕重。一視其政府大臣。對於議院所負之責任。如何。英國政府大臣。對於議會。而負完全之責任。苟不能制多數者。決不得尸其位。大臣去就之權。一在議院。故英之君權。幾於無。德國反是。故德之君權。為各立憲國君主之冠。【若普王之權。則已不如德皇矣。同一人也。其所表表者。異故其權限亦異。】若日本憲法。則英國之類。而非德國之類也。日本之例。凡政府政策。如在議院被反對者。則可以請天皇解散議會。命再選舉。再選舉而再被多數之反對。則可為政府大臣。不孚輿望之證。必引責解職。此英國之先例。各國所踵行。而日本亦無以易者也。【英國舊例。必待再選舉開院後。果遇反對。然後大臣辭職。自格蘭斯頓的士黎里兩大政治家抗爭時代。每於解散議會後。待其再舉時。視議員中屬於我黨者。幾何人。苟察其不能制多數。則不俟再開院。便先行辭職。此後以為常例。日本當明治三十一年。伊藤博文為宰相時。以還遠之舉。大為議院所反對。伊藤乃解散之。及再選舉時。而民間自由進步兩黨合而為一。以抗政府改名憲政黨。伊藤其必再被反對。遂引責去。而憲政黨首領。繼為宰相。即行英國格的兩相之成例也。】宰相及各部大臣。為一國行政之官長。而黜陟此長官之權。一在代表民意之議院。於此而猶謂之裁抑民權。吾不知如何而始為伸也。但日本民智尚狹。民德未醇。故其民間所立之政黨。殊未完備。不能與藩閥老輩代興。此其所以下於英國一等也。雖然。此由其自力不足使然。優勝劣敗之公例。不得不爾。而非在上者從而裁抑之也。彼其自開國會以來。至今凡為政黨內閣者。兩次。一曰明治三十一年。憲政黨之大隈內閣。一為明治三十三年。立憲政友會之伊藤內閣。然皆不過半年。遽爾崩潰。其崩潰也。皆非由反對黨推倒之也。其黨內自訂使然也。此可以

爲日本政黨內力不充足之明證矣。政黨不完亦卽民智民德不完之表記也。故日本民權之不逮歐美也。非有裁抑之者也。初萌始達而未成一蹴以臻於全備之域也。然其民日斯邁而月斯征焉。吾信其此後必有能如英國之一日也。彼爲威捉刀者徒見日本憲法有「天皇無責任」「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有種種特權之文。而遽曰日本尊崇君權。裁抑民權。抑何不考其立法之精神。察其現行之情實也。一又彼有「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一語。吾不知其所指者爲何。一推其意。殆以明治二十年以前。法國學派極盛。二十年以後。德國學派代興也。果爾。則此公必嘗稍讀日本書。略知其情者也。則吾更欲與彼一言。公所謂明治以後二十年之政績者。則就有過於二十三年之開國會者乎。開國會爲伸民權者。爲抑民權乎。公當能自辨。無待余喋喋者。公必以爲二十年以前。則民氣囂張。以後則民氣馴靖。以是爲德國學派之明效也。不知前此之囂張。爲求民權耳。求而既得之。更何囂張之與。有。雖無德國學代興。猶之馴靖也。抑前此之囂張。其爲益於日本乎。其爲害於日本乎。吾則曰。其益無量也。苟非有此。則日本至今猶未開國會焉。未可知也。自板垣退助。副島種臣等。請立議院不報。旅行無書可查。不能確記其年份。大約在明治十年前後。一全國議論洶湧。盧梭民約等類之書。幾於家絃戶誦。政府致將民黨中。錚錚者十餘人。放逐於外。而明治十三四年間。其風潮正達最高點。政府亦不得不從民欲。遂於十四年下詔許以二十三年開國會。自是以後。舉國晏然矣。故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實由明治十八年至十三四年間所鼓吹之孕育之。而得此者也。而要其最大關目。則不過定君權使有限。伸民權使同治而已。而威摺之爲此言。抑何其與情實正相反肯也。

威摺又謂日德國體與我相同。吾滋惑焉。德爲聯邦之國。我爲大一統之國。德爲新造之國。我爲四千年古國。是皆正相反對者。其相同之點在何處。吾苦不能得也。日本宜稍相近者。然日本之王室。自二千五



君之後。而君主所能有之主權斷之。

國主權十之六七日本君主有一國主權十之四五。所割出之一部分不過自朝廷胥吏之手而移諸民。非自君之手而移諸民也。然則雖謂民權而君權反增可也。雖然其所異者在一有限。一無限。君權而無限也。則有英明仁武雄才大略之主出焉。則善用之。可以驟進其國於富強。雖然此等君主。間世而不一遇者也。苟易葉焉。傳諸其子孫。則必有濫用此權。而致一國之民不聊生者。雖然此又豈君主之利也。既以一身攬其全權。則不可不以一身負其責任。雖法律上無責任之明文。而一國人民心目中固不得。不以此責任科君主。此事所必至。理所固有。欲避而不能避者也。責任既集於一身矣。其有失政。則怨毒歸之。此革命之禍。所以不絕於四千年史冊上也。而君主究何利焉。故人臣之愛其君者。苟能保其君之子孫。人人皆放勳重華。代代皆漢文唐太。則雖不言君權之有限可也。而不然者。則惟其限之。乃所以保之。爲君者亦然。苟欲自愛護其大位。以傳諸無窮也。舍伸民權以自限。而限其子孫。其奚術哉。其奚術哉。且人亦奚必以無限之權爲樂。若今日英國之君主。日本之君主。豈非享盡天地間第一奇福者耶。以視俄羅斯皇之朝避猛虎。夕避長蛇。何如哉。此義今在我國青年學界中。稍知外事者皆能言焉。而當道有力者。猶夢夢然。語及民權二字。則畏之如蝎。如蛇。是真可歎可憐者也。至如咸丞堂此摺之主稿者。謂其絕不知外事焉。不可也。度其人必嘗游日本。或嘗讀日本書數種。而乃爲此影響失實之言。以惑人心。而阻一國之進步。吾不知其誠何心也。其不知而誤會耶。是可恕也。讀鄙人茲篇。請君改之。其不肯服耶。請君駁之。而不然者。則必昧良心。造謠言。媚當道。以取富貴者也。是則可誅也。吾且更爲當道諸公一言。公等而有一二分之忠君愛國心也。則宜速擲棄其裁抑民權一語。勿使置之念頭。不然民權之大勢。終非公等之所能敵也。昔魯仲連亦一匹夫耳。猶言吾甯蹈東海而死。吾不忍爲之民。今國中四萬萬人。甯無

魯仲連其人者。公等其熟思善處之。

舜承下問。本擬略復數語。以釋尊疑。但一執筆。則如有鯁在喉。非吐之不快。故不覺縷縷數千言矣。想不厭其詞費也。十月初三夜九點鐘屬稿。寫至此。已子正兩點。尙未盡言。姑止於斯。

再者。威摺又有「劃然有整齊嚴肅之風。」一語。甚然甚然。非整齊嚴肅。則無以爲國也。然整齊嚴肅。豈裁抑民權而後得此乎。吾中國現今無民權。所謂整齊嚴肅者。安在乎。英國民權最盛。其整齊嚴肅。又豈讓德日乎。唯法治國。爲而整齊嚴肅。法治國者。一國之人各有權。一國之人之權。各有限之謂也。故無憲法之國。斷不能整齊嚴肅。有法焉。則自由固可也。政制亦可也。人民行其自由於法律之下。則自由而非暴。政府行專制於法律之下。則專制而非苛。專制而非苛者。有諸乎。曰。有。古代之斯巴達是也。斯巴達專制若彼。而民無怨者。上下有權限。而政府一切舉動。皆在法律範圍內也。中國如能有法乎。有權限乎。則雖學斯巴達可也。豈唯日本。豈唯德意志。十月四日晨起綴此數言。

十六問貴報第十三號斯巴達小志末段云。吾昨夜無寐而夢。何夢。夢啜黑羹。啜黑羹三字何義。乞教。（湖州李溶）

十六答來喀瓦士之制。揮民以節儉。導民以刻苦。故其飲食極粗惡。每飯供黑羹一皿。以爲最上品。老人特嗜之。其他食品。以麥諸少壯者。有某國王聞此羹之名。特召一斯巴達。使人製而供之。則味怪不能入口。王駭然。庖人曰。君欲知此味乎。非會浴於歐羅打士 *Eurotas* 河者。不知其美也。蓋斯巴達人初生。必浴於此河。故庖人云然。

十七問貴報十六號邊沁學說。第十頁十行中。要之邊氏著書。雖數十種云云。亦見邊氏之專。日本譯出者。共得若干種。乞示。（亞俠青年）

其餘尚有碎篇不能記憶此四種其精善止二三也【大抵名目】

一立法論綱

田口卯吉譯

二利學正宗

陸奧宗光譯

三政治真論【一名主權辨妄】

藤田四郎譯

四民法綱論

何禮之譯

十八問貴報中國專制政體進化史論。泰西專制政治已得聞矣。若日本明治以前。亦有非人穢多等稱號。

此外尚有專制政體乎（同上）

十八答凡國不經一次文明革命。則前此必為專制政體。日本昔日之專制亦甚矣。上有大將軍。其下諸藩

並立。各私其民。當時海禁甚嚴。民不得出海外。不甯惟是。乃至此藩之民。與彼藩之民。不許相往來。吉田

松陰。即會以此得罪者也。即此一端。可以推見。其他不能枚舉。

十九問譚瀏陽先生所著仁學一書。有謂其仿美國某士書而作者。此語信乎（同上）

十九答所謂某士者。不知誰指。惟瀏陽先生。未通西文。其讀西籍。皆據譯本。前此中國譯本之書。無一可以

備瀏陽先生取仿之資格者。鄙人所敢斷言也。惟其中以太兩字之名詞。出於傅蘭則所著治心免病法

中。當時先生亦頗好此書。以一本太寒儉。聞足音登然而喜也。然此等書。何足以望先生之一指趾。稍有

眼力者。當能辨之。先生當時。宗教之思想極盛。欲會通孔佛耶而為一。而所得力者。尤在佛學。智者慈恩

圭峯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不喜禪宗】先生又深於算。且好研究質化學。以當時一無憑藉。而能為此

等言。實天縱也。使今日先生猶在其鼓鑄天下之力。更當何如耶。念此慨然。鄙人行將有譚瀏陽之著。當

更揭先生之真面目。以告天下。

二十問英克林威爾振臂一呼。國會軍聲勢大振。卒以議院之議。斬查爾斯。此等人物。此等事業。誠國民所常膜拜。所當歌頌者。其後獨攬大權。解散議院。頗似蹈查爾斯覆轍。然史稱英國強盛。人民安樂。果何故。與克將軍之行爲。與查爾斯輩有異歟。願貴撰述有以教我。（無錫自由室主）

二十答克將軍乃英國清教途中之最志芳行潔者。其嗜自由如性命。非與拿破崙輩。懷抱野心者可同日語也。將軍生平毀譽最雜。雖蓋棺後二百餘年。而至今尙似未論定。蓋由當時王黨及腐敗教士嫉之已甚。於其死後。著書詆之者。汗牛充棟。而將軍亦獨斷獨行。率其心之所安。旁若無人。往往授人以可議之迹。如征愛蘭之役。解散議員之役。其尤著者也。要之苟平心以讀英國史。則知當時之議院。萬不可以不解散。蓋長期國會已歷五年。前此代表一國民意者。今一國民意。已非彼等所能代表矣。而彼等欲藉此以行議院專制。立法行政機關合而爲一。危國家莫甚焉。將軍之解散。豈爲己哉。爲國而已。鄙人生平最崇拜克將軍。見日本人所著歷史。率皆以狂吠之口。羅織以攻將軍者。蒙竊憤焉。行將廣徵諸書。草一將軍傳。以伸義憤於我國也。

